

羅光孝

陸

徵

祥

傳

吳
氏
德
記

羅光孝

陸徵祥傳

陸徵祥
吳江陸氏

世界名人傳記叢書

陸徵祥傳

The Life of Lou Tseng-tsiang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一九四九年九月月初版 ▷

定價：港幣三元

著者：羅光

校訂者：蘇鴻瑋
林遜

審准者：恩理
覺

出版兼
發行者：香港眞理學會
千諾道中八號

皇帝行二樓

承印者：商務印書館香港工廠

英皇道三九五號

Imprimatur: H. Valtorta. Ep. Hongkong

B 19/0013/MAO/1ed/8/49

本書敬獻於

法蒂瑪聖母

目 錄

相識	(一)
二 雲峯	(九)
三 從學	(一七)
四 從師	(二五)
五 留俄	(三七)
六 培德	(四五)
七 欽使	(五五)
八 別墅	(六三)
九 公教	(六九)

- 一〇 總長……………(七九)
- 一一 從政……………(八七)
- 一二 簽約……………(九五)
- 一三 和會……………(一〇九)
- 一四 陸墓……………(一一九)
- 一五 喪妻……………(一二七)
- 一六 進會……………(一三五)
- 一七 修士……………(一四五)
- 一八 生活……………(一五三)
- 一九 慕廬……………(一六一)
- 二〇 孝子……………(一六九)
- 二一 吃苦……………(一七七)

二二	國難	(一八七)
二三	先賢	(一九七)
二四	司鐸	(二〇七)
二五	宗座	(二一五)
二六	自傳	(二二三)
二七	院長	(二三五)
二八	聖經	(二四七)
二九	文化	(二五九)
三〇	逝世	(二五七)
三一	哀榮	(二七七)
附錄一	陸徵祥院長的精神生活	(二八三)
	吳經熊公使講	
	羅光譯	
附錄二	陸院長遺著四篇	(二九五)

陸徵祥傳

羅光著

一 相識

一九三九年七月廿六日中午，我立在比國布魯琪（Bruges）城一小咖啡店裏；門外雨點如珠，狂風咆哮，心中一籌莫展：雇不到汽車，更不見馬車，連可以提箱子的小孩也找不着。布魯琪到聖安德隱院，雖只有一小時的步行；然冒雨提箱，風吹單袖，我鼓不起這種勇氣。

幸而咖啡店的老婦，想起了附近人家有一輛出租的汽車，連忙差遣她的幼女去問。終於汽車連汽車夫竟臨門了，我輕步跨進汽車，飛奔聖安德隱院。

進了迎賓館，與老的秘書愛德華神父（Edward Neut）殷勤招待，引我到已準備好了的房間，彼此相議拜見與老的時間，忽然聽見輕輕敲門聲，門開時，與老已立在我面前。我心中既快活又慌張，急忙鞠躬握手。

這是我第一次見興老。他的容貌，和我平日在照片上所見的很相像。橢圓的臉，稍顯貧血的黃色，金絲眼鏡下，露着靈活的黑眼珠，嘴唇薄，顴骨稍高，穿着青會衣，身裁不高不低，和藹的微笑，在微黑的嘴唇上，很顯親熱。他舉步進門，連聲說：「久仰！久仰！」一副謙虛之氣，益於全身。

我這次實在是因久仰他而來的！動身前，我會寫信告訴他，說我之來訪，意在聽他暢述一生往事，筆錄爲記，替中國近代外交史存一些資料。到院後，愛德華神父聽說我的來意，却道凡報館記者，欲訪問興老生平，興老絕對閉口不言，我不免很失意。但想我並非報館訪員，興老或肯開誠相告。

興老真的不以訪員相待，而待我如家人。我留院一句，除在外遊覽兩天外，每天午前午後，或在書房，或在花園，我倆常聚談二三小時。他暢述一生舊事，娓娓不絕，口齒清晰，音調低微，語意雋永有味。每述完一事，常微笑說：「羅神父，這事很有意思！」

八月五日，我告別時，興老贈送很多紀念品，在許竹篔先生立身一字訣小冊上，題字說：

「民國廿八年夏，在比安德肋修院，識荊於海外，蓋主假之緣，三生有幸矣。且一見如故，不禁將胸中茅塞，罄心相告，一掃而空。嗣後謹事主，敬主，謝主，希冀多得主恩，至於死辰。計自七月

廿六日至八月五日，盤桓旬日，促膝談心，快何如之！此景此情，當作永久紀念。并祝神父鵬程萬里，與比梅西愛總主教媲美，而增祖國光榮焉。陸徵祥識贈」

一別九年。去年，我第二次拜訪興老。九月十三日清晨，由羅馬乘火車赴比，十四日夜間抵聖安德隱院，全院已滅燈就寢。次日正午，往興老臥室請見。他上年冬天，感冒風寒，臥牀不起；加以去春多雨，潮濕過重，身體更感不適。入夏以後，天氣和暖，病態始除。然年老力衰，尙不能出門步行。我進門時，他倚臥藤椅，近窗，伸半身，欲舉足下椅，我急請安臥勿動。寒暄畢，興老取示一照片，乃前次來時，我們合攝者。笑謂照片後無年月，已不知那時是何時了。我答以一九三九年八月。他喟然嘆說：「一別又是九年！」他的形色並未多加老態，兩眼仍炯炯有光。只是額上的縐紋增深，兩頰更清癯，語聲更輕微。上次來時，我倆常在叢蔭園道上長談。這次，則依榻而語了，且每天盤桓只有一小時。【註一】

第二次與他同居，也是一句談話無多；而我却更能了解他的精神。他暮年，身瘦骨弱，好似一領薄衣，精神更易外揚，我別前贈他一詩：

蕭然一榻伴暮年，

已忘懷，

四十年宦途景，

今日心與天相舍。

× × ×

二十年來學貧賤，

脫寒衣，

有多少不眠夜，

能絕世慮心何怨。

× × ×

昔日使館今隱院。

強半生，

在海外望祖國，

熱血年老更如煎。

× × ×

若說鐘聲淨世緣，

愛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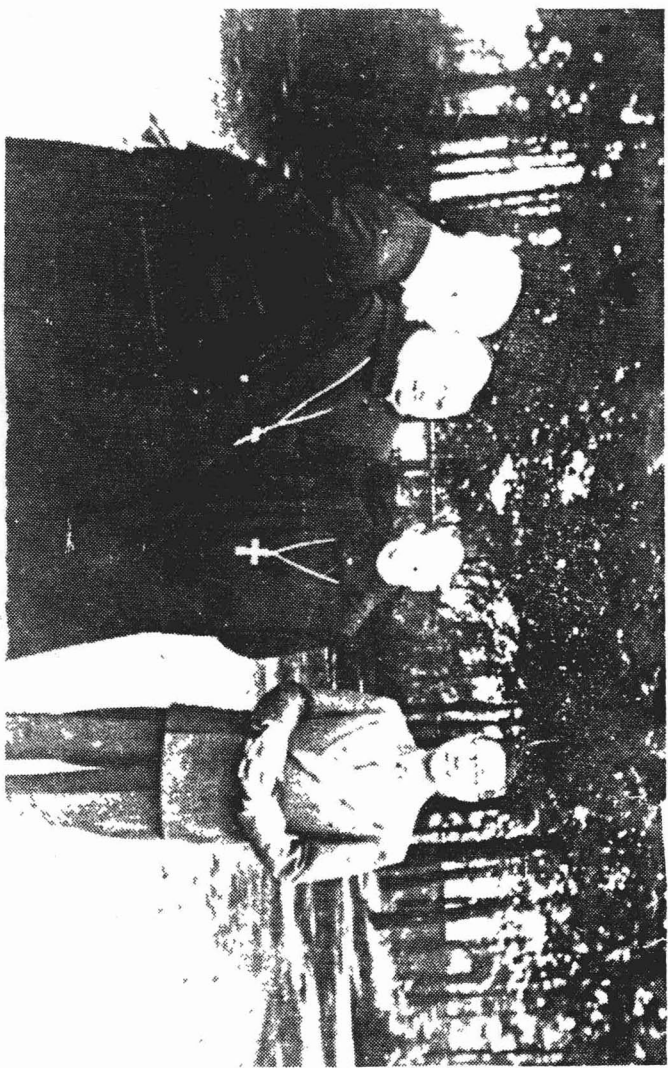
脫俗情變經韻，

日夕悠悠飛上天。

十月六日，拜別興老回羅馬。沒想到三個月後，我又奔往聖安德隱院。這次乘飛機趕去，趕去奔陸興老的喪了！路上只希望在閉棺以前趕到。正月十八日晚，進聖安德隱院，院內寂然如無人，我奔入經堂，見正祭壇前，四燭高照，遺體顯陳。我帶着沈重的心，走向燭前，跪地默禱，起立近燭，注視遺體。興老兩眼深陷，安然長閉，雙唇緊合，仍見到上唇右角的黑痣，兩手拱護胸前，頭戴修士風帽，氣態安祥，如熟睡者然。次日，在墓前入殮閉棺。我脫其項下的十字架，和手上指環時，頸骨與指骨，仍可屈伸。下午，我再入墓地時，墓穴已封閉，從此我再不能睹興老的慈容了。

正月二十二日晚，午夜回羅馬。我即重讀昔年拜訪與老日記，翻閱與老所贈之紀念品，他一生的動作與精神，晰然懸於我心目中。

【註一】拜訪陸院長記——益世週刊第三十一卷第十四期。



一九四七年吳經熊公使拜訪陸院長合影

南文院長 陸榮廷院長 吳經熊公使

二 雲 峯

「道貌嚴凝中外咸仰，

家風宣振先後同符。」

這副輓聯，是元和陸潤庠題贈陸雲峯先生遺像的。興老少時，常聽家族人談陸潤庠。潤庠身為清帝師傅，工書，然不輕爲人提筆。興老做了外交總長，纔專誠拜請他爲太翁與亡師的遺像題字。雲峯先生的遺像乃俄皇御畫師，阿列克桑特羅甫斯基所繪。時興老任職駐俄使館，李鴻章使俄，參與俄皇加冕禮，俄皇派御畫師畫他的像，以存於俄京博物館。李鴻章不通外國語，無法與畫師交談，帶興老做翻譯。像畫完了，畫師感激興老之助，要替他畫一張像。興老笑說：「小小的翻譯員怎當得起御畫師畫像！不過若畫師真有好心，替我畫點東西，我有一種請求：請爲我的老父畫一張像。」俄皇畫師很表驚異，立卽應許。那時興老的父親已去世，畫師以不見其人，畫像爲難，尤其難畫皮膚的顏

色，便問與老面色是否與父親面色相同，與老說不同。畫師又問使館同事中，有否與他父親面色相彷彿者，與老答說只有使館的廚子，面色略相似。畫師便叫使館的廚子去坐了半個鐘頭。

雲峯先生，名誠安，上海人。我們看俄畫師所畫遺像，先生高額肥頰，八字小鬚，瓜皮帽，青緞馬褂，似對客而坐，微笑而欲語，態度和祥，坦坦君子，胸中無所滯蒂，把一生的困窮都忘於懷了。所以陸潤庠讚他：「道貌嚴凝，中外咸仰。」

雲峯先生妻吳氏，名金靈，於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歸於陸，生與老於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六月十二日。雲峯名子爲微祥，或稱增祥，字之曰子興，或書子欣。時家境清寒，雲峯以助基督教牧師傳教爲生。

「先母始生一女，數週而卒。天主且許我先父母多受折磨，困於窮，又缺子女，十六年，不再生育。我生於一八七一年六月十二日，生而弱。先母臨盆日，得水腫，後八年，抱這病而長逝。迄今，我仍以先母的早亡，心痛莫解。我忍負這種心痛，祝天下有母人，能長享母愛，使我與他們同樂，而略解我失母之痛。」

「先父爲一誓反教傳教員，每晨外出，散發傳單，分送聖經。我稟承了先父的精神，平生常好分贈有益讀物，從不以所費金錢爲徒擲。」【註一】

雲峯先生家寒，而爲人正直，有古君子風，素信基督教。既生子，子身弱多病，妻子又長臥床褥，家中苦境加重，雲峯先生則常信託天父，薄薪養家，口無怨言。妻子既病逝，小孩已長，雲峯先生送之入私塾。當時清廷已有意廢科舉，興學校。雲峯先生與牧師爲伍，頗聞西洋之學，不欲兒子從事舉業，暗思送子求些實用知識，所以當兒子十三歲時，便送他進上海廣方言館。上海廣方言館繼北京同文館而設，猶中學之於大學。同文館授外國語，兼授科學。廣方言館則注重外國語，兼重國文。清廷遭外人的脅迫，不能不有所改革，辦理交涉，主持郵政，應該有通外國語言稍具西洋學識者，因此便設方言館和同文館，以培植這班人材。然而當時習俗，輕鄙洋人，凡與洋人有關者，如洋文、科學也在輕鄙之列，仕宦子弟或書香之家，俱不願進方言館，恐遭附夷之誚。雲峯先生身爲基督教徒，且自任傳教員，他當然不輕鄙西洋，而且也不怕別人的輕鄙。他已引兒子入基督教，並再進一步送兒子求洋學。雖然家道貧，門祚薄，不敢希望兒子做外交官；但希望兒子做郵政界的辦事員，不能算奢望。所以當

兒子在廣方言館讀了八年後，又送他進同文館。然不意兒子竟被調出國，充駐俄使館翻譯官，又以許欽使勸，准兒子棄郵政而學外交。他鼓勵兒子上進，甘願守貧，讓兒子久居俄京，守職不返。自己暮年尙自食其力，不受兒子的奉養，竟於光緒二十七年卒於家，年六十有七。駐比公使王廣圻於民國二年爲雲峯先生作傳云：

「雲峯陸先生諱誠安，江蘇上海人。秉卓特之資，具微遠之識，獨醒於前清未造衆醉之世，顛躓困頓，尤爲常人所難堪，先生奮志獨立，不自少挫。自遭吳夫人黃門之戚，今子與外相方在襁褓中，先生境益艱窘，而松柏之質，歲寒不凋……居恆喜談古先哲人嘉言懿行，尤拳拳於陸清獻公隴其，引以爲外相勉。性慷慨，遇戚友急，有時至罄囊中饘粥資，以周助之，雖己枵腹，弗計也。及外相以優試升送京師同文館，未幾又爲嘉興許文肅公，羅致後車，將賦駢征，以先生春秋漸高，宜就菽水養，勿再自事生計爲請，先生怫然曰：『人貴能自立耳！今子精力尙足自養，汝勉旃，毋以父爲念。』並先外相之行而赴津沽矣。外相自到俄後……不獲言旋。先生雖思子情殷，然慨念時艱，亦輒馳書以先國家之急爲勗。」

敬天愛人，先公後私，可說是雲峯先生一生的精神。與老日後就繼承了這八個字，一生常念念不忘，所以陸潤庠說：「家風宣振，先後同符。」【註】

【註一】*Souvenirs et Pensées, Descôte, 6a édit. P. 20. 21*

【註二】按康有爲所作陸府君吳太夫人墓誌銘：雲峯先生生於道光十五年十月十一日，歿於光緒二十七年，享年六十有七。吳夫人生於道光二十二年，歿於光緒四年，享年三十七。

道貌嚴凝中外咸仰



家風宣振先後同符

元十位國年拜禮



雲峯先生遺像

陸母吳夫人遺像



先考雲峰公暨先
妣吳太夫人靈櫬曾
於民國九年十一月十四
日由滬恭移北平新
阡合葬今屆十周謹
製此紀念並伸游子
風木之悲

本篤會修主陸徵祥謹識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製於

比國本篤會安德肋修院

三 從學

爲一個小孩子，發蒙讀書的那一天，應該是最可紀念的日子。但是大多數的小孩子，在那一天，都是淚眼婆娑，覺得自己很不幸。爲什麼自己要被關在一個房子裏，呀呀唔唔讀書呢？另外昔日私塾念書的小孩子，第一天拜見手常摸戒尺的先生，更以爲自己晦氣。

如今中國的小學校遍於鄉村，爲父兄的不假思索，便送已到念書年齡的子弟進學校。在昔日只有私塾的時代，送子弟讀書，確實是父兄頗費心思的一樁事。那時士農工商，職業固定，不像於今這樣可以任意改行，送子弟發蒙讀書，父兄心目中存有將來使子弟爲官的希望。

雲峯先生的頭腦，較常人爲新穎。他替兒子設想的職業，也是一件新職業；可是兒子的身體很孱弱，因爲他一生下來，母親就久病，家裏又沒有錢雇奶媽，每次飲乳不足，但小孩子能長大，已經是一件奇蹟。這個瘦弱的孩子，將來可做甚麼呢？上海人當然不會下鄉去耕田。作工呢？小孩又沒有那

股力氣。經商呢？小孩老實得不敢大聲說話，他也不像將來能作商人，那麼只好給他讀書。雲峯先生却又厭惡科舉，所以一年推一年，一年等一年，後來看到了上海廣方言館，雲峯先生便決意送小孩去入學。然在入方言館以前，小孩應該已經念了些書，所以在與老十一歲時，雲峯先生送他入了私塾，發蒙就師。十一歲發蒙已是過遲了。塾師看着這麼一個骨瘦如柴，胆小羞怯的童子，一面看輕，一面又憐惜。叫他跟六歲的學童們並槎而坐，翻開書讀「子曰」。第二天試問問這個瘦孩子，是否懂得了甚麼，瘦小孩竟知道背誦昨天的功課，塾師睜眼一看，眼角微笑，認爲孺子可教也。

在私塾坐了二年，與老竟讀熟了全部四書，能背，也知道講。雲峯先生便想私塾不必去了，可以進廣方言館了。可是廣方言館的先生們，嚴格地要行一種入學考試。正考官聽說陸家的孩子，僅只讀了一部四書，以爲程度不夠，不許應試。副考官見童子身體瘦弱，滿臉憂愧神色，心裏很憐惜他，便對他說：「伸手給我看。」看了手，又看相貌說：「相貌很聰明，你既念了四書，背一篇論語給我聽。」與老一氣背了一章論語。正考官希罕他背的那麼熟，便問他爲何發蒙那麼晚？與老答以母病。正考官說「發蒙晚，不是你的過錯，准你入館讀書。」那次一同考取的共十六人，與老名列第十六。

「在私塾受了些教育後，當我十三歲時，我進了上海廣方言館。當年的老師，是一位很熱心的玻杜先生（Alphonse Botu）在十八歲上，我忽患重病，停學一年。我所患的病，同我先母所患以致死的病症一樣。大家都以為我將不起了；但天主却救了我的命。病愈後，我乃趕補習病中所缺的功課。二十一歲時，我動身往北京，考入了總理衙門所辦的同文館。

「在北京，我繼續讀法文和法國文學，受教於明師華坡魯先生（Charles Vapereau）。華先生與我日後且為終身之交。我當日無心走外交的途徑；因為做外交官的，於經史子集，都該通達。我所想望的，是能出國久居，日後回國，在郵局裏謀一位置，因此我從未想做外交官。加之先君，深惡清廷官僚惡習，尤不願我踏入宦途。」【註一】

與老一生求學的機會，就只在廣方言館和同文館。他自己雖說那時專讀法文，於中文只讀了一部四書和半部禮記，實際上，他於中文努力不少。他一生到老，終為儒者，舉止言行，常循孔孟之道。暮年著書，以儒學解釋聖經，以聖經補充孔孟之學。若非他少時於中國經書、子書，修養有素，豈能辦到他後來著作雖常用法文，法文之美，可以廁於法國文學作者之林；然他的中文信札，文筆優美，而

且古雅可愛，也可以看出他對於中國古代經籍，含咀很深。

十三歲時，能背誦四書，真是終生都受用。日後他嘗名其居室爲「慎獨齋」。一九一九年他路過拿波里，義大利畫家雅啓何義（A. Arcioni）爲他畫像，像上用「慎獨」一語，作標識。慎獨一語出自中庸。

中庸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第一章）

經書子書之外，與老當日窗下，尙博覽羣書。去年我拜訪他時，他贈我兩冊小書作紀念。一冊是袁了凡先生四訓，一冊是張文端公的聰訓齋語。兩書上都註有「廣方言館窗下讀本」。書册整潔，紙角無捲破者。書內硃墨圈點，其得意之句，則加圈加點，或於卷端加標記。從這些標點中，我們可略知與老的意趣。

在袁了凡四訓上，他圈有「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其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內外雙得，是有益於得也。若不返躬內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矣，得

之有命矣；內外雙失，故無益。」（第三頁）

這一段，很合他的慎獨思想。雖說衰了凡信佛；中國的佛，固多混雜儒家思想。「慎獨」在一舉一動，一思一言，不敢違於道。但慎於外，而不省於心，仍舊不是修德之途。儒家重守禮以慎外，佛教重明心以省內。與老乃採兩家的蛇長。他在四訓書上又加圈：

「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悖理相干，與我何與，本無可怒者。又思天下無自是的豪傑；亦無尤人之學問。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脩，感未至也。吾悉以自反，則謗毀之來，皆磨鍊玉成之地。我將歡然受賜，何怒之有。』」（第十一頁）

自省自重，重在守自己的心。與老日後，隱居修院二十一年，以公教神修之學，自收其心。然在廣方言館讀書時，已經明於收心之要。他在聽訓齋語上圈點着：

「圃翁曰：『聖賢領要之語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者，嗜欲之心，如堤之束水，其潰甚易，一潰則不可復收也。微者，理義之心，如帷之映燈，若隱若現，見之難而晦之易也。人心至靈至動，不可過勞，亦不可過逸，惟讀書可以養之。』」（第一頁）

讀書以養心，與老終生行之。一九三九年，我在比時，見他常手不釋卷。一次見他閱木蘭辭，他說自己二十二歲出國，本不知木蘭的名字。中日戰爭時，許景澄欽使，要他研究英法戰史，得知法國女豪傑若翰納·許欽使乃告以中國的女傑木蘭。從此他常讀木蘭辭，並注意木蘭考證。

知道讀書養心，但也知道人心不可過勞過逸的古訓。一九三九年，我訪他時，一次，他問我一天讀書寫作，大約多少時候。我答大約每天八小時。他又問我身體重量多少，我答六十餘公斤。他問體重相當體高否，我答稍為不足，他便說該注意衛生。許欽使也曾教訓他，多講運動，多講衛生。他還買了許多衛生書。

養心之術，與老得於張文端公者尚多。他平生常知足自樂。這種精神，便是他在聰訓齋語上所標識的：

「圃翁曰：『子擬一聯，將來懸草堂中：「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即為稱意。山水花竹，無恆主人，得閒便是主人。」其語雖俚，却有至理。』」（第二頁）

「圃翁曰：『聖賢仙佛，皆無不樂之理。彼世之終身憂戚，忽忽不樂者，絕然為無道氣無意

趣之人。」（第二頁）

「圃翁曰：『昔人論致壽之道有四：曰慈、曰儉、曰和、曰靜。』」（第七頁）與老在這四個字上，大加圈識。他的一生，也真是慈、儉、和、靜。他在聰訓齋語上會特別注意兩點：一是「孝」，一是「友」。這兩點乃他終生精神的棟樑。

「思盡人子之責，報父祖之恩，致鄉里之譽，貽後人之澤，唯有四事：一曰立品，二曰讀書，三曰養身，四曰儉用。」（第二十三頁）

這一頁，書捲一角，而全書清潔異常。書角整齊，獨這一頁捲一角，必是與老特別注意這一頁。對於交友，他在第三十三頁書端，特標一「讀」字。全書標「讀」字者，僅這一處。這一處必是他特別用心默讀的一段。

「與人相安，一言一事，皆須有益於人，便是善人……每謂同一草木，毒草則遠避之，參苓則甚寶之；以毒草能鳩人，而參苓能益人也。人能處心積慮，一言一動，皆思益人，而痛戒損人，則人望之若鸞鳳，寶之如參苓，必爲天地之所佑，鬼神之所服，而享有多福矣。此理之最易見者

也。」

熟讀了中國聖賢之書，身體力行。無怪乎與老雖長居外國，而他的心理與精神，澈底是中國人，然在中國革新人物中，他又最是同化於歐洲文明的。他自以爲這是因受教於許文肅公，但也因他熟讀了中庸上的話：「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第二十章）

然而與老平生屢屢痛惜自己讀書過少。在俄京改習外交時，他要求許欽使允他到巴黎大學，研究國際公法。許欽使則告以求學不在乎入大學。他日後所購書籍，便以國際公法爲最多。老年寫回憶錄時，尙惜少年時，未讀經史子集。但他所贈魯汶大學圖書館「慎獨齋」用書，則極多中國經史子集之書。與老之從學，是在學校裏學了語言工具，在平居自力求了學識，在一生實行了聖賢之道。

四 從師

在方言館住了八年，興老升入北京同文館。

清咸豐十一年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衙門內附設同文館，延請西人作教習，教授英法德俄四國文字，兼授天文、算學、格致等科。

興老進了同文館，繼續攻讀法文。讀了一年，駐俄德奧荷四國大使許景澄，【註一】呈請總理衙門，調其任駐俄使館翻譯官。興老乃於光緒十八年搭輪出國，時年二十二歲。

今日中國人出國往歐洲，搭飛機四天即到。到歐洲，無論求學或旅行，大家都以為幸事。當興老出國時，情形有些不同。輪船在海上一飄就得幾個月，有時竟致半年。且大家都以為出了國，身入洋人之境，有似落入虎口。以二十二歲的青年，首途往歐，心中確實要有一番勇氣。他由上海動身搭船到馬賽，由馬賽登陸往巴黎，由巴黎轉柏林，謁見許欽使，然後往聖彼得堡。

「我一生能有今日，都是靠着位賢良的老師。當我到俄國時，我並無意於外交；因我係獨子，家大人須我奉養。那時我的意思，想升一內官回國。一天許文肅問我說：『你願意日後作外交官嗎？』我答說：『不想作外交官。』『不作外交官，你想作什麼？』『我既會法文，那麼回國去，在郵政、鐵路、海關等處，都可以找到工作。我不打算久住外國，因為家大人須我奉養。』文肅公搖頭道：『早知如此，我必不調你出來！』我瞿然問：『那麼，欽使大人願意我作什麼？』我願意教導你作外交官；但若尊翁不願意，我也無法。』『欽使大人既願教導我，我即寫信請問家大人。』於是我就寫信給家大人稟明一切，家大人來信很表贊成，命我就學於欽使處，不必想家，他自己可以謀生。我便拜文肅公爲師。」【註二】

從前中國人拜師，乃平常的事情。拜人爲師，不過表示一片景仰之心；與老的拜師，則決定了自己一生。

拜欽使爲師，很易招館中同人的忌視；而且許文肅公，最不贊成中國拜師結弟兄的習氣，故叫與老莫饒舌，不要叫人知道他們兩人有師生之誼。每天晚飯後，許欽使教他以外交習例，館中同人，

若問他，常答自己是學習員，欽使每晚要考問他。

許文肅教興老，先從日常小事着手。普通在鄉不出門的人，覺得日常小事，隨便自己怎樣做，也不致弄出亂子；可是在使館做外交官，若不熟習日常小事的禮貌，立刻要鬧出笑話來的。中國前清外交官的軼事，大都是說他們在小事上失體統。許文肅教自己的門生，第一不要蹈他們的覆轍。

「家大人既答應我從許師受教，許欽使便開始教我。許欽使教學，從四字下手：衣、食、住、行。他問我『會吃飯否？』我說：『一天三頓，沒有一天不吃飯的。』許師說：『人家請你去赴宴，吃外國飯。進門時，常該陪一女太太，你會這一套嗎？』我說：『不會。』許師說：『你就不會吃飯。』你會穿衣嗎？』我那天不穿衣，似乎穿的還可以。』你理會外國太太常看男客的衣衫，衣上有油點或污漬者，就生厭嗎？』我說：『並不理會這一點。』『那麼，你就不會穿衣。你知道走路嗎？』『我從小就學會步行。』許師道：『你知道外交官赴宴拜會時，進門出門，都有一定儀節嗎？』我又茫然不知。『所以你又不知道走路。那末你知道住房子嗎？』他說：『中國欽使在巴黎倫敦華盛頓常鬧笑話。巴黎使館租人家的房子，十餘年後，退租時，主人家不要房子，硬要欽使修理，因為地

板都被水烟爐頭燒穿了，牆上所掛的像，也被虫蛀了。所以該知道住人家的房子應該如何。」

「我不教你難作的事，若是教你做首相做外務大臣，你必說作不到，我教你做的，都是平常的事；只是『不作』兩字。『教你不抽鴉片，你會不會？』我說『一定會。』『教你不賭，你會不會？』『這一定會，我那有錢去賭。』許師教我到處觀察，另外是觀察人。日後到朝廷外務部做官，該注意培植一輩外交人才。外交人才非立時可成，也不是外行人立時可學。」【註三】

講了日常外交禮貌，文肅給門生又講外交工作。與老開始時任四等繙譯官，文肅教他繙譯時，不要胆怯，態度自然。傳譯話語，輕重相當，切不可失了原意。

「許師命我充傳譯官。他說：『你傳譯時，我無法知道你說的話，可是在外交上，說話輕重，很有關係。所以起初，只帶你去拜會女太太，說話稍重，也沒有關係。』過了些時，他說：『今天我去見外務大臣，要帶你去了。你怕不怕？』我說：『欽使大人會教我，見大人則藐之，我不怕。』許師有耐心，把他要說的話，都先告訴我，叫我到房裏去預備。上馬車到外交部時，通常譯官不能與欽使並坐，常坐在對面。許欽使却叫我坐在他左邊。見了外務大臣回來，許使說：『你今天態

度不錯，只是還有點怯，說話不大自然。多去幾次，就好了！」這是我第一次陪欽使見俄國外相。【註四】

第一次充繙譯的成績既不壞，許文肅又乘機考他的門生，在外交禮貌上究竟成績怎樣。一天，興老第一次被請赴宴，宴畢歸來，文肅便考問他的舉止言談。

「一天，一國公使請客，我被請。回來後，許欽使問我道：『今天去赴宴怎樣給我講一講。』我說：『每人進廳，陪一位女太太，各按次序。首席客陪女主人，先走；男主人陪首席客的太太走。』第二，許師道：『你走在甚麼位次？』我說：『走在最後，因為我是小小的隨員。』許師說：『正對進飯廳後，怎樣對付陪你的太太？』我說：『剛近桌子，我將她的椅子移開，讓她近桌，我將椅子移近讓她坐下。所有酒菜，都讓她先取。』欽使說：『這不錯，你停止了講話嗎？』我答應說：『終席不會停止與女太太談話，而且近旁的一位女太太，見我是中國人，也跟我攀談。陪那位女太太的男客，也插進來談話。四個人談笑，比兩個人更熱鬧。』許師讚道：『很好！總不要停止與陪你的女客談話；不然她就疑你冷淡她。』我說：『欽使大人常說，總不可出題目給人做，只該

對自己出題目。那兩位太太却給我出了個難題：她們倆同時問我，愛她們中那一個？我答應兩個都可愛；因為兩朵玫瑰花，常一樣可愛。欽使說：『這正對！』這是我第一次赴宴後許師的批評。【註五】

由外交禮儀再講到國際政治大事。那時清廷出了兩件外交大案：第一是馬關條約，第二是孫文在駐英使館被拘。許文肅囑咐興老細心研究這兩樁事的經過詳情，然後以國際公法評判之。文肅因痛清廷的腐敗，乃教與老歐化，不要怕歐化的程度過深，只該怕抓不住歐洲的精華。

「文肅善用隨時發現的事實，作訓練的資料……引用的證據事實可分爲已過、未來和現前三時期。在已過的時期中，引用各事實，莫非教小兄不忘本，保存本來面目，文肅所謂保存國粹。在現前時期中，引用各事實，要教小兄進步，吸收歐化精華，文肅所謂因時制宜。在未來期中，引用已過及現前各事實，莫非教小兄實行……文肅對於第三時期的可能可有之事實，特說出兩事，告小兄免生疑慮……所逆料說出的兩事：一爲洋翰林（法學博士、文學博士）一爲歐洲大戰。在文肅眼光裏看出來，求學的中國留學生年增月盛，學問猛進，必然得到翰林

之深造。出售火器鎗炮予世界各國的德國，早晚終要與法人決死戰。文肅說：這兩件事你能目見，我則見不到矣。」【註六】

但是最多的話，還是講立身處世。後來與老印有文肅的吃苦二字訣和立身一字訣，都是許文肅當時的教言。

與老隨侍文肅四年，每晚從他受教。

「當日我們師生兩人，每天談心，諧笑雜作。那種快樂，我想中國四萬萬人中，恐只有我兩人享受着。」

「駐俄使館同仁，都稱我『小許』。因為我不知不覺，一切都仿效了許欽使。他是嘉興人，我是上海人，我竟忘記上海話而講嘉興話。我走路的姿態也像他，……所以別人號我『小許』。」【註七】

一位欽使肯這樣細心教導自己的屬員，真可稱爲有心人。與老終生，每遇一事，必想許師的遺訓。老師爲有心人，弟子也是有心人。在古代正統的儒家中，不易找得一位像與老那樣的敬愛師長

的人，在中國維新的人物中，更難見到這種赤誠。與老又說：陸潤庠題許文肅公的遺像說：「事君以忠，能臨大節；與人爲善，賴有真傳。」把他老師一生做人之道，可謂完全道出。

庚子年，拳匪搆亂，朝廷中沒有一位敢言的大臣，大家都怕西太后和端王戴漪的辣手。許文肅公與袁忠節公獨侃侃廷爭，以庇匪爲不可。

「一日，太后引皇上，召集大學士、軍機大臣、外務大臣、六部九卿、大師兄、衆師兄，開御前會議於前殿。或紅頂珠掛，或短衣紅包頭，濟濟盈廷。凡紅包頭者，皆忠義憤發，慷慨陳辭，諸紅頂附和之。禁王諸相不敢一言，惟徐用儀、許景澄微有駁詰。許景澄因久駐外洋，故實說各國之實力，大師兄斥爲奸臣。皇上離座下，執景澄手哭曰：『不想我朝二百餘年，滅於此輩之手也！』景澄亦哭。剛毅厲聲曰：『許景澄失禮！』皇上驚縮急退。太后命景澄下去。景澄叩頭呼曰：『求皇太后保護我皇上。』遂遵命退去。於是全場無異議者，滅洋之計遂定。」【註八】

「七月初三，文肅飯罷，與中表兄弟朱文炳閒談，一面令從者備車，將往總署。門房忽報有武弁請見，言係奉奕劻命，請許大臣卽往議事。文肅登車，武弁驅車不往總署而往提署，說本日

議事不在總署，乃在提署衙門。及門，武弁盡斥退文肅從者，引文肅至一小室，急扃門而去。文肅聞鄰室有叱咤聲，知爲袁太常。當夜三鼓後，文肅與袁太常被解刑部，次早未經審訊，卽被斬於西市。【註九】時一九〇〇年七月廿九日。

三十年後，與老分贈友朋一紀念片云：

「嗚呼吾師，自庚子七月四日，吾師捐軀就義，至今已足足三十年矣。回溯在俄時，勉祥學習外交禮儀，聯絡外交團員，講求公法，研究條約，冀成一正途之外交官。祥雖不才，抱持此志，始終不渝。吾師在天之靈，想亦鑒之也。己亥春，祥與培德結婚，吾師笑謂祥曰：『汝醉心歐化，致娶西婦，主中饋，異日不幸而無子女，盍寄身修院，完成一到家之歐化乎！爾時年少，未有遠識，未曾措意。丙寅春，室人去世，祥孑然一身，託上主庇佑，居然得入本篤會，講學論道，以副吾師之期望，益感吾師培植之深，而爲祥佈置之周且遠也。』」

【註一】許景澄字竹篴，謚文肅，嘉興人，同治七年進士。光緒六年，詔使日本，遭父憂未行。十年出使法德義荷奧五國大臣，兼攝比國使務。十六年，充出使俄德奧荷四國大臣，死義和團之亂。詳見本篇。

【註二】錄拜訪興老日記（一九三九年七月廿七日。）

【註三】同上。

【註四】同上。

【註五】同上。

【註六】致劉蕪忱書（見陸徵祥言論集）北平博信書局一九三六年第一七四頁。

【註七】錄拜訪興老日記（一九三九年七月廿九日。）

【註八】丁福保《隱居士自訂年譜》，見馬相伯先生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年，第二〇二頁。

【註九】葛虛存《清代名人軼事》，上海會文堂，民國十七年版，第五四頁。

許文肅公道傳為子與陸林越
事君以忠能臨大節

Traduction du texte chinois :



“ Servir son souverain avec
dévouement jusqu'au sacri-
fice de sa propre vie : ”
“ En s'inspirant des précep-
tes de son maître, encourager
les autres à faire le bien. ”

與人為善賴有真傳

年仲生陸林越
蘇少年書

許文肅公遺像

追念許文肅公

嗚呼吾師自庚子七月初四日吾師捐軀祀義至今已足足三十年矣白湖在俄時勉祥學習外交禮儀聯絡之團員講求公法研究條約莫成一正途之外文官祥雖不才抱持此志始終不渝吾師在天之靈靈相鑒之也已矣春祥與培德結婚吾師又謂祥曰汝等心誠化效聖西室主甲簡其日不幸而於子女悉守身修院完成一割家之誠化子爾時年少未有遠識未嘗指志西室春室人去世祥以子然一身託上主庇佑居然得入本篤會講學論道以副吾師之期望焉

感吾師培植之深厚而為祥布置之周且遠也嗚呼生哉有父母助教者吾妻教育以栽成我者吾師也今先疾俱登天國而祥獨存世不悲哉雖然祥以衰朽多病之體自入院後除朝夕誦經外於拉丁文道格學哲學神學以及析理古聖書等無不竭吾智能以略探其精微歷時非為不夕夕用力非為不勤數年以來不唯無病且日益強健此上天之賜凡眾之下吾師聞之當亦為之慰快祥惟有永遠去作日頌主名以報吾年耳

五 留俄

興老抵俄京聖彼得堡，初爲學習員。後數月，於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許使劄命他爲四等繙譯官。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升三等繙譯。同年五月，許使奏加布政司理問銜，卽選縣丞。越一年，升二等繙譯。許景澄於光緒二十二年冬去俄，楊儒繼任駐俄奧荷欽使。於二十三年正月初一日，奏留興老。次年四月，奏加同知銜，卽選知縣。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奏加直隸州知州銜。光緒二十八年，胡維德繼任駐俄欽使，奏留興老。次年奏加參贊銜，給假六月。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奏加三品銜，卽選知府。光緒三十年，升二等參贊。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升任駐荷欽使，乃去俄。【註一】

興老在俄京聖彼得堡整整住了十四年。當他到俄京時，亞歷山三世御極俄國。俄皇性喜獨斷，御下以嚴。因他的父親亞歷山二世老年被刺，尤使他憤恨。宮廷生活則窮奢極麗，一意做效巴黎。到

俄後的第一年冬天，與老會參與俄皇一次宴會，賓客三千人。貴族和外賓，衣飾輝煌。許文肅吩咐他觀察宮殿的禮儀，默記於心，以圖日後改革清廷跪拜的古禮。

「我在俄國使館時，常當傳譯官。普通使館參贊隨員等，沒有機會可以認識俄皇。因為只有在接受見時，由欽使介紹，上前握手即退；我却認識了俄皇。俄皇對我也很要好，因我當過四位欽使（許、楊、胡三位欽使，李鴻章、欽差大臣）的傳譯官，因此常見俄皇。俄后與宮中人也多相識。新年以後，一連兩三個月，俄皇常宴外交官，或赴宴、或看戲、或跳舞。有時請外交團全體，有時僅請欽使；可是每次請中國欽使，都有我的分子，因中國欽使該帶傳譯的人。旁的使館的館員，發生嫉妬，到俄國外部抗議。俄外部答覆：若使貴國欽使不會說法文或英文，外部也將用傳譯官的頭銜，請各位。

「當我升任荷蘭公使時，俄國外務大臣對我說，私人方面，很想呈請俄皇接見辭行，並請俄皇授勳；但是按外交慣例，只有欽使離任時，進見俄皇辭行，俄皇贈授勳章。各使館參事升任，則無接見例。假使俄皇願意自己召見，禮官處則無法阻擋。過了幾天，禮官處傳來請帖，俄皇請

貴賓陸徵祥先生往見。且派馬車迎送，一如公使禮。

「接見時，俄皇親手贈授勳章，而且俄后也出見，禮遇之隆，出人意料。」【註二】

與老這時所見的俄皇，是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二世乃俄國最後的一位君主。他於一八九四年嗣位，越二年舉行加冕禮於莫斯科，清廷因俄國助爭遼東半島，特派李鴻章爲加冕典禮特使。李以年已七十有四，力辭，不獲允，乃奏請兩子經述，經方隨行，且隨身帶着自己的棺材。俄聞李充特使，派親王烏托木斯基（Prince Ukhtomsk）至蘇彝士河口歡迎，改乘俄輪直駛阿得薩。俄國這時正以財政大臣威特（Witte）之議，要挾中國，允許建造中東鐵路。李鴻章抵俄京，威特奉旨與他商洽建路事。李堅持中國自造。後轉商密約，受俄愚弄，以共同防日爲名，借地建路。兩方於六月三日（陰曆四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簽約。

「當李鴻章訪俄京，聖彼得堡時，同俄國締結了共同防禦密約，引起了各國政府的注意。密約內容，在我作北京政府的外交總長後，才知道。按照這密約，中國允許俄國借地造路。於八十年內，俄國享有特權。中國所得則一紙空洞的共同防禦文耳。」【註三】

中俄的交涉，從此更棘手了。密約簽訂後，許景澄欽使奉旨，與俄外部商訂中東路條約。於九月八日，簽訂華俄道勝銀行，中東路合同十二條。同月十四日又與道勝銀行訂立入股夥開合同五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俄外務大臣穆拉維夫（Muraviov）建議，乘德人佔據膠州灣時，俄國強租旅順、大連。十一月二十二日，俄軍在旅順登陸，強暴殺人。次年清廷派駐德欽使許景澄到俄京，與駐俄欽使楊儒會同抗爭，然俄皇志在必得，威脅備至。結果，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李鴻章、張蔭桓與俄國公使巴布羅福在北京簽約，以旅順、大連租於俄國。約後租地勘界，屢生波折。次年許景澄已由俄歸國，與王文韶會同俄使格爾斯加簽訂中俄勘分旅大專條。

旅大租借條約既訂，南滿鐵路問題隨即發生。俄國要求踐約，由哈爾濱築路至旅順、大連。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七月六號），許景澄、楊儒又與東省鐵路公司訂立築路合同。

光緒十六年，拳禍忽起，兩宮蒙塵，俄人強佔遼東半島。清廷於十一月十一日降旨，任命楊儒為全權大臣，在俄京交涉收回東三省。雖楊使往晤俄財部大臣威特七次，晤外部大臣拉姆斯獨夫（

Lamsdovfi) 十四次，每次由興老陪往繙譯。俄國脅迫楊儒簽訂交收東三省條約，允許俄國在東北駐兵。東北官吏，俄國能自由要求中國政府撤換。東北商務與礦務，由俄人獨攬，且要求巨量賠款。幾經交涉，楊儒不爲所脅。最後俄外務大臣於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初六日，限定翌晨楊使答覆。其時李鴻章主張簽字，張之洞極力反對，英日法德各國共勸中國勿締約。清廷猶豫不決，委楊儒以全權辦理。楊儒則答非奉明諭，決不簽字。二月初三日，楊使由外部回館，跌傷右腿。二月初六日，受俄國外務大臣的威迫，氣憤填胸回館下車時，又滑跌墮地，不省人事，遂一病不起。於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十日，死於俄京。而李鴻章也因俄人之恫嚇，憂鬱嘔血，於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逝世。俄不能遂其所欲，復以英日同盟成立，俄氣稍挫。乃於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在北京訂交收東三省條約。一場交涉，暫告段落。王芸生評楊儒說：

「楊儒受各方煎迫，竟犧牲於此幕交涉中。楊儒是沒有外交特識之人，頗懼與俄決裂，然就此幕交涉之結果論，實有大功於國家。蓋簽約期限已迫，清廷已命其全權定計，朝廷不爲遙制，奕劻李鴻章也令其簽字，而彼堅持非奉特旨，不畫押。威特誘使簽字，復色折之，一般俗論，於

此幕交涉，對楊儒多致譏評，殊失公道。因其固執一念，未由中國自畫賣身契，爲東三省留下一條生機。日俄戰後，日本仍不能不將東三省交還中國，實楊儒之功也。」【註四】

看與老後來在「二十一條件」與巴黎和會交涉時的作風，我們可以說與楊儒的拒絕簽字前後相映。與老在俄館，爲唯一的洋文館員，處事謹慎細密，深得欽使器重。楊儒臨難不屈，藉與老之力必多。與老兩番請假，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廿六日父親病逝，又呈請銷差回籍守制，俱不獲允。再等了二年，才得休假六月，回國掃墓。不幸，那時日俄戰爭爆發，與老又趕回俄京。

一個生氣蓬勃的青年，出國學習外交，破題兒所見的盡是「弱國無外交」一語。日後一生輾轉於各種交涉中，常如羊與狼爭，蒙垢受辱，且不能得國人的諒解；然而他老年愛國的心情，也就在這些垢辱中，鍛鍊而成，生養兒子越苦，母親愛兒之心越深。爲國家多受了犧牲，愛國之心越爲熱烈，駐俄的十四年，爲與老是一外交學校，養成了他忍耐持重的精神。

「我當時可做什麼？只有深自反省，默思中國先賢，給我輩有志實事求事之青年，所留的明訓。我的思索常注於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昏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註五】

開始外交生涯時，以東北問題，而動心忍性。暮年垂死時，又以東北問題，而呼天號救。昔日虎視東北者是帝俄；今日狼吞東北者，是××。然同是一俄國，使與老終生沒有得見祖國復興。臨終前，不願再聽祖國消息，免使憂愁煎心；只說他已把祖國奉託天主，當足使他安心無憂。

【註一】興老留俄時，三次充代辦。許欽使任內一次，楊欽使任內一次，時年三十，胡欽使任內一次，時年三十五。廿六歲時陞欽使。

【註二】錄拜訪興老日記（一九三九，七月廿七日。）

【註三】Souvenirs et Pensées, P. 38

【註四】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四卷，第四十九頁。

【註五】Souvenirs et Pensées, p. 42.

六 培 德

與老一生，只有一樁事，沒有違許文肅公的話。當他要娶一個外國女郎爲妻時，許文肅公不贊成；他竟堅持己見，與外國女郎成了婚。許文肅用冷靜的頭腦去看：當日中國風氣未開，連外國東西都看不起，何況見人娶外國女子！義和團標榜扶清滅洋時，遇見戴着眼鏡的，也要用刀砍哩！外國女子到了中國，將感到另入一天地。中國家庭的藩籬，非外國人所易闖入，日後弄得夫婦不睦，終生無唱隨之樂，倒不如割一時之愛，以絕今生之怨。與老則用愛情去體驗，雙方愛情完滿無瑕，兩心如一，則可以同安樂，也可以共患難。外面環境，不足爲兩心合一的條件，只可做兩心合一的裝飾品。兩顆心之能合一，不在於同種同鄉，而在於互相敬愛，互相了解。與老以自己純潔之心，去體驗相愛的女士純潔之心，覺得他們倆雖不同文同種，必能結合如一，顛撲不破。雖日後國人怎樣歧視，中國環境怎樣不適，他們倆的婚姻生活，也決不致墮入苦海的。所以他毅然不顧許師的隱憂，而與培德女士

成夫婦。

與老識培德女士（Berthe Boyv）於俄京。培德女士，比國人，姓博斐（Boyv）出於將門。祖父、父親，皆爲比國將軍。與當時比國駐俄公使肋核（Leghait）爲至戚。她隨肋核公使居聖彼得堡，宴會中與老相識。時年近三十，名門閨秀，舉止幽嫺，談吐風雅。就他們結婚時遺像觀之，她雙頰稍長而圓滿，兩眼靈活而帶深思，美髮盛長，束髻於頂。與老則說：

「我愛她思想不羣，品德高尚，斷事有則，立身無私，不畏難，不欺人。」【註一】

結婚須奉父母之命：陸雲峯先生時在上海，聞兒子之娶西女爲妻，心中必有與許文肅同樣的感觸。他很信任自己的兒子，故不以兒子舉動爲非，只求上天默佑。與老乃與培德女士於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十二日，成婚於俄京。培德女士世信天主，爲公教信徒。婚禮遵行公教儀典，行於聖加大利納堂，多明我會士拉克郎熱（Lagrange）爲之證婚。

「我們倆的精神與心靈，彼此互相了解，夫人之於我，真如生命之伴侶，情愛實深。她看事，一眼即見其大者，絕不留滯於瑣碎之念。立身行事，克盡己責，惻朴無華。各位知道我當時爲誓

反教徒，然我許諾若天主賞我子女，我將按公教規則教養他們；然而不知爲何，天主却吝我子女之福。等到暮年，纔看到因爲無子，我得入修會晉司鐸的聖召，天主在那時，却已冥冥爲我佈置一切。

「我的上峯們都不以我娶外國女子爲然；我則不顧他們的責難。我的太太也毅然忍受人家的歧視。八年之久，凡有宴會，常居家不出，讓我獨出應酬。及到我升駐海牙公使時，這種畏避的生活，纔得終止。她却又不假丈夫地位，盛氣凌人，而對於比國人和中國人，更不以自身之尊貴，稍示傲心……居心正直，良知明澈，時人常說：『入陸夫人之堂，則口不敢言人之過。』這真是基督的智德。按我中國人的立場說，這也真是孔子的智德。」【註二】

中國素來以夫爲婦之天，婦從夫而屬於夫，男子雖呼妻子爲匹配，實際從未視妻子爲平等。娶外國女郎作妻子，以中國的習俗去待她，必至招她反抗，與老便實行革新。他既然沒有遵守舊制，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成婚，婚後，也就不依照中國社會舊習慣，討姨太太。他與妻同住二十七年，常以妻爲益友；遇事必同她商量，而且常言聽計從。

「我在海牙時，羅文幹與兩位同學來見，言早聞公使大名，特來拜訪。我說陸徵祥實無大名，我是上海人；若有人問上海人知道陸徵祥否，必沒有人知道。不過三位遠道來訪，實不敢當，請留敝寓便飯。我夫人告我說：『這三位都屬有志青年，日後可有作爲，你該結納他們。』」【註三】

民國元年，第一次正式內閣成立，任興老爲外交總長。他那時正在俄京，迭電堅辭。後來俄國外相也勸他回國就職，他歸而謀諸妻子。

「（見俄外務大臣）歸來，跟我夫人商量。夫人說：『還是回國就職好。』我說：『擔子都搭在我肩上，我那有力量承當！』夫人說：『暫時去試一試，能擔就擔，不能擔再辭。』於是我決意回國就外長職。」【註四】

後來馮國璋又要請他出來任外交總長，他又問計於夫人。

「夾套最後一頁，貼一馮國璋名片。陸公說：『我所以保存這名片有一段歷史。馮國璋是第三任總統。就職後，報紙紛載內閣名單，以陸徵祥長外交，我却從未接過頭，並未見一人來訪，心中很疑慮。我與夫人商量，無論馮總統派誰來請，我必堅辭。一天，門房遞進一名片，我一看是

馮總統的名片，趕緊與夫人商量——夫人常是我的參謀。夫人說：總統親自來請，則不能辭，可暫時答應長外交三月。我出見馮總統，總統先稱讚我的住宅雖小，而精緻可觀，布置很整潔，雅緻，必是得力於外國太太。繼乃說明來意，務請我擔任外交。我答我精力不夠，本不願就任，但因總統親自枉駕敦勸，惟有勉強擔任三個月試試。馮總統聞言，高興至極。【註五】

因為沒有生兒女，他們夫婦兩口感情更篤，大有相依爲命之勢，當袁世凱促他回國就第一任外交總長職，初次見面時，便問陸太太一同回來了沒有。

「那時一般人都說我沒有太太不能生活，見面常問太太怎樣，這也很有趣味。」【註六】

後來袁世凱因歐戰發生，促與老回國。——與老那時在瑞士休息——見面又問陸太太何在。

「我那時單身回國，太太留歐未歸。項城聞陸太太沒有同來，趕緊對我說，他要打電報促陸太太歸來。我答以已約定歸期，靜看歐戰發展如何。大約四五個月後太太已東歸了。項城說屆時請告知，他好電知沿途中國使館，歡迎招待。」【註七】

在第一次任外交總長時，他與夫人同歸；但爲避免社會評論，開首八個月，太太退避家中，不出

去與社會酬應，袁世凱注意到了這事。

「我長外交後，首先幾個月，未帶夫人出去拜客。因我結婚時，許多人反對，許、楊兩欽使也不贊成。袁項城一次問我說：『陸夫人爲甚麼不出門，連拜總統夫人也沒有來。』我說：『內人現已完全中國化，像中國女子不愛出門。』項城笑謂：『這好極了。今晚總統府宴英國公使餞行，使請陸夫人來陪英使夫人。』我說：『內人一定來。』這是我太太第一次在中國赴宴。後來項城任命我夫人做禮官處的女禮官長，各國公使夫人都很滿意。』【註八】

因爲他倆相依爲命，形影不離，彼此間的感應力也更大。培德夫人誠心信奉天主，切望丈夫也皈依公教。但她知道丈夫的性格，不敢求急效，遂不與丈夫辯論宗教問題，只求一舉一動，表現自己的信仰。丈夫既日日不離左右，見她信仰之誠，將來也許有潛移默化之一日。與老終於棄誓反教而入公教，夫人表樣好，實爲最大原因。與老感戴夫人感化之德，老而彌篤。於一九二八年正月十四日，作文弔他的妻子說：

「嗚呼培德，汝生平事實，初思之似無足記述，及追索期年，始覺無一不可記述。蓋汝明道

信道，體察躬行，去外誘之私，充本然之善，根據教理，施諸一切。故語言動作，合乎天性；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自主中饋，二十七年有如一日。子耳濡目染，獲益實多。且慈祥謙和，尤爲汝之特性。臨終復以喪禮葬儀從簡爲囑，可見汝之一生，純以天主慈愛之道爲志願。今子捨身，專事天主，奉行此道，則汝之志雖苦，汝之願償矣。」

耳濡目染而信夫人之所信，與老乃克終身處於樂天的生活中。故他老年常說，沒有父母不能
有今日；沒有許師，不能有今日；沒有培德，也不能有今日。丈夫之鍾情於妻子，天下沒有能過於他的。
他嘗比培德夫人爲肋養夫人【註九】

【註一】Souvenirs et Pensées p. 43.

【註二】Souvenirs et Pensées p. 43—45.

【註三】錄拜訪興老日記（一九三九年七月廿七日。）

【註四】同上。

【註五】錄拜訪興老日記（一九三九年七月卅一日。）

【註六】錄拜訪興老日記（一九三九年七月廿七日。）

陸 徽 祥 傳

【註七】同上。

【註八】勅賽夫人日記與日思錄，林駒譯。上海印。

【註九】同上

鵬圖扶上九萬里

鴻樓相莊十五年

† Souvenez-vous dans vos prières
de



MADAME
Rene LOU TSENG-TSIANG
née Berthe-Françoise-Eugenie BOVY
pieusement décédée à Berny
le 16 Avril 1926

培德夫人遺像

悼啓

嗚呼培德汝生平事實初思之似無足記述及追索期年始
覺無一不可記述蓋汝明道信道體察躬行去外誘之私充
本然之善根據教理施諸一切故語言動作合乎天性喜怒
哀樂發而中節自主中饋二十七年有如一日子耳濡目染
獲益實多且慈祥謙和尤為汝之特性臨終復以喪禮葬
儀從簡為囑可見汝之一生純以天主慈愛之道為志願今
子捨身專事天主奉行此道則汝之志雖苦汝之願
償矣 學冒修士大陸徽祥聖名天士比德披淚述識

七 欽使

光緒二十九年，興老請假六月。到北京時，日俄戰起。興老與駐日俄國使館人員，同船回俄。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被任爲駐荷欽使。

駐荷欽使，以往由駐德或駐俄欽使兼任。興老爲特命駐荷第一任全權公使，在海牙首設中國使館。

興老說：「我第一次至海牙做公使時，想到許文肅昔日所囑咐的話。許師曾囑咐我：『若一旦做了欽使，應把前三年的公費薪金，都用在門面的講究上。三年以後，纔想餘錢養老。到了海牙，我事都求門面大。特別定做兩輛極講究的馬車，因荷蘭的東西太貴。使館的用具，都由我夫人從比國選購，以致使荷蘭人都說，中國公使很有錢。我後來回北京做外交總長，把馬車運回北京，北京城裏那時也沒有一部可以相比的馬車。』」【註一】

講究排場，不在爲私人爭面子，實想爲國家爭口氣。興老私人生活原甚簡樸，不然何必又往比國購賤價的東西呢？然而他以爲欽使乃代表國家，堂堂中華，清末受盡外人侮辱，欽使到國外，講究點門面，也無非想教外國人看得起。

「許文肅公曾教我一種宣傳法。他說：『中國人的面貌就是一種宣傳工具。外國人一見，就知你是中國人，可是你得做好人。你好，外國人就說中國人好；若你做壞事，外國人就說中國人壞了。不過這種宣傳法尙嫌不足。你身邊常要帶中國郵票，中國風景片，你走路時，小孩一見就向媽媽說：那是中國人麼？我去向他要郵票。小孩要郵票時，你便笑臉給他。你坐火車時，同車箱的人都想找你說話，你便拿出風景片給他講。若你日後做了欽使，使館的陳設，十分之七，應是中國東西。今天你被任爲欽使，明天你就打電報去京，定購桌椅，磁器和字畫，不必要古董。古董太貴，又不易買，只要選好的買，便可以了。而且這也是一種經濟辦法。等你調往別處時，你拿這些傢具出賣，定可收回本錢。』所以我到荷蘭開使館，使館傢具，都是中國傢具。後來我退休時，把傢具出賣，完全收回成本。比京我夫人的墳，卽是拿這筆錢修的。當報紙登出我拍賣傢具時，許多外交界的人都願買一件做紀念品。賣

完後，還有人來信，以未能買到手爲深悔呢。」【註二】

他沒有一刻忘記了許師。今日因着師訓而得身爲欽使，對於先師的知恩報德之心，油然而可自退。

「當我就任主理使館時，追憶先師許公之心，時縈於懷。因我身受許公的培植，而許公又是爲國捐軀，因此我常思報一己之恩，盡國民之責。常圖把報恩之心，形於外物，以釋我良心的負擔。故我到荷蘭後，即將第一月的薪金用爲鑄文肅的紀念章。鑄銀紀念章多枚，刻文肅像於章上，獻贈荷蘭、奧國、俄國的君主，以及中國的友人。」【註三】

許文肅所希望於興老的，乃作一新式外交官。使館陳設，排中國傢具。因中國木器、磁器、和字畫，精緻美妙，代表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增光祖國，然而外交官本人，則應維新，革去歷代官僚習氣。興老在俄任參贊時，沒有請命欽使，一天自己剪去了髮辮。到海牙上任時，便成了中國第一位不帶辮子的欽使。恰巧那時清廷所遣出洋考察憲政專使學部侍郎達壽一班人，要來海牙。他們若見欽使沒有辮子，豈不以他目無朝廷麼？達壽可具奏一本，參劾他。這個條款可是不輕，故使館人員便勸興老

帶假辮。與老揣度專員大臣，既是出洋考察維新的大政，正好乘機叫他們看不帶辮子的欽使。剪辮子便是維新之一。專員大臣尚未到海牙時，與老往迎，參與出洋學生歡宴會。達壽一眼看到了他的短髮，眉毛聳了一聳，但也就此了事，大約因為他看見出洋學生都沒有辮子，也不以欽使無辮子爲大逆不道了。達壽雖繼載澤等在歐洲考察憲政，而實行憲政的康梁却亡命海外。各國的中華使館奉有朝旨，請駐在國政府予以拘捕。康有爲到了海牙，與老却救了他一命。

「我第一次認識康有爲，是在海牙。康有爲爲那時亡命海外，到海牙後，寫一片，言久已聞陸欽使爲有道君子，且爲維新欽使，敢請來客寓一會。當時欽使見維新黨人，事情很危險，因爲一經奏聞朝廷，立即撤職。我却不怕，因在俄館時，許師已明明告我……我回片說：『今晚來會。』康有爲爲見面後，說自己足跡遍天下，只有俄國未去。在法國時，會請唐欽使發給遊俄護照，唐使不允，怕人奏聞朝廷，致干未使，是以願請陸欽使頒發。我答以本意很想頒發，然康先生去俄，必遭性命的危險，故有所不敢。康有爲愕然。我乃告訴他，當我在俄時，西太后下諭駐各國使臣，要求駐在國政府，一見康梁，即擒捉交與中國。各國都以公法不引渡政治犯，拒絕不答。俄國政府

則想結好清廷，圖在滿洲佔便宜，所以當我陪楊欽使見俄外務大臣時，外務大臣言俄將破公法之例，如康梁入境，立即拘擒，交與中國政府。康有爲聽了這段話，感激至極，稱謝者再，日後常稱我爲救命恩人。」【註四】

到荷蘭第二年，海牙舉行第二次和平會議。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時，與老隨楊儒欽使赴會。第二次和平會議，他任中國專使，於一九〇七年締結和解國際紛爭條約。

「當在俄京時，適開國際鐵道公會。本館通知俄政府，特派羅縵祿參贊充當政府代表，陸某充當代表秘書，隨同赴會。文肅一再勉勵小兄在此會中，凡開始至終了，會內之大綱細節，一一留心注意，得一國際公會印像，在胸臆中。小兄得此機會，認識公會。後來隨同楊子通欽使赴第一次保和會，又本身充專使赴第二次保和會，不致手忙腳亂，措置失當者，得文肅公教於鐵道公會結果也。」

【註五】

他辦外交不但手忙腳亂，且深通外交手段的微妙。到欽使任時，中國與荷蘭的華僑問題，久懸未決，中國要求於爪哇等處設領事館，荷蘭僑民部堅拒不答。興老到任數月，向荷外部建議，商談

設領館事。荷外長王德（Van Yets Van Goudriaan）不願接受建議。第二次海牙和會後，興老往埃及及休息數月，假畢歸來，荷蘭外長易人，他在俄京所識舊友王文德冷（Van Swinderen）繼任外長，興老乘機重提前議。新外長很表同情，僑民部部长却堅持不願開議。興老乃上書清廷請召欽使回國，以表不滿。興老既返北京，荷政府自悟其非，訓令荷蘭駐北京公使貝拉斯（Beelerts Van Blokland）與中國開談判。興老乃與荷使於宣統三年閏六月初三日（一九一一年五月八日），簽訂荷領殖民地領事條約。條約序言說：「大清國皇帝特派駐荷使臣陸徵祥爲全權大臣」【註六】這年的秋天，興老回海牙，交換約據。條約第一條說：「中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得駐劄於荷蘭國海外殖民地。諸外國同等官吏所現時駐劄與將來駐劄之口岸。」中國領事與他國領事，能有同等待遇。這在前清不平等條約中，算是最難得的平等條約了。

【註一】錄拜訪興老日記（一九〇八年十月三日）。

【註二】錄拜訪興老日記（一九三九年七月廿八日）。

【註三】Souvenirs et Pensées p. 54.

【註四】錄拜訪興老日記（一九三九年七月卅日）。

【註五】本篤會修士陸徽祥最近言論集，第一百七十三頁，致劉蘆忱書。

【註六】中外新舊條約彙前卷十一，第一頁。

八 別墅

到歐洲而不到瑞士，誰也要怨自己眼福不足。叢山峻嶺，雪光皚皚，終年照眼；湖光如練，輕帆片片，動人遐思。瑞士乃天下花園，夏季時爲避暑聖土，遊客可攀鳥道，登高峯，尋幽攬勝。春秋佳日，來夢湖岸清風飄衣，丹楓欲醉。冬寒氣冽，少者可馳驅冰谷戲滑雪，老者可居暖谷避寒凍，而在戰火燒紅天下時，瑞士更是一個世外仙源，人間樂土。

當陸興老在荷蘭任公使時，於瑞士馬奇荷湖（Lago Maggiore）畔羅伽娜城（Locarno）置一別墅，爲避暑之用，兼爲避冬。

「我生來身體就瘦弱。在俄京時，最初我做傳譯生，後升四等繙譯官，後來升第三等，第二等繙譯官，最後升參贊。駐俄使館除中國公文外，一切事都由我去辦。連裝置電燈，佈置房間，都該我去。又要陪欽使出去拜客，自己還要學俄文英文，工作過度，未免影響健康。到荷蘭作欽使

時，身體幾乎不支，每年須去瑞士休息一月，洗澡看醫生。我是一九〇七年到荷蘭，一連三年常去瑞士。可是在瑞士避暑，雖然太太回比國省親，我個人的花費還很大，因為不好住極小的旅館。加之我又到瑞士避冬，避冬則太太須同去；因荷蘭王室常是冬天應酬，太太單身去不方便。帶着太太往瑞士，費錢更多。我便和太太商議，在瑞士羅伽娜買一座小房子，費銀五萬瑞幣，作爲我們倆的別墅。【註一】

假使瑞士生活能够賤一半，瑞士國土裏將遍滿外國人士的足跡了。於今經濟拮据的遊客，只有在火車上眺覽瑞士名山勝景，或者下車於小客棧裏暫住兩宿。慣常往瑞士久居旅館的人，總是衣袋滿了錢鈔的富翁。興老不是富翁，因他在俄京時，每月最高的薪金也不過是一百二十盧布。俄京生活又貴，能節省的錢很少。在荷蘭作欽使，又按許文肅的遺訓，把薪金用爲擴張使館的門面上，沒有餘錢。爲到瑞士休息養病，便由太太作主，自己在羅伽娜買房子。

羅伽娜城位於馬奇荷湖（Lago Maggiore）西北岸，北有馬駝納（Madonna），加大大（Cardada），多羅撒（Torsa）諸峯，羅列聳立，屏障北風。南有克利多能峯（Gridone），高約

兩千公尺，與城北諸峯相對，東南於湖之對面，有剛巴羅弱山系（Gambargno），延綿不絕。馬奇雅河（Maggia）流於城南，澗谷深邃，氣候溫和。羅伽娜乃是瑞士避暑避寒的佳境。前臨湖水，高山圍繞，風景奇麗，勝於圖畫。

馬奇荷湖為義大利之第二大湖，長六十五公里，闊有至四公里半者。湖之北角伸入瑞士，湖畔羣山迤邐，地勢隨步變化。湖中部有島，樓宇與湖岸城市相映。春秋佳日，湖水蔚藍，帆船小輪，往來如織；夏冬間有風暴連日，湖樹湖水，共嘯羣鳴，有海波洶湧之概。

「我們的別墅，房子很少，室外一小花園。房子買定了以後，我和太太商議別墅的名字。按外國習慣，別墅常用妻子的名字；可是中國習慣，母較妻尊，諸事該讓母親居前，我對太太說：『你既為中國人，便該守中國習俗。但我母親的名字，是中國名字，本地人叫不慣，日後於記賬通訊多不便，我想還是用你母親的名字。日後我們若在中國再有一座別墅，便可用我母親的名字了。』太太很以為然。她母親名叫益達（Ida），我們即呼別墅為『益達別墅』（Villa Ida）。賣房子者是一位青年工程師，初出茅廬，造了兩座房子，一座被我買了。他深以為榮幸，

借着中國欽使購房的事，可以廣做宣傳。所以他非常客氣，房價也從賤。簽約後，即送我一銅門牌，上刻『培德別墅』(Villa Berthe)。我笑着向他解釋別墅另有其名。工程師很重視中國風俗，立時換送一門牌，改刻『益達別墅。』」【註二】

閒居益達別墅，冬天可避荷蘭潮濕，暫時忘懷海濱灰霧。湖傍高峯，雪光燭天，踏踐落葉而行湖畔，脚下沙沙之聲，與夫婦的細語相和。閒居益達別墅，夏天可開窗以延湖風，眺湖上布帆，聆湖客笑聲。

「在別墅小園裏，我和太太種松樹五株，留作紀念。每株樹上掛一磁牌，標示樹名。我們給每顆松樹都定了一個名字：一顆叫『父母樹』，一顆叫『慕親樹』，一顆叫『許師樹』，一顆叫『中華樹』，一顆叫『培德樹』。當地人很以為奇。每過門，必停步注看。後來每逢外客，當地人便告訴說：『該去看益達別墅，那是中國公使的別墅。』」【註三】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註四】在養病休息時，在玩賞山水時，興老也不忘仁義。旁人看來，或許要笑他性情過於古僻；在他則至情流露，出於自然，人誰無父母，作客

時，誰不想念親人；只是不能像他這樣仁孝立身，而化之以藝術，倫理行事，而陶冶之以詩情，秋肅春溫，融化無跡，成爲一個藹然可親的君子人。一九三九年夏，我拜訪興老時，他拿出益達別墅銅牌和五塊樹名磁牌給我看。不過，那時這五個名字已經不掛在松樹上，而是掛在他的心裏了。終他一生，口頭心裏常掛着這五個名字：「父母」、「慕親」、「許師」、「培德」、「中華」。

【註一】錄拜訪興老日記（一九三九年七月廿八日。）

【註二】同上。

【註三】同上。

【註四】論語里仁

九 公 教

當與老於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將出國往俄京時，雲峯先生親自到北京去看他。臨別，以一個『天』字訓誡他。父子言別，日後再沒有重聚，所以與老日後印刷父親臨別訓詞，稱爲「先考雲峯府君一字遺囑。」遺囑說：

「汝讀三字經：『人遺子，金滿籩，我教子，惟一經』之句，諒必記憶。今日汝將放洋遠遊，余仍回天津，父子作別，無以相贈；故以平生經驗所得之一字訣遺汝，卽以教汝。人有一經，余只有一『天』字耳。倘汝以此一天字作一經，作千金看，則余所遺汝教汝者，敢謂不薄，聊足自慰。汝則所得之於此一天字者，亦無窮盡矣。天最可靠，人不可靠……余一生靠天，而覺天之可靠。若汝能靠天，將來必覺天之可靠也無疑。望汝不以一字之輕，不若一經之重，千金之貴，而忽視之也……我一生靠天吃飯，深以爲快。盼汝日後遭遇艱難時，亦發靠天吃飯之思念，萬勿作向人

乞食之計劃。切囑勿忘！」

雲峯先生信誓反教，與老也信誓反教；臨別，父親訓勉他靠天，他深自思維，父親所說靠天，不僅是誓反教的天，也是中國古人的天。他在天字遺囑下加按語說：

「竊念天之爲義誠大矣哉。吾國聖賢，無不以敬天畏天法天立教。而靠天吃飯，尤與孟子天與天受之意相同。孟子嘗云：『舜繼堯，禹繼舜，皆天與之也。禹薦益於天，而天不受，故啓得天下。』換而言之，舜禹益啓，其能否吃天子之飯而爲天子，皆靠天也。天子如此，庶民何獨不然。西諺亦云：『凡事人發其端，而上帝主宰之。』亦此意也。按說文天從一大，猶言唯一無二之至大者也。夫唯一無二之至大者，非上主而何？」

到了俄京，許文肅公教他維新，盡量吸收歐洲的文明，從外交講到政治，從政治講到社會，由社會講到宗教。

「許師說：歐洲的力量，並不在於他的槍砲，也不在於他的科學，乃在於他的宗教。你日後當外交官，你必有機會就地研究基督的宗教。基督的宗教，分有多數宗派，你選其中最古的一

宗，能直接上溯到教會的根源，你便進這宗。研究教義，力行教律，考察教會組織法，觀察教會各種事業。日後你退休時，或許還能進一步，你選擇一個最古的修會，若可能，你就進會，成一會士。研究會士精神生活的秘訣，等你明白了這種精神生活的秘訣，把握了基督宗教的精髓，你便把所心得者，輸進中國，傳之國人。」【註一】

政治家所注意者，是社會的成效，許文肅看着羅馬公教，從開始到於今，已經兩千年了，教會的精神力不少衰。歐洲各國的文化，也都浸溶於公教的教義中；而且其教律森嚴，禮儀隆重，教權集中，號令一致。許文肅便想，若使東洋以明治天皇革新佛教而強日本，中國應接受公教教義，以新人心。興老遵從許師的訓言，也從政治方面去研究公教。然而俄國的基督教，是東方裂教，荷蘭的基督教是誓反教，興老並沒有就地研究公教的機會。可是他與培德夫人同居，每天早晚常與公教相接觸。培德夫人居心不跟丈夫談宗教，更不力勸丈夫改信仰，只是一心力行自己所信的教義。她知道丈夫奉有師訓，有意研究公教，便讓丈夫親身體驗信仰公教的成效。興老雖信誓反教，但更信中國孔孟之道。他觀察妻子的精神生活，不從誓反教的立場，而從儒家的立場。日久月深，他覺到妻子的精

神生活，跟他的精神生活，並不是背道而馳；只是妻子的觀點高，他的觀點低。他看妻子，似乎是同路上山時，後面的人仰看前面的人。妻子的愛情，又在無聲地招他往前走，跟她走在並肩。與老便覺悟了由儒家之道，走向公教教義，只不過再往上跑一步，自己又何樂而不爲。

「儒家的精神，預備了我的思想，使我顯然看出基督教義的高尚。基督教義的高尚，和信徒私人的缺點不相連屬；而且就從信徒缺點上，更能看出基督教義的高尚。三百年前，中華一位朝廷大官，徐光啓先生，也由儒家而看到基督教義的優越，儒家精神，更使我看出羅馬公教優越異常；因爲羅馬聖教會，握有無窮精神之庫，信徒等能使用庫裏精神的各種效能，舊者新者，取之不竭。且這精神之庫，萬古常新，世世發展，代代結果。」【註二】

思想既走到了這一點，他知道實行文肅遺訓的時機已成熟了，他應該改進基督教會最古的一宗。當他從荷蘭回到北京，他便告訴夫人，說自己決意進她所信的羅馬公教了。

與老於一九一一年，回海牙交換荷領殖民地領事條約。由海牙赴聖彼得堡，爲改訂陸地通商條約專使。抵俄京後，駐俄欽使適被調回北京。與老遂被任駐俄公使。在俄京聖加大利納堂，他與培

德女士成爲夫婦，應該也在這座教堂內，他倆的精神生活再結合爲一。與老剛到欽使任，即於百忙中，去拜訪拉克郎熱司鐸，說明自己改教之心。拉司鐸深信他的真誠，稍問教義大綱，教以懺悔前非，立即爲他補授洗禮。於是與老正式成爲羅馬公教信友了。那天爲一九一一年十月廿三日。由同一司鐸的手，他的精神被結於他夫人的精神，從此夫婦倆的心，更能互相了解，互相融洽了。

「當我回到使館時，心樂洋洋，抱妻而吻。她並沒想到我不用什麼外面儀式，已經就跟她同在一个教會裏了。我倆之間所能有的最後距離，也從此超過了。稍待些時，我即行初領聖體。次年四月五日，我又在俄京公教總主教手，領受堅振。」【註三】

無聲無臭的進了公教，外面沒有甚麼鋪張；安然坦然的成了公教信徒，心靈上沒有大變動。他並未覺到自己從前走錯了路。驟然醒悟了，翻然回頭。他覺得自己往前走了一步，由儒家走到公教，誓反教不過是一條過道。走到公教裏，自覺走到了目的，心靈有了歸宿。

「在前面我會說：『我之歸正，并非回頭歸正。』因爲我並不是受任何外界的影響，或依照我本人預定計劃，我回頭歸正了。『我之歸正，乃是一種聖召。』天主引導了我，天主召叫了

我，我所做的事，簡單極了，只在認清外界的事實和環境，與乎內心天主聖寵所彰明昭示於我的聖召；同時也認清爲答應這種久而明的聖召。一種當盡的良心之債，卽是聽從天主，順從真理，滿我職責，我就不能不成一公教信徒。其餘，我甚麼都沒有做，惟願天主永受讚揚！【註四】

走進了公教的門，再繼續往前走。他不性急，天主也不性急。漸漸研究教義，漸漸體驗公教生活的神味，一直等他暮年在隱院中時，纔得心與天主相含，整個的體味到公教生活的精髓，不禁自己讚嘆說：

「我成一基督信徒，且成一公教信徒，因聖教會既預定於人類初造之時，由天主聖子耶穌而創立，能以神光照人靈。凡人心靈所有高尙的理想，一切的善望、欲願與需要，都能得滿足。」

「這種真光，燭照我們人之起源，指示人之終結，明示世上生活之意義，生活之救贖和生

活之目的。

「羅馬聖而公教會，使我以往所有的生命，克具完滿，神祕而無所缺。凡我昔日所意料，所

想望、所追求者，都在公教會得了滿足。而且我中華民族文物制度，也得因公教而躋完成。【註五】

「迨我進了隱院，我纔真正接近公教的教義。這種接近，第一是在祈禱，另外是在公開的祈禱儀式和儀式的含意裏……彌撒的儀典，日課與聖事的儀典，引我認識了耶穌。認識他是常生天主的聖子，他使我們與天主重歸和好，他賜給我們以天主聖神，我們且因他能得不可思議之大恩，而成至尊天主之子。我們因此能呼天主爲父。世上的父情，本來都是發自天主。」

【註六】

從三十五年的宦途裏，由隨員而抵部長、總理，人世所可希望者，所得不可謂不厚；然而及到晚年，窮居隱院時，纔知身心滿足，不是因外物更豐富，乃是因捨了外物，一心與天相舍，而後心靈知所止，「止於至善」了。

【註一】Souvenirs et Pensées P. 34—35.

【註二】Souvenirs et Pensées P. 97.

【註三】Souvenirs et Pensées P. 60.

【註四】Souvenirs et Pensées P. 103.

【註五】Souvenirs et Pensées P. 115.

【註六】Souvenirs et Pensées P. 105—106.



七七

一九〇七年任駐荷欽使之蔣世璠



民元以來任外交總長之鹿野

一〇 總長

當與老在聖彼得堡受洗入教時，國內適有武漢起義。清廷急於救亡，起用袁世凱，命爲內閣總理大臣，組織內閣，以梁敦彥爲外交部大臣，然各部大臣都不就職，內閣未成。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在南京就臨時總統職，仿美國內閣制，組織臨時政府，以王寵惠長外交。與老時任駐俄欽使，於宣統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通電清廷，建議皇帝遜位，以息內爭。清廷於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隆裕太后降詔退位，不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人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爲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爲公之義。」次日，孫中山於參議院辭臨時總統職，荐袁世凱以自代。二月十五日，參議院票選袁世凱爲臨時總統。三月十日，袁氏於北京舉行就職禮，誓許「極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達國家於安全強固之域。」次日，依臨時約法，任唐紹儀爲國務總理。三月二十五日，紹儀至南

京組閣，以陸徵祥爲外交總長。二十九日，參議院通過內閣名單。次日，民國第一任內閣遂告成立。

「民國元年，王亮疇先生任臨時外交總長，參議院開會通過正式外長任命時，幾乎全體投我的票，只有兩張反對票。亮疇先生立時來電，催我回國。我回電說：因精力才力不足，應付時局，請辭。袁項城總統又來電促歸，我仍回電堅辭。黎元洪副總統再來電，催我逍遙國外，應早期歸國任事。唐紹儀總理來電，言我既曾勸清廷退位，則係贊成共和。今民國選爲第一任外交總長，乃再三電辭，於理實有不合。俄國外務大臣也特致賀，以駐俄公使被任民國第一任外長，深引爲榮，不明爲何再三言辭。我告以精力才學都不足用；且回國就職，俄國馬上提出外蒙問題，將進退兩難。俄外務大臣笑道：「倒也不必擔心。我們必有辦法，可以使貴使下得台。」我便乘機抓住俄國使外蒙問題暫時有一保證。歸來跟我夫人商量，夫人說：「還是回國就職。」我說：「擔子都搭在我肩上，我那有實力承當？」夫人說：「暫回去試一試，能擔就擔，不能擔，再辭。」於是我決意回國就外長職。我知道當日清廷官僚的積弊，在未回國前，向袁總統提出三項要求，作爲就職的條件：第一，外交次長，應爲一長於英文者。因我所長爲法文，我並提出顏惠慶的

名字。第二，我不向他部薦人，他部也不向外交部薦人。第三：外部應歸我指揮，別人不得干涉。項城完全答應我的三種條件。」【註一】

臨時參議院，本議定以南京爲民國政府的首都。且派蔡元培、汪兆銘等北上，促袁世凱南下就職。袁氏懼爲調虎離山，藉口坐鎮華北，不便南下。參議院乃於三年四月五日，議決臨時政府遷往北京。袁老回國時，政府已在北京成立了。

中國外交部之設，始於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初設時號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註二】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八國聯軍與清廷有北京條約，第十二款云：『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外務部，在六部之首。』民國元年改稱外交部。

「在清廷時，各國公使，都到外部爲憂。當日外部稱總理衙門，沒有一位大臣願擔任總理大臣一職。太后下命，無人肯接受。最後無法，太后命五大臣共同擔任。五大臣以爲彼此可以互相推諉，纔肯受命。接見外交官時，五大臣乘着馬轎到總理衙門，馬騾等繫在門前廐裏，馬夫跟班躺在班房裏睡着或笑鬧。衙門前逢雨天，積水沒脛。外交官既入內，第一是登炕。炕前炕後，

立着十數人捧茶，捧水煙袋。第二、衙門各大臣見面只說寒暄語，不談政事。第三、捧茶捧煙的人，總不離左右，有機密語，不能講。後來要求改爲外務部，設外務大臣。自我任外長後，各國公使才開口吐氣。」【註三】

當與老尙未到任時，外交團已向袁世凱表示歡迎新外長。他們推測新外長在國外做了二十年的外交官，熟識各國外交習慣，這次出任民國第一任外長，必把外部重新組織，一切都可改頭換面。

「我纔到北京，荷蘭公使就向我說：『第一件當改革的事，就是使外交部公署前不要有積水，以至下雨時，外交人員進署拜會，弄的滿脚泥水。我立時叫庶務科長，問他能否把署前溝渠疏通？假使明天下雨，我到署視事，能看見署前沒有積水。科長應聲立刻照辦。各國使節對我說：『於今不怕到外交部了。於今到外交部，也像到巴黎，華盛頓的外交部哩。』」【註四】

民國第一任外交總長的工作，即在組織一現代化的外交部，釐定外部組織章程，替民國的外交，打一健全的根基。一九三九年八月四日，當我留居聖安德隱院時，午前十一點二十五分，與老來

我房間，手夾一皮包，從皮包裏取出線裝書函，又取出一信，他說：

「留美公教青年某君。近日來信，要我介紹他做外交官，這樁事很爲難。羅神父，你看這是外交部章程，我自己定的，外交官須經考試，我自己不能反對我自己。」【註五】

前清官場習氣，最壞的是任用私人。與老到外交部，首先下令，把外部舊員，一律免職。在舊員中經過一番選擇後，乃下令任命第一批職員；但除重要職務外，次要各職，都不加任命，以免國庫負擔。當時外部空缺約一百五十餘額。後來孫寶琦繼任外長，立即把空缺補滿。當「二十一條件」交涉時，與老回部，立時下令裁員，連新任參事，袁總統的姪兒，也一併裁去。

西班牙瑪德里通訊報（*La correspondencia de Madrid*）曾於一九一二年八月十四日，披露一消息，謂中國新任外長陸徵祥氏，在最先的幾項設施中，即是辭退了外務部最有勢力的于廚子。于廚子在外務部已經數十年，很得慈禧太后的寵任。李鴻章在一八八〇年，一次想以西餐宴外賓，于廚子反對，事聞於慈禧，李鴻章也只好讓步。于廚子後來捐錢購置道台銜，又運動外務大臣任用他的兒子作外務部秘書。他在外務部幕後，隱隱操縱中國使節的任命。民國改元，于廚子也覺

自己的勢力不可保，等新外長上了任，立刻進送火腿數十條。陸總長見禮盛怒，叫于廚子連人連火腿都滾出外交部大門。

釐定了組織法，與老最注意者，在培植一批外交人才。凡遇有志有才的青年，盡力提攜。且制定三項原則：第一、外交人員，均要經過考試。第二、選擇標準，要打破省界。第三、多選通外國語者。【註六】

「我記着許師的話，起手收羅有志青年，各國的留學生都有，不分省界，預備培植他們做外交人才。我現在一人在房裏，有時很快樂。別人問我爲什麼快樂？我說我看見現在中國外交界的效果，心中很快樂。現在三位大使，十四位公使，都是我當日的青年。凡是辦政治，尤其是辦外交，決不可用外行。武人做外交官，只可認爲一時的變態。我那時培植六十餘青年，我決不用私人，只選擇青年培植，希望造成一傳統外交人才。當張作霖入京時，我的外交團體，稍被破毀。南京政府成立時，我很害怕外交界盡用外行人。我常爲這事祈禱，結果很好，外交界都係老成練達者。」【註七】

培植人才，要緊部內事事有紀綱，與老常爲中國官場習氣而頭痛，故要求外部人員按章辦事。

「中國官員最大習氣，是不按時到署辦公。我在外交部時，常去巡視辦公室，看部員按時到否。結果，多半常是晚到。這種惡習，我繼續好些努力，也不能革盡。他們對我說：『部長要我們十點到部，十二點回家。我們十一點到部，一點回家，不是一樣嗎？』我說這不是一樣。章程定的是十點到部，你們十一點到部；那就隨你們自便了。這種惡習，根底是因家庭關係，早上夫人們不能早起備飯，他們當然不能早到。」【註八】

興老自己雖身體羸弱，精神不濟，爲辦公則常按時早到。他第一次見袁世凱，說自己一無所長，不堪担任外長，所長者只有一點，就是幾時辦公室開了門，他夾着皮包進辦公室。辦公室關門，他夾着皮包回家。袁氏答說，就這一點已經够了。一次袁總統召他議事，部下人趕緊找車夫，他却步行往總統府了。車夫駕車趕到總統府前，對看門的說：『我們陸總長真有些希罕！不等車子就步行來了。』車夫不知道興老奉有許文肅的遺訓：『上有召，不俟車駕。』這卽是禮云：『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註九】

【註一】錄拜訪興老日記（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

【註二】劉達人外交大典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咸豐十年十二月，由奕訢、桂良、文祥等奏請成功。於翌年二月一日正式辦公。總理事務衙門，顧名思義，可知本非專門辦理外交機關，當時舉凡海關、海軍、電信、鐵道、鑛產等事，均歸其兼理。內設總理大臣一人，由軍機大臣兼任。大臣上行走，由內閣滿京堂官兼任。軍機大臣下爲主員，行政系統共分五股：計（一）英國股、（二）法國股、（三）俄國股、（四）美國股、（五）海防股。除上述分股外，兼設司務清檔房。迨至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九日，始改爲外務部。」

【註三】冰拜訪興老日記（一九三九年七月廿七日）

【註四】同上。

【註五】同上（一九三九年八月四日）

【註六】Souvenirs et Pensées. P. 68

【註七】同上。

【註八】同上。

【註九】孟子，公孫丑下。

一一 從政

這幾天我翻閱四種中華民國歷史，爲認識老從政時的政治情形。我弄得眼昏頭痛，革命又內閣繼內閣，黨系重疊，變化倏忽。我不禁沉思，若是我們今日讀歷史的局外人，尙覺得民國史如一束亂絲，不易理清頭緒；與老則是當日局內人，他應該感到怎樣的棘手呢？可是我研究與老的從政史，則見與老的政治生活，線索分明，始終一貫。在全國政治舞台天翻地覆的時局中，他却平靜如昔，謙謙君子。各種民國史，對當日政界要人，沒有不加批評的，對於與老，從未有譴責之詞。他那時雖在政海裏浮沉，却未曾身染污濁。他素日抱有從政原則，進退有序。第一，他常持超然態度，不加入任何黨系。第二，兢兢的守公從職，不爲一己的私益打算。第三，服從合法政府，輔佐政府元首。

民國第一任內閣，「雖曰政黨內閣，實則因南北合併之勢，結合袁系人物，與同盟會瓜分而成立的。故當時十一國務員中，除施肇基，爲唐紹儀之姻戚，陸徵祥無所屬，熊希齡爲統一黨外，海陸軍

及內部爲袁系劉冠雄段祺瑞趙秉鈞所握有，而教育、司法、農林、工商四部，則同盟會之蔡元培、王寵惠、宋教仁、陳其美領之。唐（紹儀）雖爲袁系人物，然當南北議和之際，與同盟會人物頗洽，及赴南京組閣時，遂加入同盟會。【註一】袁系與同盟會處於角逐天下之勢，互不相容。袁氏又自負其才，把握政權，唐紹儀憤不能實行責任內閣制，於元年六月十五日遂棄職離京。混合內閣既不能行，政黨內閣制又非當時所可能實現，袁世凱乃謂與老組織超然內閣。六月廿九日得參議院同意，然因在參議院無黨己者，而同盟會又反袁氏，嫌與老溫順易與，一切政令都稟承袁總統的意旨，於是認他作袁系的人，籍口彈劾，與老遂於九月初，稱病入醫院，再三請假，以趙秉鈞代理國務卿。又以蒙古問題，參議院否決中俄協約，與老遂辭職。九月廿四日趙秉鈞正式任國務卿，與老則繼爲外長。次年宋教仁被刺，大借款成立，二次革命忽起，趙秉鈞退職。熊希齡繼組內閣，以孫寶琦任外交總長，與老乃退居總統府外交最高顧問。以後內閣數次更迭，與老常居閣外。民國四年正月，日本提出「廿一條件」，袁世凱起用與老代孫寶琦爲外長，與日本開談判，袁氏稱帝後，與老被任國務卿，兼外長。袁氏病歿，黎元洪邀與老入閣，以主對德作戰，與黎氏政見不合，堅辭不受命，乃退休。民國六年段祺瑞

武力平南計策失敗，辭國務總理，以王士珍繼任總理，以陸徵祥長外交。民國七年三月一日，段復組閣，興老仍任外長。十月十日徐世昌就大總統職，錢能訓受命爲國務總理，興老留任外長。民國八年，興老遂以外長任首席代表出席巴黎和會。和會畢歸國，辭外長職，自是遂不再入政海了。

時升時沉，入閣出閣，然而在北京政府裏，任外長最久的，還要算興老了。他既超然黨外，而當日中國外交又最棘手，大家便讓他肩負這副重担。興老青年時，已修練了吃苦的精神，從政時謹小慎微，絲毫不苟。

「當時外交部的任務，非常艱苦。國家既處紊亂之中，沒有相當的兵力，又沒有差強人意的內政，足爲外交的後盾。而外交部則當保衛這個積弱的國家，設法修改清末累積的不平等條約，或至少阻止外強侵略主義，再行發展。」【註二】

爲做到這一點，已不是人力所可能。當年我國東方北方兩個強隣，時刻虎視眈眈，圖謀乘機擄取我們的主權。加之有袁世凱獨斷獨行，外交方策多出己意；下有民衆的輿論，不明國際情形，一聞外交失利，羣起而攻。在這種進退維谷之中，興老埋頭從公，自求無愧於天。民國二年四月廿二日，

五國銀行團大借款，財長周學熙奉袁總統命，簽定正式合同。七月四日，衆議院提出五彈劾案，趙秉鈞、周學熙因是免職。民國二年，俄外務大臣撒納諾夫（Sazonov）藉與袁老有一面之交，提出蒙古問題。事前俄國與蒙古已締結俄蒙協約，儼然以蒙古爲附庸，中國提出抗議，俄國態度強硬。與老乘其提出蒙古問題時，耐心與俄使磋商，二十餘次，乃結中俄協約六款。但當條約提到衆議院，徵求同意時，衆議院與以否決，與老遂辭職。而俄國反變本加厲，更提出條件大綱四項，強迫北京政府，締結中俄聲明文件五款，較與老所訂中俄協約，喪權尤多。中國僅爭回對外蒙古宗主權，仍舊承認外蒙獨立。當俄國圖取蒙古時，西藏受英人的煽動，也要求獨立。民國二年，中英會議於印度的希摩拉（Simla），西藏代表參加。因英藏野心過強，會議決裂。在這些屈辱喪氣的交涉中，與老常不忘昔日許師的遺訓。許師曾教他不要忘記馬關之恥，知道馬關條約是國恥，則自己不敢出賣祖國。

「馬關條約後，許欽使大聲嘆息，謂我說：『你總不可忘記馬關，你日後要收復失地，洗盡國恥。』中國人善忘，馬關一事早被人忘了，我則遵師囑常記着馬關。做外交總長時，請林琴南先生寫「不忘記」三字，下註馬關二字，掛在辦公室裏。林琴南先生和來訪的客人，都以我這

個舉動爲訝，其實他們怎知這是許師的遺訓。【註三】

民國四年十月廿八日，當帝制運動已昭著時，駐京日本代理公使小幡，英公使朱邇典，俄公使庫朋斯齊，一同到外交部拜訪外長，日使代達來意，說：「恢復帝制一舉，默察中國現狀，恐有危險事件發生。當此歐戰正亟時，關於東亞者，務宜慎重處事，……願袁總統顧念大局，保持現狀，將改變國體計劃，從緩實行。」與老當即答覆：「彼信政府實力，能控制全局，無庸以禍變爲慮。」同年十月十五日，法公使林梯，意公使華蓄，與英日俄等五國公使，又以國體問題訪問外交總長。日使又先發言，說：「中政府會申明對於恢復帝制，不急遽從事，且允担保境內治安，以後日本及其他四國，對於中國決取監視態度。」與老以日使出言恫嚇，遂毅然答說：「深望各國尊重中國主權。」【註四】

帝制爲一問題，中國主權另是一問題。因帝制的內政問題，他國政府而採取監視態度，則明明侵犯中國主權，所以與老曾嘆息說：

「當日駐華外交團，朋比爲奸。一旦有事，他們便共同爲謀，外交部長被他們包圍，我雖於十四國使節中，有很好的朋友，但我常該以一人與十四人作戰。」【註五】

與老始終不贊成袁世凱稱帝，曾向他建議終身總統職，蒙袁氏採納；但袁氏迷信一和尚的話，以爲他明年不黃袍加身，度不過明年的死關，所以終於稱帝。與老於一九三六年，贈羅馬傳信大學華文居仁日覽三卷，卷中夾一親筆按語云：「居仁日覽三卷，祥得之於項城親手，書簽四字，乃項城自書。卷內每日閱畢，有親筆劃押，國內家有藏本者，諒不能多，近日清理自北平寄來雜誌書籍，忽然發現，此乃洪憲時代物，觀之令人人生無限之感慨。世界英雄因一念之差，末路如項城者，不一而足。回想當時籌安會討論國體，紛紛主張君主立憲。嗣經項城面囑，條陳意見，外交部具有說帖（擬此說帖者，乃外交部顧問狄谷君 *M. de Codd* 比利時籍）主張終身總統，法文 *President à vie*。當經祥提出國務會議，自項城及全體十部長，贊同通過，東南各省亦均贊同，後因駐京英使朱邇典（*Sir John Jordan*）之勸誡，忽然變更前議，卒至事敗垂成，可深浩嘆。惜狄谷法文說帖原稿及漢譯，遍覓不見，未克寄閱，留存紀念，祥擬函詢國內檔案處同仁，諒不至毫無蹤跡。蓋當時油印本，各部及府院傳觀者數十份，又添印以應政界報界之索取者。」

因貪想黃袍，袁世凱遂至身敗名裂；但與老仍以英雄許之。袁氏才識過人，尤富魄力，與老固望

他能與中國，故竭力輔助，雖本心不贊成帝制，洪憲改元後，委曲求全，接受袁氏的委任，身兼國務卿與外交總長兩職。然當袁皇帝大封功臣時，與老辭謝封號，因他自認實在不是洪憲帝國的功臣。

「經過多次沉痛的考慮以後，我才決定盡良心之可能，步隨袁總統，我所以於外交總長一職外，也接受新帝制下國務卿一職，在我心裏已決定我行動的原則：我接受一切與我責任不相衝突的職任，然決拒絕利我私人的一切榮爵。」【註六】

因此當袁氏逝世時，與老在山海關，黎總統打電報催他回京，請他繼任外交總長，絕未以帝制罪人看他。他却回電要求一先決條件，參加協約國，對德宣戰，以挽回廿一條的殘局。因廿一條的簽字，常使他的心如鐵烙，黎元洪無心參戰，答以暫難照辦，與老遂堅辭不出。

【註一】中國最近三十年史蹟功甫編，商務，民廿二年，第一〇一頁。

【註二】Souvenirs et Pensées P. 67.

【註三】蘇拜訪與老日記（一九三九年七月廿九日）

【註四】國史讀本，印水心編，中華版，第十二冊，第九十九頁。

隨 錄 序 言

【註四】Souvenirs et Pensées

【註六】Souvenirs et Pensées P. 76.

一一一 簽約

民國三年十一月初，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奉召回國，與日外長加藤高明磋商，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件。十二月三日，日使奉令回任。十五日，日置益抵北京，次年正月十八日，入見袁總統，面遞二十一條件要求。中國近代外交最大的一幕痛史，就此開始。

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要求，是想乘歐戰正酣，在混水中捉魚。民國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奧國政府以皇儲被刺，對塞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八月六日，奧俄宣戰。而德國於八月一日，亦向俄宣戰。八月四日，德又與法宣戰。次日，英以德侵比中立，對德宣戰，戰火於是燒遍歐洲了。日本政府認為這是天假之緣，英、法、俄、德，既都無暇東顧，日本便可乘機向中國提出條件，脅迫北京政府，許以政治經濟的特權。

日本歷年來所經營的是在攫取東三省與蒙古，然因俄人的嫉妬，未能逞其野心。日俄戰後，日

本奪有中東南滿鐵路權，又霸取旅順大連兩港。然鐵路和海港俱屬租借租期不長，日本意圖長歸己有。山東半島遙對日本三島，德人曾圖山東，日本欲乘德國戰敗之機，承繼彼在山東之權利。福建一省毗連台灣，日本乃謀鞏固台灣，排除他國在福建之勢力。漢冶萍煤鐵公司，居中國中央，爲中國造軍器之唯一良廠。日本原已投資，現又想總握廠權。且中國在歐戰時，可謂已成沒有保姆之嬰兒，昔日自稱保姆的國家，今日都自保不暇。日本便想來單獨作中國的保人，以中國作其保護國。於是便向袁世凱總統提出二十一條的要求。

這種要求提出後，便造成了輿老一生的一幕最痛心史。

「日本駐華公使，那時請假一月，回國前，見袁總統辭行，言總統在日本友好甚多，可否代爲問候。總統欣然托他代候友好。一月後，日使歸任，入見總統，照例說些寒暄語，隨即謂奉政府命令，有一文書上呈。項城素長外交，立時說：『文書請送達外部，凡外部事彼不能直接干涉。』日使轉言道：『明日即遞送外部，現在呈上大總統，不過願大總統先翻閱一下。』項城說：『這係外交部事。』文書便放在桌上，項城未接受，但也沒有硬要日使帶回，以免過傷面子。日使走

後，項城翻開文書一看，乃是廿一條要求，大驚失色。下午四時，即打電話招我入府，我進總統府時，傳達人說：『請少待，因徐世昌剛進去。』世昌那時本在青島，大約他已風聞日使歸任，帶有文書，便星夜趕回北京，立即入府請見。傳達人剛報我已到府，項城即送世昌出府——他兩人乃同學好友。送了世昌，項城立即請我入內，問我已聞日使所遞二十一條件否，我答應未聞。項城取出文書，讓我讀一遍，請我當晚即召集外部孫（寶琦）總長，曹汝霖次長，交通部梁（士貽）總長會議。我回寓後，打電話請孫曹梁三位晚飯後到迎賓館（與老那時剛從瑞士趕回，寓迎賓館）因總統有命，須討論要事。

「孫曹二位是日本派，梁是美國派。日使從總統府退出後，往外部送遞要求書。這都是小國使節的舉動，原想欺騙總統，見不可欺，乃趕往外部。這可稱爲小人的奸行，國既小，人亦小，安得不做小事。」

「孫曹梁三位到後，我們即開會，由孫總長主席。我說明召集會議的原因，請孫總長說話。孫總長說日使尙未到外部遞書，他已與曹次長討論幾點鐘。他認爲日本是找到天造地設的

好機會，歐洲戰事正劇，自顧不暇，我們國內黨派正鬧得熱鬧，全國不能擁護中央政府，日本來勢很凶猛，竟敢直接向總統遞要求書，藐視中國到極點，他必是預備用武力來逼我們，孫總長說完，我請各人表示態度，對這問題究竟應怎樣答覆。我們那時只有兩條路可走：或是立刻接受，或是開會談判。不接受那條路走不通，因為只有強國才能走。孫總長說：「按我私人的意見，問題沒有談判的餘地，只有接受。」曹次長當然隨總長的意思，所以也主張接受。梁交長說：「不談判，就接受，在外交上沒有這種成例。我們應與日本開會討論，討論到什麼地步，後來再看。」最後我發言，以梁先生所說極對。所以四個人中兩個主張不討論，兩個主張討論。

「次日孫外長進府，報告昨日會議結果。項城說：很好。讓他考慮一下，再定。孫外長退出。項城即用電話召我，會面後，項城說，他也主張談判，請我出來主席。我堅辭以事情過難，自己精力不足。項城說：「精力不足，無關重要。你可在會議席上睡覺，我告訴曹次長如遇你睡覺，即告知日使不必見怪；因陸先生精力素弱，其餘我本人幫你的忙。」我乃答應負責主席。孫外長再見總統請示時，項城申明自己主張談判，當夜孫總長即上辭呈，請總統推我出任外長，項城告

以已辦妥一切。日使聞孫總長辭職，到總統府抗議，謂日本剛遞要求書，中國即換外長，明表心無誠意，日本政府將不承認此種舉動。總統答以日使看法適得其反，中國換外長正是表示誠心，換陸徵祥任外長，因他作事素有耐心，能一心與日本談判，如不信，可去問別國公使。日使出府，往詢使團領袖英使，英使答覆適如項城所說，日使乃報告政府，新外長上任，乃中國好意的表示。

「次日，日使來訪，言久聞總長大名，且總長爲著名外交家，能與總長開會討論，自感榮幸。我答以本人無長處，不過政府有命，遵命而已。我乃問日使願意何時開會，請他定日期。日使回言須總長訂日期。我說貴使奉有政府命令，大約以早開談判爲好，那麼明天就開會討論。日使問可否容許他提出意見，我答以凡是意見都可提出。日使便說談判會須每天開會，星期日也開。我說每天開會並無異議，星期日開會，外交上無成例，則不必。再者每天開會，我不能打消別國使節的會談。我上午接見外賓，那未會議只能在下午。日使答可以。我說每天下午五點開會，日使以爲過晚，主張從下午兩點開始，晚上也繼續開會。我說兩點開會，不成難題，晚上開會，我

的精力不足，一星期後，我必須辭職。」【註一】

二月二日下午三時，在外交部開第一次會議。列席人員，我方爲外交總長陸興老，次長曹汝霖，祕書施履本；日方爲公使日置益，參贊小幡西吉，高尾亨。開會後，日使說：「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條，用意爲敦睦中日兩國的親善。」與老答覆說：

「貴公使之言均了解，貴國政府所持親善主義，本總長極表同情。但以個人之意見研究而觀察之，此種條件，無論貴國政府是否因取消戰區或歐戰或總選而提出，在本總長不能無所感觸。親善一語，本總長素所主張，且極希望，在歐洲二十餘年，即以中日兩國爲遠東兄弟之邦，一切內政等事，俱思仿效，故親善二字，在本國政府及國民無不贊同，處處可講親善，事事可講親善，不必於此時提出條件，始得謂之親善。且條件之中，有懸案，有新案，如懸而未結之案，我兩國爲鄰近之邦，無論何時均可商辦。當伊集公使時代，所有長崎至上海之海底電線問題，及南滿鐵路通過國境三分減一納稅問題，本總長悉本親善之意，與之解決。又本總長在國務總理任內，曾聘請有何博士爲顧問，交通部並聘請平井博士爲顧問，故細加研究，在貴國政府無

不可以達到目的，在中國政府亦未嘗過於拒斷，隨時均可商辦，初非待提出許多之條件，始得達此親善之目的也。」【註二】

日本政府當時給日置益的訓令，在從速討論，每日開會，逐號商議。與老的政策，則在逐條討論，一星期開會兩次。日方意圖速了此事，免生國際枝節。中國意圖遷延時日，在會外求轉機。第一次會議時，兩方爭持不下。與老提出第一號第一條修正案，堅持討論；日使則堅請中國政府對全部要求發表意見。

「總長云：第一條貴公使如果同意，再逐次議及下條，否則，一條未了又提一條；或因次條意見不合，牽及前條，反於進行有碍。」

「日置云：總之，按號按條，欲先詢問貴國之意見，以後再行逐條商議。」

「總長云：此應請貴公使見諒。本總長於二十八日到任，二十九日拜外交團，三十日始行視事，時間甚少，未能詳加研究，如能再緩一星期，可以全部研究，再行奉告，可否緩至下星期二？」

「日置云：此事之內容，貴總長早已研究，奉本國政府訓令，每日開會；惟貴總長到任未久，

亦係實在情形，仍盼從速研究，急於進行。……

「日置云：今日自三點起，至六點止，三時間毫無進行，何時了結，殊難懸揣。貴總長如欲詳細研究，可否於研究後每日開議？鐘點由總長自定。」

「總長云：每日開議，并非反對。部中星期三日爲接見期，外賓紛雜。每日會議，事實上不能照辦。且精力亦不足，尙請諒之，可速了，否則不能進行。」【註三】

第一次會議後，中國政府採用兩種轉圓的手段。第一，派有賀長雄赴日本游說於元老間。第二，透露消息與報界。日本元老素不主張武力侵華，國際輿論也可使日本政府稍存畏忌，同時與老決意同日使咬文嚼字，寸土必爭。

二十一條件共分五號：第一號，要求承認德人在山東之權利由日本繼承。第二號，要求在南滿東蒙享有優越地位。第三號，要求合辦漢冶萍公司。第四號，要求中國沿岸港灣和島嶼不讓與他國。第五號，要求作中國內政與警察軍事之顧問，并要求在福建投資。袁世凱接到日使要求書後，苦心研究，逐條親筆批出討論辦法。二月五日開第二次會議時，與老發表對二十一條全部的意見。以第

一二號可以討論，第三四五號無法談判。後因日使催促，於二月九日，中國提出第一、二、三、四號修正案，對於第五號則堅持「碍難商議」。然日本志在必得，三月八日，日置益訪曹汝霖，聲明「會議遷延，日本國軍民，勢難再忍耐，若於數日內對於重要各條無滿意之承認，恐生不測之事。」【註三】然有賀長雄奔走於元老派之間，日本內閣凶餓稍殺。四月二十六日，日使提出最後修正案二十四條，務請同意；同時日本於山東奉天增兵，渤海沿岸派軍艦游弋，關東頒布戒嚴，日僑準備回國，空氣緊張，人心惶恐。中國於五月一日，也提出一最後修正案。而五月七日，日置益向外交部，遞送最後通牒，謂：「帝國政府因鑒於中國政府如此之態度，雖深惜幾無繼續協商之餘地；然終眷眷於維持極東平和之局面，務冀圓滿了結此交涉，以避時局之糾紛。於無可忍之中，更酌量鄰邦政府之情意，將帝國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號各項，除關於福建省互換公文一事，業經兩國政府代表協定外，其他五項可承認與此交涉脫離，日後另行協商。因此中國政府亦應諒帝國政府之誼，將其他各項，即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第四號之各項，及第五項關於福建省公文互換之件，照四月二十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記載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應諾。帝國政府茲再重行勸告，對此勸告，期望

中國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後六時爲止，爲滿足之答覆。如到期不受到滿足之答覆，則帝國政府將執行認爲必要之手段，合併聲明。」【註四】

次日，袁總統召集會議。副總統、國務卿、左右丞、參謀總長、各部總長、各院院長、參政院議長、參政、外交次長、府祕書長、院祕書長皆列席。開會前，英使朱邇典訪與老，勸中國最好接受日本之要求，以避危機，日後整軍修政，埋頭十年，可與日本一算舊賬。開會時，與老以朱使言告總統。袁世凱痛言只有忍受奇恥，接受日本要求，誓與國人羣策羣力，不做亡國之民。外交部乃連夜準備覆文，然以第五號福建一條。「日後另行協商」一句，與日館參贊小幡電話中爭論良久，直到晚上九點鐘還沒有結果。最後通牒的時間已過，日館一再催送覆文。最後與老發言：「此次交涉全由我負責，事到如今，亦無善法，將來協商與否，全視日後之情形。現姑照原文添入，以免另生枝節。遂入府報告，乃定議。」【註五】覆文由外交總長、次長、祕書長送交日使，那時已是五月九日午後十一點了。

五月二十六日，參議院開會，與老出席，報告這次交涉的經過。末謂：「我政府對於此次交涉，歷時三月有餘，正式會議至二十五次，始終尊重鄰邦之意，委曲求全，冀達和平解決之目的，不特我國

民所共知，即各友邦亦莫不共諒。惜日本或藉詞要挾，或託故增兵，終爲武裝之談判，致不能達此目的。……迨一經決裂，我國必難倖勝。戰後之損失，恐較之現在所要求，重加倍蓰，而大局糜亂，生靈塗炭，更有不堪設想者。在京友邦駐使，亦多來部婉勸，既與中國主權內政無損，不可過爲堅執。政府反復討論，不得不內顧國勢，外察輿情，熟審利害，以爲趨避。」【註六】

近日我閱讀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所載二十一條件交涉史，全卷凡三百二十幾頁，具載每次會議記錄，很明瞭與老當日所費苦心。辦外交的人最痛苦的事，在明知所談者爲喪權辱國，然而不能不談。於是自己嘔盡心血，和敵人口舌相敵，希望國家少喪一分權，輕受一分辱，但又知道自己這片苦心，不但不能得敵人的同情，還要遭國人的誤會。所以與老在二十一條簽字後，

「入見項城，項城說：『陸先生累了，可是結果很好。』我說：『精神倒也支持得了，不過我簽字即是簽了我的死案。』項城說：『不會。』我說：『三四年後，一輩青年不明如今的苦衷，只說陸徵祥簽了喪權失地的條約，我們要吃他的肉。』項城問外交上有何補救辦法。我說：『只有參戰，到和會時，再提出，請各國修改，不過日本能否阻擋，現在尙不可知。』項城說：『這句話於

今不可說。」我去見黎副總統，他說：「陸總長這次辦的很好。」我說：「實在不好。」他說：「外交上可否補救？」我說：「只有參戰。」他說：「這個更難。」【註七】

二十一條件簽字後，全國人心鼎沸，一輩青年，尤其憤慨，然最稀罕的是大家都攻擊曹汝霖、長和、駐日公使陸宗輿與章宗祥，却沒有人提到主席談判的陸徵祥外長。福建巡按使許世英、長江巡閱使張勳，且電請將曹汝霖正法，以謝國人。後來「五四運動」學生聯合會呈遞請願書，要求政府將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嚴懲，而老那時已在巴黎，充中國代表團的領袖代表呢！國人有識者大都明白與老不是親日派，他出來任外長，據理談判，實在只是爲國服務。且他用四月的工夫，耐心與日使折衝，竟能把條件減輕，又把第五號取消，已算有功於國；結果雖被迫簽字，那是國勢使然，罪不在他。王芸生曾評論二十一條件交涉說：「綜觀二十一條件交涉始末與經過，今以事後之明論之，中國方面可謂錯誤甚少。若袁世凱之果決，陸徵祥之磋磨，曹汝霖、陸宗輿之機變，蔡廷幹、顧維鈞等之活動，皆前此歷次對外交涉所少見者。若云錯誤不在當時，而在事前之撥弄及事後之忘形。」【註八】

【註一】錄拜訪興老日記（一九三九年七月廿八日。）

【註二】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王芸生著，第六卷第一〇七頁。

【註三】同上第一一四頁，第一一六頁。

【註四】同上，三〇七頁。

【註五】同上，三一三頁。

【註六】同上，三六四頁。

【註七】錄拜訪興老日記（一九三九年七月廿八日。）

【註八】六十年來之中國與日本，第六卷三九七頁。

一二三 和會

袁世凱既隨帝制失敗而憂殞，中國的政治乃轉入段祺瑞之手。段主對德宣戰，黎元洪主守中立。段乃要脅議會，黎遂免段職。張勳奉召入京調解黎段，不料他竟自謀復辟。段祺瑞復於馬廠誓師，再造共和，回任國務總理，遂於民國六年八月十四日公佈對德、奧宣戰。那時興老任外交最高委員會委員，也主參戰。後來王士珍代段爲總理，興老出任外長。不久段祺瑞復起，其後錢能訓又代段組閣，興老於三次內閣，歷任外長。故歐戰告終時，興老以外長出席巴黎和會，爲中國首席代表。

當參戰命令公佈以後，段祺瑞即與日本有西原大借款，又訂軍事同盟，且有山東問題之換文，對於膠濟鐵路之日本提議，中國駐日公使答文有云：「欣然同意。」興老出席巴黎和會，目的首在爭回山東的權利，然後乘機取消二十一條；然加上這一套參戰密約與換文，興老在巴黎，手脚被束。加之事前日本料到中國將走這一步，便先與美國有石井藍辛（Robert Lansing）之協定（一

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取得美國承認日本於中國有特殊利益。又與英、法、義等國，有五國諒解，保證在和會中，日本可接收德國在山東之權利。

我國出席巴黎和會代表共五人，與老爲首席代表，其他四人，爲王正廷、顧維鈞、施肇基、魏宸組。與老赴巴黎時，取道日本美國，藉以探視兩國政府的態度。日本政府聽說中國首席代表過境，乃盛情招待，想向與老賣人情。

「當我往巴黎和會時，我由東三省到日本，經過美國往巴黎。魏代表和我同路，帶有祕書三人。日本政府聞我要過日本，乃預備盛大歡迎。日皇將設茶會，親授勳章。外務省特派專車，南滿鐵路迎接，並命車箱加火；因聞陸使畏寒。登車後，車中熱度甚高，熱到二十餘度。我和太太并魏使等，都因熱不能睡。不料管火的車工，加煤後即熟睡，半夜炭盡火息。黎明，車中溫度降至零下五度。溫度轉變過快，被褥凍得好似鐵片。我醒來時，欲坐不能伸腰，頭痛，腰部有如刀割，乃敲車箱壁，請太太過來。我說傷了風，腰痛不能起身。魏代表與祕書等都到，太太以爲病無危險，只是須一些時候。車到瀋陽，即召名醫，英美醫生都不在家，乃召一日醫，用藥水按摸腰部，加棉

絮包裹，痛稍止，但不能移步。我在旅館與同人商議，是繼續前去，還是電政府請辭。太太與同人都說病勢並不妨礙旅程，且政府一時也找不到相當替代的人。同時政府又來電慰問勉勵，乃繼續登車。上下車都用轎抬。車到馬關，即電駐東京使館，通知日政府，我照醫囑，決不能赴茶會。茶會乃取消。抵橫濱，日皇派御醫來診視，早夜兩次按摩。日外務省特派專車接我進京。我在東京晤日外相，談話二十分鐘，在中國使館吃過飯，即回橫濱，起旋赴美。在西雅圖登岸時，周圍汽車甚多，我很奇異。後知因前不久，湯化龍在該處被刺。美政府乃派多數密探，沿途保護我們。美國招待也很好，各處都派專車迎送。【註一】

一九一九年正月十八日，巴黎和會正式開幕於凡爾賽宮。會場爲四巨頭所把持：美有威爾遜總統，法有克里孟梭總理，英有喬治首相，義有首相奧龍特。凡爾賽宮建於法王路易十四之時，路易十四騎馬銅像矗峙宮前。宮房作品字形，南北兩翼，拱衛正宮。南翼名「十七世紀殿」，北翼名「帝國與共和殿」，正宮名「十八世紀殿」。路易十四居正宮。綢帷繡帳，金碧輝煌，數百年後猶可見當時華麗之氣。宮後園圍數十里，噴泉交射，名花喬木，相映成趣。

「正月二十七日午後三鐘，五國會談。關於青島問題，先由祕書通知，並密告預備，囑祥暫避，先派他員前往，藉留餘地。法總理一時始來，通知祥，並通知顧王兩使出席。五鐘餘回寓，具悉日本在會竟然要求膠濟鐵路及其他利益，為無條件之讓子。交還中國一層，一字不提。顧使當即聲請會中關於膠州問題，應由中國陳說理由後，再行討論。會長允許。即晚顧使約某國（美國）東方股員晚餐密談，彼等同以為憂，屢詢膠濟路與日本有無成議，祥等不能不以實告。彼稱：我輩即以此為顧慮，今悉果有此事，我輩之幫忙，譬如脚下跳板，已經抽去，何以措辭。二十一條之簽字為強力所迫，世界共知。至膠濟鐵路之成議，出於中國自願，勢難更改等語。」【註二】

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乃展開外交戰，戰爭的情勢，絕似近年獨裁國家審判反動份子，在未開審時，罪名已定，被告者無論怎樣爭辯，判官們都是充耳不聞。日本堅決地要求引渡山東特權，美、英、法、義在戰時早已應許日本這項要求。和會討論這個問題，不過是一套法律排場；會中巨頭且都以為中國代表碰壁之後，定必退步。再不然，便由日本政府直接與中國政府交涉，不怕中國代表不屈服。但不料中國代表團竟屹立不搖。與老既沉著應戰，步驟分明；顧維鈞又精通敵情，王正廷也善

於運籌畫策。他們採納國內輿情，力爲國家爭一自生之路。

二月十五日，中國代表團預備山東問題說帖，送交大會；要求山東省之德國權利，直接交還中國。二月二十五日顧維鈞謁美總統。四月八日與老訪義首相。五月四日與老又訪比國代表與法國外長，然都以爲局勢已成，無法挽回。中國代表團又於四月間提出聲請廢除二十一條之說帖，同時且附以希望廢除不平等條約之說帖，然皆無成效。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三千人，遊行示威，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先後呈請辭職，教部傅增湘部長也引咎請辭。五月十四日，與老電詢徐總統，請示究竟簽字與否。電文云：「祥一九一五年簽字在前，若再甘心簽字，稍有肺腸，當不至此。惟未奉明令免職以前，關於國際大局，當然應有責任。國人之目前清議可畏，將來之公論尤可畏。究竟應否簽字；倘簽約時，保留一層亦難如願，則是否決計不簽。時間日迫，關係至鉅。聞見所及，合再瀝陳。萬祈速卽裁定，立速電示。」【註三】徐世昌竟於六月十日咨行參衆兩院，辭總統職。兩院院長李盛鐸、王揖唐、賈還咨文，挽請留任。十三日國務總理錢能訓又辭職，照准，由龔心湛代理國務總理。二十三日，訓令巴黎和會代表團簽字，而與老等則已決議不簽約。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凡爾賽和約簽字於宮中明鏡殿。

明鏡殿位於凡爾賽正宮後殿。殿爲莽沙工程師（Mansart）所建，長七十三公尺，闊約十公尺，高可十三公尺。殿壁鑲立十七方大鏡，殿頂飾以肋朋（Le Bun）大畫七幅，小畫二十二幅。遊人入殿，所見惟有光與色。畫色炫耀於上，琉燈輝煌於中，明鏡朗照於下。人在殿內，猶置身晶樓玉宇中，一身幻成數身。

六月二十八日，午後三點，協約國代表，禮服禮帽，齊集明鏡殿。經過半年會議的和約，於今由二十七國代表正式簽字。中國代表却缺席不到。同日與老與顧、王、魏四人聯名政府，引咎辭職。電文云：「此事我國節節退讓；最初主張註入約內，不允；改附約後，又不允；改在約外，又不允；改爲僅用聲明，不用保留字樣，又不允；不得已，改爲臨時分函聲明，不能因簽字而有妨將來之提請重議云云。豈知至今午時，完全被拒。此事於我國領土完全，及前途安危，關係至鉅。祥等所以始終未敢放鬆者，因欲使此問題留一生機，亦免使所提他項希望條件，生不祥影響。不料大會專橫至此，竟不稍顧我國家纖微體面，曷勝憤慨……竊查祥等猥以菲材，謬膺重任，來歐半載，事與願違，內疚神明，外慚清議。由

此以往，利害得失，尙難逆睹。要皆由祥等奉職無狀，致貽我政府主座及全國之憂。乞卽明令開去祥外交總長委員長，及廷鈞組等差缺，一併交付懲戒。」【註四】

不但「交付懲戒」談不到，連准予辭職政府也不能辦，而且政府還承認不簽字爲對；因全國反日情緒極爲激烈，各地民衆示威，焚燬日貨。乃於七月十日，外交部正式發表不簽字命令。奧國條約，則於九月十五日，參加簽字。同日，大總統宣言，中華民國與協約國一致對德奧戰爭終了。奧老卽由巴黎經義大利回國。

「我從巴黎和會回來，船到吳淞口，岸上立幾千人，打着旗。旗上大書『不簽字』、『歡迎不簽字代表』。船主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不明瞭民衆是反對還是歡迎。那是午後五點，我正在剃鬚子。船主託人告訴我，請加謹慎。我說他們既是歡迎，必然無事。趕到吳淞口的人，以爲我將在吳淞登岸，我們的船却直駛上海。吳淞口的人都已趕回上海。上海的幾位朋友走來歡迎，都不能近前，因岸上的人多極了。當晚我就乘車去北京。車站站長請見，言民衆都圍在車站外，可否讓他們進站。我說當然讓他們進來。我往火車站，一路水洩不通。巡警與祕書等，沿途大

喊，讓陸專使登車。登車後在車上出見民衆。他們喊說：『歡迎不簽字的代表。』我答說：『不簽字一事，我不知辦的對否；因政府命我簽字，我沒有簽。你們既然歡迎，我想大約沒有做錯。』民衆喊：『不用跟日本直接談判。』我說：『這一點請各位放心。我既沒有簽字，即是拒絕談判。』民衆乃歡呼。當夜，每一車站都有如山的民衆，願見專使，我因疲乏，已就寢，請魏代表接見民衆，代爲致謝。抵北京時，各使館人員來站歡迎，都沒有能够上前握手，因大衆擁擠異常。第二天，各使館又再來補禮致賀。

「但我到北京以後，山東人民代表，每日一隊往見徐總統，言因陸代表不簽字，山東人受盡日本人的報復，苦不可言。代表在總統府前，有號啕痛哭的，總統也無話可說，叫他們來找我。我答覆他們說：『對山東人民所受的苦，我自覺抱歉。自問實在對不起山東人，並且也對不起政府；因爲政府命我簽字。不過當我回國時，各地都表示歡迎。我不簽字，得罪了山東人，簽字，全國人受害，請諸位自加計較。諸位回去不必向人詳說這一切，只說陸代表跟山東人一齊受苦。』【註五】

「跟山東人一齊受苦，」與老便辭外交總長職，從此絕跡於仕途。後來雖再出任駐瑞士公使，那已是因在瑞士調養夫人的病，就地兼職而已。巴黎和會的刺激，較比二十一條件的刺激更大。二十一條件談判時，所感觸的是一個霸道國家的強橫。然而究竟是一個強國的霸道，不足動搖老外交家的信心。巴黎和會乃國際主張正義的會議，乃竟欺弱媚強，使我國無伸冤的餘地。與老於是感到世界正義終無伸張之日，而且國內南北之爭持，直皖與直奉之大動干戈，又使他感到國事也沒有可以樂觀的日子。於是便於民國九年十二月辭外長職，放棄政治生涯。

【註一】錄拜訪興老日記（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註二】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七卷，二二九頁——二四〇頁。

【註三】同上，三四九頁。

【註四】同上，三六七頁。

【註五】錄拜訪興老日記（一九三九年七月廿八日。）

一四 陸墓

倦於政治，並不是倦於人世。由政治的非法非理，更知愛惜人生，更同情受苦遭難的人。中國革命以來，內戰連年，每戰即增加流離失所的難民。又不幸有黃河之水天上來，却不東流入海不復還，常要放浪中原，貽患人世，人民隨波逐浪而沒者有之，屋淹廬破而失家者更多。與老倦於政治，脫身官場後，懷着一番惻隱之心，接受了賑災督辦之職。然而中國賑災，既有督辦官銜，賑災遂有官廳；有了官廳，慈善事業又與政治混合而爲一了。與老雖滿腔惻隱之心，又本基督愛人之旨，常想如杜工部所云：「安得廣廈千萬間，盡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但既有這種阻礙，也只好嘆有志莫償了。

既想援救別人出苦海，減輕他人的憂傷，自己的憂傷，也必求有所解脫。與老童年喪母，未蒙母教，喪母之痛，鬱積於胸。壯年留俄，慈父見背，未獲面訣，心尤內疚。因此他一生，常懷隱憂，自痛沒有克盡子責，常想稍補自己的過失。父母既死了，怎麼可以盡孝呢？許文肅嘗教他盡孝說：父母死，修墓營

葬，春秋掃墓，謹遵父母遺言，勿忘先人。可是他的祖墓位於滬濱，本身居官北京，春秋兩季，不克南旋掃墓。而且自料一生，將難移冢回滬，故決遷父母墳墓於北京，以便祭弔。

「我在北京既住了好幾年，乃思遷祖母及父母的墳到北京。可是中國風俗，對於遷墓他鄉，很表反對。我乃說，不是遷墓，實是奉養。我居官京師，父母在，必迎養至京，父母死了，遷柩到京，便於日常掃墓，這也是迎養。我在京不能南歸，以至數年不能掃墓，掃墓尙是小事，我願建一座相稱的祖墳。前日葬親，我是小官；於今既做了國務總理，父母之墳，不能不加飾。同仁中有許多反對的，徐世昌總統則贊成。他說『生於南土，葬於北望』。這在古書上也有成例。我乃在北京找墓地。」【註一】

墓地購於北京阜城門外三里許之石門，地廣六畝，位於利瑪竇南懷仁塋園的東南。墓地周圍繞以磚牆，高過人頂。牆有兩門，正門向北，門常鎖，色綠，上一十字，高可四尺。西方有便門，入門草地一方，可三畝，小孩成羣，戲草上。再前行，得一院落，屋五六間，修女居之，附設小學。過院落，入塋地，松柏夾道，幽靜清爽。塋地中心，一小堂。小堂下層墓室，墓穴三，葬與老祖母，父母。小堂上層有祭壇，壇側供與

老的父母遺像，堂壁滿刻當代名人：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康有爲等廿餘人的題字。祭壇後，一小室，室壁書有興老簡史。室內存有興老眼鏡一付，拉丁文師主篇一冊，銅製聖經模型一本。小堂正門外，兩側有石梯，門前屏以石欄，欄前一石碑，上刻「陸公墓」。趙爾巽所書「哭親碑」則立於小堂中。與老自己嘗註釋說：「先師許公竹簣嘗以舜耕歷山，號泣慕親古事，面命耳提，傳而不習，有違遺訓，爰立哭親碑於先墓焉。」【註二】

墓前設銅像一尊，作興老哭親形。「我在凡爾賽和會時，寓舍前有兩個法國兵看門。後來我買了兩個銅鑄的法國兵，釘在陸公墓門。法國兵替我的老人家看門，老人家必喜歡。我對夫人說：「我常常出門，不能每天到父母墳前拜掃，還是鑄一銅像代替我。」夫人以爲很好。銅像鑄完後，鑄匠請我去看。像作跪形，形態很好。我對匠人說：「像上少了一件東西！兩眼下該加些淚粒。」因爲陸徵祥哭親，哭必有淚。匠人遂於銅像上加鑄淚痕。」【註三】

遷葬的日期，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期前，與老親自到上海，將亡祖母和父母的遺骸，換裝新棺，由火車運往北京。遷葬日，徐總統與各部總長，以及各方的友朋，都親來參禮。憲兵與軍樂隊

儀仗奏樂，典禮莊嚴。與老心中記着「大孝尊親」葬禮的隆重，乃是孝子尊親的表示。

遷葬的第三週年，與老約請義大利雕刻家羅馬弱利 (Genseppe Romagnoli) 摹一古孝子救親銅像以爲紀念。「嗚呼！祭而豐，不如養之薄！生前未得侍奉，今日追悔何及。顧徵祥所不能已於此者，豈徒爲先父母歿後追慕之表示，亦以誌遊子風木之痛，將與銅像而俱永耳。」【註四】

古孝子救親圖，描繪希臘古代傳說中希臘英雄愛能雅 (Aeneas) 於火燒脫落亞城 (Troya) 時，肩父冒火而出。拉丁大詩人威奇里 (Virgilius) 歌詠其事云：

「父請興起上兒肩，

兒負父兮敢言疲。

不問福兮不問禍，

禍同罹兮福相隨。

小兒裘樂 (Julus) 攜余手，

助撒 (Crensa) 妻兮步步追，

僮僕謹遵余號令，
步出城兮一山堆。

堆上車肋（Cerer）一古廟，

古廟側兮古柏萃。

百代祖先保此柏，

此柏下兮我輩會。

父請攜帶祭禮器，

懷中抱兮神主牌，

突戰兒手血漬濺，

長河灌兮始敬鬼。

言畢鋪肩柔獅皮，

兩肩闊兮皮接頸，

屈獻余身受余擔，

裘樂兒兮攜手緊。

攜余右手踵武行，

妻隨余兮步相近。」

因自己常供職海外，不能奉養雙親，乃遵其師許文肅公所訓示，採納西方的精華，而獻之祖國。築墓葬親，中國古訓。與老便取西方之藝術，以行中國的孝道。亡父遺像，由俄皇御畫師特羅甫斯基繪畫。墓園建築，由比國工程師伏耳憂特督工，法國藝術家鑄哭親像，意大利雕刻家摹古孝子救親圖，再集中國名士文人的字綴於一堂，與老真可說是聯貫中西的孝道爲一了。故於民國十五年，夏詒霆謁陸公墓，書哭親感言道：「頃以公暇，率二女，謁公先墓。竊見其規模之善，締構之精，有不能已於言者。方今世風日下，異說橫行。承學之士，甚或自詡歐化，昌言非孝。然以公敷歷海外，垂數十年，孺慕之忱，乃老而彌篤。卽其經營先墓，凡夫一草一木，一椽一舍，亦悉爲至性真誠之流露，所蘊結而成。雖其孝思之純篤，本諸天性，然亦見吾國數千年相傳之孝義，實有足以貫古今，而中外，而未容或混

者。而近世淺見寡聞者流，乃動輒撫西俗之一端，置吾國之名教綱維於不顧者，其亦可以觀於此，而廢然思返也哉。」

民國十一年，與老在瑞士寫信向康有爲索亡父母墓誌銘，康有爲平生從不替人作墓誌，僅只爲陸公之亡母髮妻作墓誌兩篇。這次與老求文，他念昔日救命的大恩，乃不言辭。墓誌云：「徵祥使荷蘭時，康有爲將游俄，請徵祥爲入境文書，徵祥戒勿遊，曰：『俄許吾約，康有爲游俄，則捕之，執交中國。昔役俄使館時，親見約。若必游，請易姓名，乃止游。』徵祥使君乎，吾誤入俄，身首殊以歸中國矣。吾受大德，不敢以文辭。」銘陸公墓云：『老松輪困磊砢，屈巖阿也。芝蘭玉樹，生其根而交枝柯也。使相大營萬家塚，報罔極也。孝子孺慕，圖跪墓門，自責失子職也。談歐學而非孝者，視此宜式也。』

【註一】錄拜訪與老日記（一九三九年七月卅日。）

【註二】見哭親紀念明信片。

【註三】錄拜訪與老日記（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

【註四】見孝子救親圖。

一五 喪妻

興老的身體，從少就很瘦弱，易患感冒，時感疲倦。任外長時，袁、黎、徐、馮四位總統都囑咐各部總長，少麻煩他。興老也少出應酬，他嘗與北京十四個使館約定，每年他公宴使團一次，他到各使館赴宴，每年也只一次。他又好講衛生，歡喜運動，所以他雖羸弱，因時常休息，總還沒有弄出大病。他曾對我述他的北京生活說：

「我在北京，常喜歡講運動，時常在街上步行，手持手杖，一個人在街頭巷尾裏走。當時北京守衛官是張朝宗，他常乘車馬出巡，所以常見我在街頭。後來他對我說：『陸總理爲什麼一個人走在街上走街上不乾淨，人聲嘈雜。』我說：『就是去看看街上乾淨否？』他說：『陸總理用外交手段對付我了。』」

「我常親到郵局寄信。寄信人很多，我無法跟他們擠，讓他們先寄，最後我才近前。郵局收

信人說：『你不是陸徵祥嗎？』我說：『就是！』他大起驚慌，問：『總理先生，爲何親自送信？』我說：『要親自來拜望你。』他連說：『不敢當。』我去打電報，電報局職員問說：『你不是陸徵祥嗎？』我說：『你怎麼能認得？』他說：『看了報上照像。』我說：『就是。』他奇怪我不打發手下人來打電報。我說：『手下人不配問候你。』他連忙稱謝。

「因而我在北京，留有許多笑話。人家都說：陸總理沒有太太不吃飯，常在街頭走，自己送信打電報。」【註一】

他自己身體沒有大病，不料體壯身健的太太，倒在民國十一年，一病不起。醫生都說：「北京的氣候，於她的身體不相宜，應往歐洲養病。」與老便偕太太，往瑞士休養。住在羅伽那城的益達別墅裏。他當日沒有料想這次拜別祖國，今生再不重見故國的風光！

益達別墅面湖背山，境幽氣清。夫婦倆經過了十年的北京政治生涯，嘗過了弱國外交的辛酸，於今開看湖上風光，心頭別有一番清新的滋味。北京政府忽在這時，請他往巴黎，任中國駐法公使。剛嘗了一點世外清福，重又回頭入官場，未免太無意味，與老乃堅辭。可是好人多磨難，他昔日曾買

了一些法國政府戰時公債券，這時債券狂跌；夫妻倆忽感到經濟拮据，不得已，只好向政府請爲駐瑞士公使。政府乃調駐瑞公使汪榮寶爲駐日本公使，以興老繼之。

興老生來多情，心細，極講禮。對於夫人，且敬且愛。既缺子女，夫妻倆更是情鍾於一。培德夫人不顧中國人的疾視，甘作中國人的妻子。中國貧弱，遭人的輕蔑；夫人衷心愛中國，與興老無限的感激，且夫人淑操高，品德美，承有家傳軍人剛毅氣概。興老後來稱讚她說：

「博斐培德，承先人遺傳，生性剛直好義，守職不苟，堅毅卓絕。對於人生，眼光高，聲氣平，艱難磨折，從沒有使她胆怯心寒。貧苦不能奪她的氣，富貴不足驕她的心。培德生活簡樸，天真坦率。一心契合基督之道，信教誠摯，上事天主，下愛旁人。」【註二】

因爲她有女中丈夫的氣概，恰恰能夠調劑興老的生性。興老體弱氣虛，行動斯文，有彬彬君子之風。襯了夫人一副剛毅之氣，自己頓覺胆量旺足。慈母早故，他私心終身追求母親的護翼。培德夫人日後便成了他的母親，夫人本長他一歲，體格也較他健壯。

到瑞士後的第二年，夫人病勢加重，血壓高，腦衝血，醫生斷定無可救藥。

「我立時感到天主給我的打擊多麼重！只要一想不久就將訣別，我即腸斷心裂，捐棄了自己一身，以表示我的愛情，去照顧我親愛的病妻。」【註三】

一九二五年，公教聖年。興老因着夫人的病，往羅馬朝聖，覲見教宗。教宗庇護第十，一世贈聖年紀念章一枚。興老乃說夫人因病不克同來，教宗起身到櫃前，親手另選一紀念章，好好裝在匣內，轉身向他說：「這枚紀念章，是教宗親手贈與陸夫人的。」朝聖歸來，夫人病勢不減，然精神上得了很大的慰藉，心常平靜無慮。

夫婦倆明知不久終要訣別了，但不敢談身後的事。興老尤其覺得心事重重，不知怎樣開口。他這時常常想起先師許文肅的話：「若夫人去世了，擇公教的最古修會，進會當修士。」但是怎樣跟重病的夫人談這些事呢？一晚，興老閱巴黎時報，得一書評，介紹勒賽夫人（Madame Leseur）的日記、日思錄，和致無信仰者之書信。

肋賽夫人名依麗撒白，姓雅麗奇（Elisabeth Arrighi）一八六六年十月六日生於巴黎。性幽嫻，精於文學，德行純粹。二十三歲時，嫁與肋賽斐立克斯為妻（Leseur Felix）。肋賽斐立克斯

習醫，任法國殖民委員會委員，博學而無信仰，然鍾愛妻子甚深，不干涉她的宗教生活。夫婦倆沒有子女，常旅行以自怡。肋賽夫人婚後多病，日常忍苦以娛夫。待人接物，更怡然和悅，口不出怨言。朝夕獻自己的痛苦於天主，求丈夫重獲信仰。但口不與丈夫論宗教，暗思潛移默化之。一九一四年五月三日病逝，年四十有八。卒後，丈夫翻閱她的日記、日思錄等，遂得天恩，而幡然自悟，重歸公教。且棄俗進多明我修會，晉陞司鐸。肋賽夫婦的情況，不是與老夫婦的先例嗎？與老會向我述說：

「當我夫人最後一次臥病時，醫生告訴我，病已難治。我便打定主意，實行許先生的遺教，自己將進隱修院。既決定了入院，我想把我的主意告訴夫人，叫她知道自己死後，丈夫誓志不再娶，隱修終身，心中能有安慰。可是她所患的病是腦衝血，不能稍受刺激，醫生從未告訴她病症如何，所以我也不知道怎樣告訴她，常求天主默照。我素性喜歡買書，夫人病時，買書更多，為念給她聽。一天，我在報上書欄見到肋賽夫人的書目，介紹者並說明肋賽夫人的丈夫，現入多明我會，已晉陞司鐸。我心裏很驚訝，便問夫人見過她的書否？夫人說沒有。我便購買四種。首先選肋賽夫人的日記，每天念些給夫人聽。當念過數天後，我笑謂夫人說：『你看來可成肋賽

夫人第二；因你的品性很像她，我自己不知道能成肋賽司鐸第二否？夫人說：『我趕不上肋賽夫人。我雖信從天主，可是我的品性不如她。』當我出房，內姪女進房時，夫人便告訴她說：

『肋能 (Rene) (我的名字) 在我死後，要進隱修院了。』內姪女說：『肋能的身體素弱，一進院必病，一病就將死去。』我自外面散步回房，纔入門，夫人便說：『問候肋賽司鐸！』我回答說：『問候肋賽夫人。』我見夫人臉上現喜色。第二天，我請親戚四人吃飯。飯後，內姪女叫我到花園，力勸我不要進隱修院。自此以後，一年半的工夫，我的夫人再不掛慮自己的病了。先前，每次都問醫生，自己究竟如何。自從聽了我進修院的主意以後，再不問病況了。一天，報上登載肋賽司鐸當晚在瑞京演講，內姪女與夫人閱報後，故意把報斜豎桌上，為叫我注意。我進房，即見報，得知肋賽來演講，趕緊打電話購票，令售票者在講堂正中，保留兩個坐位。我問夫人，兩位內姪女中，可以帶誰去，夫人說：『帶瑪麗去，因她多明教理，且反對你進會。』演講畢，我趨前與肋賽司鐸握手。他一聽是中國公使，很驚異，後來他到比國聖安德隱院來看我。』【註五】

又是一年半，培德夫人病勢垂危了。與老請教廷駐瑞士大使馬里阿能總主教 (Mgr. Luigi

Maglione)【註六】給她行終傳聖事，頒賜教宗的遐福。夫人乃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安然謝世。與老遂辭公使職，於次年五月，伴送夫人靈柩到北京，葬於皇族助更墳園內（Tucken）隨着亡妻的靈柩，他也葬了自己的塵世生活。

【註一】錄拜訪興老日記（一九三九年七月三十日。）

【註二】T. T. Ion, Conference sur Madame Elisabeth Lesour. Auver, 1943 P. 15.

【註三】同上，P. 16.

【註四】與老後來請林翽譯日記與日思錄爲中文，於上海出版。

【註五】錄拜訪興老日記（一九三九年八月四日。）

【註六】後陞樞機，任國務卿，於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二日逝世。

一六 進會

培德夫人去世的當天，興老就去找他夫人的神師孟寧克教授 (De Munnynck) 告以自己打定主意，棄俗隱修，央請他指導。孟寧克教授爲多明我會修士，助賽司鐸也是多明我會士，興老似有意穿多明我會的白衣。但是許文肅的遺教，常留在他的心目中。許文肅曾說：「你選擇一個最古的修會，若可能，你就進會。」多明我會並非歐洲最古的修會，而且他天性喜靜，既打定主意絕俗，便要找一與世絕緣的修會；多明我會士入俗工作，與世相接。且許師的遺教尙說：「研究會士生活的秘訣，等你明白了這種精神生活的公訣，把握了基督宗教的精髓，你便把心所得者輸進中國，傳之國人。」那麼他要找一種修會，其精神生活，接近中國人的天性，易爲中國人所接受。中國遺傳的精神生活，加上這種修會精神，能自然地向上發展。興老在考慮幾個月以後，便決定進本篤會。

本篤會創於紀元後第六世紀。會祖聖本篤，約生於紀元後四八〇年。青年離家，隱入荒山，德名

漸著，來從教爲徒者日衆。本篤於蘇彼亞角山中（Subiaco）創隱院十二所。後因門徒多不謹守清規，尙有謀酖毒以飲之者，本篤乃捨蘇彼亞角登加細諾山（Monte Cassino）建立名聞天下的加細諾隱院。當本篤時，歐洲遭北蠻的侵略，希臘羅馬古文明，搖搖欲墜，有殘葉遭西風的慘狀。本篤會創立後，遍傳歐洲，會院林立。會士們奉祈禱與工作爲生活大綱；校抄古籍，開館授徒，墾殖農場，導化蠻族，故歐洲古文化能够一脈相傳，沒有被蠻族所毀，史家都歸功於本篤會士。【註一】

本篤會的組織，每座隱院獨立，自成一家。院長作一家的父親，稱呼叫「亞拔斯」（Abbas）。「亞拔斯」一名，源出新經。聖保祿宗徒訓導信友說：「你們所稟受的乃義子的心腸；因此能向天主呼喊『亞拔』父親。」【註二】隱院的誠條：重謙和、喜恬淡、愛誠樸、習以歌詠儀典，讚頌天主。日常生活規律中，包括很多儒家的道德。

定了進本篤會；但是選那一座本篤會院呢？在歐洲的國家裏，與老最愛比國。比國是他夫人的故鄉，夫人遺體葬於比京。在比國的本篤會院中，選那一座呢？他選了布魯琪的聖安德隱院。一九二六年冬，中國第一任國籍主教來比，安德隱院大行歡迎，且籌備在中國四川西山創立一分院。

聖安德隱院創於一千一百年，那時十字軍東征，與回族連戰於小亞細亞。福蘭公爵羅百（Conte de Flandre, Robert de Jerusalem）爲比利時西部諸侯，統軍守安弟阿基城（Antioche），回人困之，圍幾不能解。羅百向天許願，如得解圍，將於故鄉捐資造院，圍解生還，乃踐願建造聖安德隱院。院中經韻，日夕不絕，經六百年。第十八世紀時，法國大革命，焚燒堂宇，沒收修院財產，聖安德隱院於一七九六年，慘遭毀滅。後一百年，加冷院長（Dom Van Caloen）重興舊院。一九〇一年，大興土木，建設院舍。又十年，聖安德隱院已有一分院在非洲比屬剛果了。再過八年，中國西山分院也成立了。隱院南文院長（Don Theodore Nève）有志傳教，欲傳本篤精神於傳教區，故聖安德隱院，朝氣蓬勃，院士的精神生活很興旺。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日，興老葬夫人於比京。六月七日，往布魯琪聖安德隱院過聖神降臨節。後三日請求入院，蒙允諾。七月五日，正式入院，然仍留居迎賓館三月。三個月內，就地觀察本篤會士的生活，體驗院內的習慣。他的神師孟寧克教授會勸他做本篤會留院居士，南文院長則勸他成正式修士。興老聽從南文院長，於十月四日，行「更衣禮」入修士試習班。

去年十月四日，我作客聖安德隱院時，曾見一次「更衣禮」。半明半暗的大廳內，周圍立着全院修士，院長坐於正中高座。將更衣的青年，跪在廳中。院中執事，向院長聲請准與更衣，院長邀約衆人一齊祈禱。將更衣的青年，俯身於地，以示自己死於前生。起來時，即脫去俗服，從院長手領着會衣，週行與全院會士行親吻禮，新生於世外的家庭中，回身再恭聽院長的訓詞。

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中國前外交總長陸徵祥，俯身在聖安德隱院的地上時，他心中想着什麼呢？他想着苦讀的方言館，想着冰天無情的彼得堡，想着古色衰頹的北京，想着湖山明秀的益達別墅，他尤其憶念慷慨磊落的許文肅，憶念聰慧多情的培德夫人。在幾分鐘內，把五十六歲的生涯，順眼看過，埋之於心。立起身來時，他已換了名，他叫天士比德。身上已穿着由頸及踵的青袍，兩袖寬鬆，胸前直垂一青布胸帶，頸後掛一風帽。昔日向上翹的菱角鬚，向下飄的詩人鬚，都已連根不見了。南文院長訓話時，尙稱他爲「尊座」(Excellence)然這已是最末一次的尊稱了；以後院長將呼他爲比德兄弟。院長說：「尊座放棄了一段長久而顯貴的政治生涯，投身於本篤隱院的幽寂中，竭心追求天主。尊座今日所以加入我們的兄弟團中，目的在於此……尊座入院後，尙不失爲中國的

使節；在天主座前，我們中間代表東亞的偉大民族者，當然爲尊座。尊座爲中華民族，獻身於天主，以頌揚天主。」【註三】

當日來院觀禮的舊同僚：駐比公使王景岐、駐法公使陳錄、駐荷公使王廣圻、駐葡公使王廷璋等，眼見昔日的總長，忽而變了青衣的修士，他們真能看透這犧牲的意義嗎？本篤會規第三十三章說：「修士中沒有院長的許可，誰也不能授與絲毫，也不能以任何物爲自有之物。修士應一無所有，書籍椅桌，筆墨都不能據爲己有，絕對無自有之物。連自己的身體，自己的意志，修士都不能自己作主。一切應需之物，該向法院索求，院長所不許者，誰也不能有。」這就好比投胎再生一次。前生乃一王侯，今生復成乞丐，前生豐衣足食，今生連蔽體充飢的東西，都要向人討求了。爲什麼要這樣作呢？

「爲我的同胞們，另外爲我的好友們，很難明白是甚麼動機，我決意絕跡於俗世，葬身於歐洲異邦一公教隱修院中……我自己向前走，自己并不理會。說實話，我並沒有追求甚麼，也沒有求光明，也沒有求幸福，我僅僅勉力盡我之職。當我夫人去世後，我立刻感到孤單，我一生僅在這時，追求了一件東西，我求一退省時機。在退省中，我開始祈禱，我有意尋路走入仁慈天

主的宅中。我尋路時，心中緊緊記着許文肅公的遺教：『當靠自己，勿靠旁人。』同時也記着先父一生『靠天』的遺訓。我那時既無父，又無師，又無妻。我只有一心靠天主，一心靠自己。仁慈的天主引我前進，我進到了修會的生活中。」【註四】

然而他爲甚麼決意做隱修士呢？二十七年之久，他與培德同擔了外交生涯，共負了人世折磨與光榮，共享了夫婦情愛。一旦培德夫人訣別了，魂返天鄉，永遠歌頌天主，永遠生活於愛天主之情中；與老也即死於以往的生活，也從塵世中躍出，鎖身於一隱院中，以後他也將日夜歌頌天主，也將生活於愛天主之情中。他雖然還不能面朝天主，不能面見培德；但他知道又與培德共度一樣的生活，彼此又團圓了。

「死亡把我們倆分離了，修會生活又使我們倆重行團圓，團圓而不可再分。她監臨我，我伴隨她，也替她祈禱。她從上看我，我從下望她。我倆之中，絕無間隔。」【註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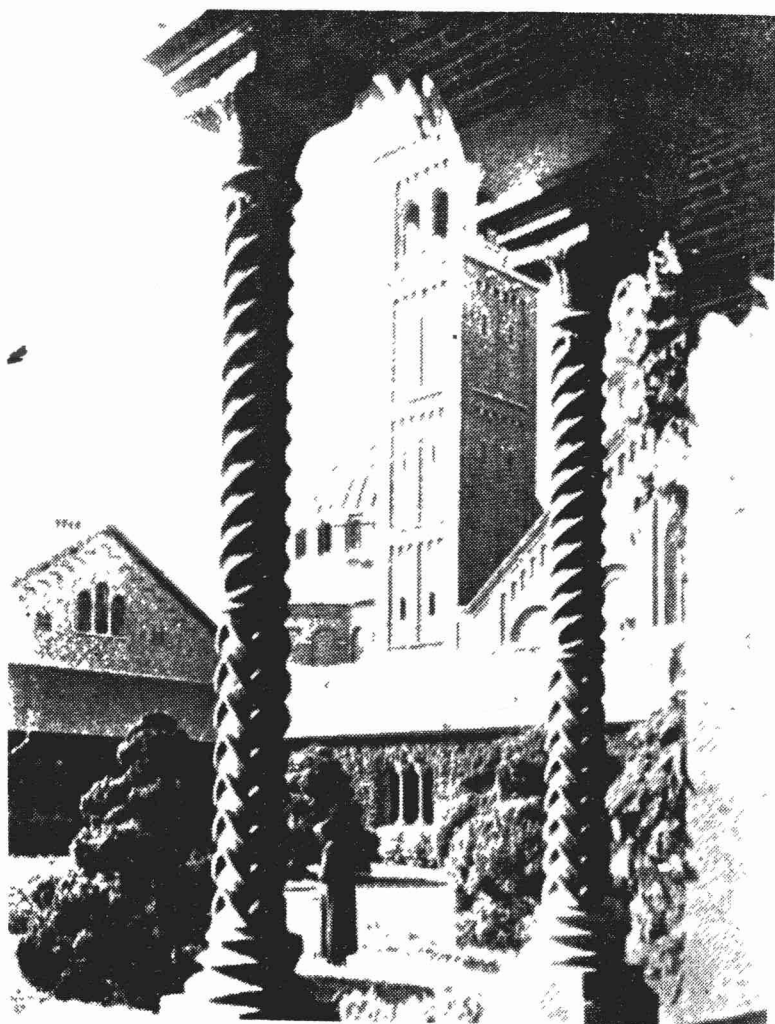
【註一】參考陸徵祥言論集：本篤會沿革史。

【註二】本篤會規第二章。

【**柑川**】Bulletin des Missions, Abbayé St-André 1927 oct.

【**柑田**】Souvenirs et Pensées P. 123. 127.

【**柑田**】Souvenirs et Pensées P. 123.



聖 安 德 隱 院



陸徵祥晉鐸後與來賓合影

一七 修士

一九二八年正月十四日，試習期滿，與老入初學班。

本篤會規第五十八章規定初學班說：「立一年長，而能得人心者爲初學導師。導師應細心觀察初學修士，另外看他們是否誠心追求天主，是否喜行神功，喜歡聽命，喜歡忍受羞辱。明明告訴他們，事奉天主之路，難而且艱。若是他們許下堅忍不拔兩月以後，可以把本會會規講給他們聽，警戒他們說，這就是你們將要守的規條。若能遵守，就進會；否則可以自由退出。若再能堅忍，仍就初學院，用百般折磨去試驗他們。過了六個月，再講會規，使他們明白清楚將來該守的規條。若再守志不退，過了四個月，第三次重講會規，經過了成熟的考慮，初學修士若許下忠心於會規，遵守一切規條，那時便可收他進會。但同時他也該知道按會規所定，以後他再不能自由退出會院，也不能擺脫規律的桎梏了。」

初學的時期，所以共爲十二個月。在這十二個月內，初學修士要像學步的小孩，學習一種新生活。隱院無論大小，自成一天地。在這天地中，一切生活習慣，都與外間的天地不同：行動各別，看法互異，思想分道，好惡相反。初學修士要改變自己的頭腦，要洗刷自己的心緒，要使自己的精神跟隱院的精神相符合。可是要一個人澈底改頭換面，談何容易！而且在內修方面門徑很多，初學導師採取各種辦法，教導門生，漸登精神的堂奧。在這些辦法中，也有所謂「用百般折磨去試驗他們。」

興老年已五十六，忽列初學修士之班，一班共十人。凡一個青年失學，老年插班求學的人，每次上課，每次是一樁痛苦。銀髮雜在紅顏少年中，并不受尊敬，且受輕視。一個年過半百，身歷三十年宦途，官至國務總理的人，今日跟九個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同班受訓。九個青年很知道尊重他，但他要緊每時每刻，勉強自己，忘記以往，自認做無知的少年。

初學所學的，爲精神生活的理論，與每天修會生活的習慣。同班初學的青年，都生於信教的家庭，幼受庭訓，長入教會學校，故都深明教義，於精神生活的理論容易領悟。青年性柔，生活尙無成習，對修會規則，易於承受。興老受洗雖已十六年，雖常實踐教會倫理，然固未曾深究教理。今日初學自

覺落於人後，自慚而不好向人說。半生經歷仕途，生活習慣已成，驟想改弦易轍，自覺格格莫入。與老在這一點上，所感覺的精神痛苦，若沒有非常的毅力，決不能心中坦然。

按照會規，修士不得執一物爲己有。住室由院長指定，用具由執事分發。紙筆自經理者領取，衣服每週換洗，飲食大衆同堂。與老昔日雖非富豪，然一生任外交官，陋室，小旅館，還不肯住。休養時有湖濱益達別墅。今日，手無分文，身無長物。古語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現在豈但是由奢入儉而是由富入赤貧了。若不是舉眼長看耶穌神貧的精神，單靠人力，必定心懷懊喪。

按本篤會規第三章：「修士放棄自己一切的東西，犧牲自己的意志。幾時一聽院長的呼喚，立即放下手中尚未做完的事，捷足奔赴，行事惟長命是遵。要使長上發命，屬下人順命，因敬重耶穌之情，桴鼓相應，絕無參差。」無長命不能授受禮物，無長命不能信札往來。入經堂後到者，須向院長稟明理由。進飯廳晚來者，須跪告院長爲何晚到。一言一動，不敢違背長上。與老少年留俄，日聽許文肅之訓令，居北京常遵袁世凱之指揮。但他也曾身爲人上，職任總長，發號施令，役使屬員。今日乃居同院之下，爲一初學者，人人皆得而使之。拋棄私物易，拋棄自己的自由最難，作了人上再作人下更難。

興老却安然處之，常稱院長爲父親，言聽計從。耶蘇嘗說自己來世非爲役人，乃爲役於人。興老從今以後，常記着這句訓詞。他完全忘記自己是總長或公使，只知道自己是天士比德修士，而且還是一初學之士。本篤會規第二章，嚴禁院長接待修士，擅分高下。爲奴者入院和爲主者入院，地位相等。會規第三十四章又規定：「修士的用品，一律相等，惟因病另有需要者，可按所需，另請長上分給。」中國前國務總理成了本篤會修士，居心想作一完全修士，他決不求破格的待遇，院長爲玉成他的聖德，也並不另眼相待。

當修士們列隊入經堂時，大家青袍闊袖，袖手徐行。你見一斑白的中國修士隨衆而行，你決不想他有什麼奇異之處，也決不想他就是半生高官的陸徵祥氏。在飯廳裏，兩行長方的木棹，沒有桌布，沒有酒杯，桌上只有盛水的瓦甕。你見坐在後排的長桌上，一位戴着眼鏡的中國修士，那就是前外交總長陸徵祥氏。他同旁人一齊喝清水，一齊啃麵包！

本篤會規第七章訓誡修士，勤修謙德，篇章最長。從慎獨以敬天主，一直到虛懷若谷，益於面貌，條分謙德爲十二級，修士應該拾級而登。興老嘗名住室爲「慎獨齋」，孤居獨處對越天主。言常輕

聲，接人必笑迎，謙謙君子之風，使人心折。昔日他曾受四十餘勳章，今日都已獻之教宗和院長。新聞記者來院相訪，追問往事，他只談先師許文肅公軼事，語不及私。

不僅不談往事，平素開口說話也很少。在一百餘人同居的聖安德隱院中，白天黑夜可以聽到風摩樹葉聲。修士交談，低聲相接。一九三九年冬，我第一次在院作客九日，覺到院中清涼澈骨，並非中夏的涼風，乃是院中的清寂。與老半生常週旋於宴會之中，於今日四週綠樹青蔬，長日靜默，在默思靜坐中，塵思俗慮，自然一天天消除盡了。

消除了世慮，心可常對天主。本篤會的特色即在歌唱聖詠，勤行禮儀。每晨四點入堂歌唱早課經和讚美文。八點再入堂唱晨經，已經十點又唱午經，未經，然後行大禮彌撒。午後五點唱晚課經，八點半唱夜經。我在聖安德隱院作客時，最樂意者，是在經堂靜聽修士們唱聖詠。「額韻」譜調，悠揚極似中國古歌。百餘修士歌聲起落，疾徐若一，聲幽而氣清，人心煩慮，逐漸掃除。聚神思維聖詠詩意，神隨歌調，飛近上主。在晨光未出，堂週尙暗之時，修士們唱聖詠說：

「寤寐思服，主恩罔極；雖在重圍，何所用懼。」（第三首）

「嗟我良朋，盍興乎來，向主獻歌，歌聲和諧。」（第九十五首）

「心魂困欲絕，徒此長呻吟，夜夜暗流淚，牀褥溼秋霖……我泣主已聞，有禱必見納，有感豈無應。」（第六首）

「賜光明於吾目兮，庶免昏睡而長休。豈可使彼敵人兮，幸吾災而樂吾憂。」（第十三首）

天快亮了，晨光熹微。修士們唱聖詠說：

「神樂蘊心，頌聲發脣，味爽鼓瑟，喚醒清晨，謝主之德，詠主之恩，以傳萬國，以造生靈。」（第一百零八首）

午正了，天地顯於人目，浩大莫測。修士們則唱聖詠說：

「浩浩其天，淵淵其淵，心感我主，仁澤綵綵，誰宜詠此，普天羣賢。」（第一百零七首）

「一心崇吾主，爾乃天地王……浩浩且淵淵，玄德不可方……信手行布施，羣生慶豐穰。」（第一百十五首）

日將西沉了，人覺生命何其迅速。感愧無所建樹，尤懼作有罪孽。修士們唱說：

「子心之戀主兮，如麋鹿之戀清泉；渴望永生之源兮，何日重觀天顏。人間爾主安在兮，朝暮涕淚漣漣。以涕淚爲飲食兮，吾主盍亦垂憐……子嗟子心胡爲乎鬱悒以悲苦兮，何不委身於天帝。望天帝之莞爾兮，若久雨之新霽。」（第四十二首）

夜晚了，將閉目就寢，在入房以前，修士們向天主說：

「舉目向青山，悠悠望天顏。偉哉造物主，吾心所仰攀。有主作金湯，小子復何患！爾立主扶持，足跟誰能移？爾眠主守護，眷爾如嬌兒，佑爾無朝暮，更比慈母慈。慈母有時倦，爾主永不睡。」

（第一百二十一首）

伴着天主入房上牀，明晨再醒來歌頌天主。興老最喜愛聖詠儀節。老年因病不能入堂，在房中裝置無線電收音機，聽修士們的歌詠，隨着修士們唱經，以陶情適志。聖詠乃他一天的思路。在這思路中，他踏過修士生活的層層困難。

「我進到了修會的生活中，在每一樁事開始時，常遇有困難。天主常向我說：『你真能够柔和順命，做我所要求的一切事嗎……』我有什麼可以回答？」

『我勉力效法聖若瑟的柔和順命。』【註一】

他雖年過半百，能柔和順命似青年。在初學裏澈底把一個外交官改成了一個修士。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初學期滿，他行立誓發三願禮。發願絕財、絕色、絕意。又誓許不更移院舍。再三年，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五日，又立誓發終身三願，終身永留本篤會院中。

【註一】Souvenirs et Pensées P. 127.

一八 生活

「祈禱作工」(Oratio et labor) 是本篤以這句話作會士的標語。本篤會修士不祈禱便作工，或更好說：祈禱又作工，作工兼祈禱。真老出身寒門，從少習於勤苦。在俄京使館時，一人兼做幾個人的事。任外交總長時，每天先部屬到部。後來陪夫人在瑞士休養，又是手不釋卷。今日成了本篤會的修士，勤奮的精神，老而益堅。清晨四點隨班入堂，歌頌聖詠默思主道。日間攻讀拉丁，研究神學。老年治學，很有缺乏記憶力的苦惱；但是他能遇事不急燥，把往年談判二十一條件時的磋磨精神，用之於晚年求學，雖不見如何進步，還是埋頭苦幹下去。

他平日一舉一動，都表示心中沉靜，遇事有耐心，有秩序。昔日在北京時，親自到郵局送信；於今自己收拾房間一書一紙，秩序井然。各方友朋的來信，片紙不棄，分夾於紙套內。一九三九年夏，他曾示我四夾套：第一套內有國府要人與駐外使節的信件。第二夾內有許文肅公的墨蹟，當年許師寫

給他的片紙隻字，他盡數謹慎保留。第三夾內有馬相老百歲壽慶的文件，還保有孫總理的紀念物。第四夾內貼有他從第四等翻譯官升到欽差的各種任命狀。今年他安葬那天午後，我到他書房，檢看遺物，見所存友朋來函，可數十夾套。當年他晉司鐸時，各方贈送屏聯極多，與老件件保存於適當之地，選擇贈品中最親者懸之室內。

他願避世，世不願避他。四十年從政的生涯，所交朋友，廣遍天下。進院後，各方又多慕道的後進，傾心求教。故他的日記冊上，盡記着每天收發的信件，來信必答，中西文常是親筆。我從一九三六年開始與他通信，那時我還是初出學校的一個小小學生，口角尚帶孩子氣；但每發一函，必得他的回信，有時我們每月要通信一回。在他的日記冊上，保存着這記錄。他虛心待人，彬彬有禮，雖在極輕微的事上，也想到周到，絕不肯輕忽。

跟他信札往返最多的，還要算他昔日的一個老僕劉長清。長清侍與老多年，與老待他情似父子，信中常暢說心中所欲言。一次寫信說：

「我在院中，天天爲當局祈禱，冀其得有能力，根本覺悟；抑制意氣，愛衆親仁；信任老成，注

重教育，以培國家立命之源。天天爲國民祈禱，冀其能有能力，深明利害，仁愛和平，安於義命，萬勿附亂，以維持世道人心於不敝，而固國家生命之本。天天爲我親友祈禱，冀其得有力量，以維持世道人心爲己任，闡發道德之精義，正己化人，由近及遠，漸推漸廣，而爲國家養命之助。天天爲汝及汝家祈禱，冀汝及汝家得有力量，敦睦和愛，同心同德，勤做事，少說話。本孔子入則孝，出則弟，汎愛衆而親仁，敏於事而慎於言之訓，以興家業，而爲親友鄰里之模範，共成爲好國民。」

【註一】

在外國而談中國修身治國之道，研究神學而講孔子的倫常，可見與老又重溫了青年時所熟讀的四書，又再翻了方言館所讀的聰訓齋語和了凡四訓。然而他在神學上的成就，已很可觀，而於神修之道尤能窺其堂奧。知道以自己的苦行，補他人之不足。

「今晨四時進堂念早經時，忽有感動，殆我主有所默啓耶？祥初入聖堂，鐘鳴四下，適在念『苦路經』時，身心悚然，神往祖國。想到南京、北平、廣州、福州等各城，上海、漢口、香港各埠，熱鬧世界，花天酒地，以夜作晝，烟酒賭博，樂而忘返。祥在院中念『苦路經』，爲彼等祈禱，求天主默

啓彼等，加以自愛。祥遵守院規，終日默靜，不發一言；除午飯、晚飯後，散步片時，間得與同院修士談話。想到祖國，出言不遜者，或忤逆父母，或冒犯長上，或反抗政府，或藉通電以十罪相加，或在街頭以尊長相侮辱，祥在院中念『聖母經』爲彼等祈禱天主，默啓彼等，加以自重。祥已發願，恪守神貧，所衣者黑色布服，所食者足充饑止渴耳。室內一桌、一椅、一榻，除經典書籍外，一無所有。有出外旅行（此次赴魯文傳教會早期會演講）搭三等車，與工人同坐。想到祖國擁資百萬，或數千萬，揮金如土者，衣錦食珍者，祥在院中念『天主經』爲彼等祈禱，求天主默啓彼等，加以節制。祥已發願，惟神長之命是聽。凡一出一入，一言一動，發一函，見一客，均須得神長之許可。兩餐之外，不得進食。日間不得隨意入室休息。想到中國軍閥跋扈行動，學生罷課運動，工人罷工運動，何等隨意自由，擾亂社會秩序，妨礙公共安寧而不顧。祥在院中念『天主十誡』爲彼等祈禱，求天主默啓彼等，予以人格。以上四端，爲今晨念早經時感想所及者，爲先生（劉濟卿）述之。【註二】

更衣禮時，南文院長曾謂與老入院後，尙不失爲中國的使節，在天主台前代表中華民族。他便

把自己一天的修士生活，用之爲祖國，每一行動代表一派中國人。自己所行，雖卑微不足道，但願以耶穌之心爲心，求天主默啓國人，能够自重自愛。

本篇會規第七十二章，論修士的熱誠說：「世上有一種傾向作惡的熱誠，使人背離天主，淪墜地獄。世上也有一種爲善的熱誠，使人脫離惡習，歸向天主，誕登天國。修士應以極誠懇的熱情追求這種爲善的熱情。故修士中該彼此禮貌相讓，身有疾病，精神困乏，則甘心忍受；彼此競作下人，互相聽從，有益於己者不取，而讓於人，泛愛親仁，敬主慕主，親近院長而自謙自卑，於基督之上，絕不愛他物。」

每晨夢中驚醒，鐘聲繞星月，涼水濯面，與老並不須思索當日的事務。許文肅曾教他，前晚把次日該做的事，分條寫出。晨起再看前晚所寫的條目。於今每早他看會規的第七十二章。章文卽是他每天生活的大綱。

睡眠不足，仍勉強而起，這不是追求爲善的熱誠嗎？比國天氣長年多霧，潮濕侵人。與老素日瘦弱之軀，乃時櫻疾病，他便實行甘心忍苦了。習於外交禮儀，舉止文雅，於今接待本院會友，也多禮讓。

了。拋却高官厚祿，豈爲爭修院的一桌一椅？日常用物都讓人家先取，不與人爭了。自視於神學於內修，爲一後進之士，便尊敬同院會士，自居人下了。尙可享世福而不享，投身隱院，所求者惟天主耶穌，他心中所念者，沒有一物在耶穌之上了。

晚晌，他動手要寫明天該做的事時，他手上又拿着本篤會規，重念會規的七十二章。

肋賽夫人的日思錄中有一條說：「余決使每日行事，成爲全部生活之縮影。始以祈禱，卽深切之心禱，其次則爲補贖，忍受日常之苦難，另做苦工。關於此點，每日飲食上之克苦，亦不可忽略。最後，則行謙遜，而恆久之仁愛工夫，卽待人當良善而溫和，與人談話，宜作一適合於各人靈魂上光景之言語是也。」【註三】

這一條也就是興老的日思錄，他嘗作一七律云：

「每日清晨領聖糧，謝父謝子謝神光。

但求處處田禾熟，惟禱人人壽命長。

國有賢良安社會，家無忤逆慢爹娘。

四方平定干戈息；
我雖苦修願亦償。」

【註一】陸徵祥最近言論集第二〇九頁。

【註二】致天津益世報總經理劉濬卿書（同上，第一九七頁至一九八頁。）

【註三】林麴譯，第一七七頁。

一九 慕廬

第一次我去拜訪與老時，見面後第二天他說：

「久候駕臨，很想見一面。歐洲交通便利，只是我自己不能出門，我不會在外旅行一天，有時僅只到北京找醫生。隱院這邊很清靜，我喜歡聽鐘聲，喜歡入堂隨班唱經。出外半天就想隱院我的『留院』(Stabilité)真不只是一生，也不只是一年，或一月，乃是一時一刻。」我笑答說：「神父實行本篤會的精神，可說是到了極處。」【註一】

二十一年的工夫，與老只有兩次離開隱院。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軍強佔了隱院屋宇，修士被迫他遷，與老無法留居院內。去世前一月，臥病醫院，他竟死於院外。

聖安德隱院處比國西部布魯琪城之近郊，距城約十里。布魯琪城之藝術，著名於中古。畫家魯班史 (Pierre-Paul Rubens) 名聞全歐，造成一風格。遊者今日過布城，尚可欣賞哥特式建築的

精巧。出城向東北落歡鎮沿汽車道行，道傍田疇相接，間以森林，秋時田中多植菜蔬。林中別墅精舍，紅牆黑瓦，出沒樹際。步行一小時許，靠右得一小路，路傍樹上釘一木牌，牌上書聖安德隱院。捨汽車道轉入小路，前行數百步，可抵院門。隱院無門牆，無山門，週圍平曠，森林圍繞。入院，迎面有迎賓館。出迎賓館門，得一院落，庭中雜植花木，庭週繞以走廊。前廊側有隱院集會大廳，後廊側有飯廳，左廊側有經堂，右廊側有圖書館，圖書館兩側有門通入後進院舍，院舍爲修士住室。與老住室兩間，一書房，一臥室。大戰以前，書房位樓下，臥室位樓上。大戰後書房臥室，並在樓下。房間長可一丈，闊可八尺。與老廿一年的光陰，就消磨在這兩間房子裏。

在北京陸公墓側，與老建有樓房數椽，作暮年養老之計。欲偕培德夫人居之以終天年。塋園中且造有墓穴二，一爲培德，一爲己身，然而天主之計劃，常反人之所計。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節，晨七時，祥進堂跪領聖體畢，神往祖國，追念先父母暨先師許文肅公，而復追念先室培德。竊維生平素願，本期攜眷回國，築廬於先墓之旁，慕親事親，以卒餘年；詎料上主不我許，命我入院苦修，昭示我主原意，俾我以衰老餘生作祭品，

供獻於我在天大父之前，敬謝上主賜我一生之特寵。今日既蒙默啓，祥敬謹承旨，遵命而行。卽以慕先人者慕主，事先人者事主。故先墓旁之「慕廬」一變而爲修院中之「慕廬」也。述其緣起，以告來茲。」【註二】

二十一年寂居的小室，取名曰慕廬。昔日休養時的別墅，取名益達，以敬培德夫人的母親。老年退休，本想得一幕廬，廬於先墓之側，以懷先父母。於今既終老隱院，乃以「慕廬」名住室。日居室中，以慕先人之心敬慕天主。「益達」「慕廬」「慕廬」同歸一個孝字。

在考方言館時，考官常奇他熟讀了四書，竟以熟讀四書而入學。這一冊熟讀了的四書，日後也使他成人，最後還使他進德。孔門之孝，爲與老一生精神之所繫，老年加以耶穌之孝，他卒能超凡入聖。

儒家的倫理，以法天爲基礎，因天爲人之所自出，沒有天卽沒有人。然天之生人，孕於父母；沒有父母，也不能有人。故人之出生，根於天而源於父母；人之報本，報於父母，而歸於天。認父母爲天主代表，敬父母以孝；故孝道如考經所說：「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

法天雖爲倫埋的高原則，然高高在上，一般人不懂。一個孝字，平易近人，匹夫愚婦也可入門。孝字便成了倫理的標準。凡是一切善事，都稱爲孝；一切惡事，都爲不孝。與老最看重這個孝字，曾印有「嘉興許竹篋先生立身一字訣遺訓。」所謂一字，就是孝字。

「文肅辦事提綱挈領，所謂擒賊先擒王，不取枝枝節節的辦法。保存國粹，獨取一孝字。緣此一字，包括禮義廉恥。……文肅訓練中常引舜，故以舜代堯，教小兄行舜之行，言舜之言，服舜之服。其意欲養成一孝字。小兄以遠在俄京，未克躬親奉事父親，何以盡孝道。文肅說，盡孝之道多矣，繁矣。對長官服從，對朋友和睦，對下人友愛，就是孝。作事誠實，言語謹慎，行爲端正，就是孝。你父親在天津，多寫家信，有朋友回國，託帶紀念品，就是孝。不獨對生你的父母，處處事上可盡孝道，對已故的先父先母，亦是一樣。你的母親，現已故世，將來回國，擇地安葬，建立祠堂，按時掃墓，就是孝。……孔子稱贊舜說，大孝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壽。我想來想去，最合算是做孝子。我們兩人不必多說，只要多做。今早說，今早就做。你從今日起，就做孝子，以孝子居心，我從今日起，即以孝子看待你。上海城內，出過孝子否，你可託上海同學，在縣志上查查可知。我想你

做一個『陸孝子』是我心裏所期望。且可一舉三得：能得高位、厚祿、長壽，豈不甚妙？你就去做吧。文肅說畢，鼓掌不置。此一番話，常在小兄耳鼓中。由耳鼓中發現出來做成了陸公墓。文肅以位、祿、壽誘小兄，小兄竟竊得之，自愧自笑。年逾六旬，亦可謂壽，至位、祿，自不庸說了。小兄今日追述這番話，心裏盼國人都做孝子。在戰場必忠勇，在政府必盡職，在社會必正派，在家中必盡本分。雖有強鄰，我亦何懼哉！……文肅本有吃苦二字訣，此乃孝字一字訣，爲我弟述之，可告後輩，試一試，亦無甚喪失，且可大得世福。」（致劉蓋忱書）

遵行許文肅的孝字遺訓，與老孝出真誠。住房裏，常掛着「哭親碑。」翻印亡父母的遺照，分贈友人。隱院住室名曰「慕廬。」每天思慕天主，兼以思慕先人。

然而他在「慕廬」中所思慕的，是「以慕先人者慕主，以事先人者事主。」慕主高於慕親，事主高於事親。孝父母之孝，一變而爲孝天主之孝。許文肅的儒家之本性孝道，一變而爲耶穌的超性孝道了。

公教教義的真髓，貫注於一愛字。全心、全靈、全意、全力以愛天主，爲着愛天主而旁愛衆人。天主

乃我們的大父，我們人都是天主的義子。我們每天唸耶穌親口教授的「天主經」云：「在天我等父者，我等願爾名見聖，爾國臨格，爾旨承行於地，如於天焉。」

耶穌豈但教我們唸「天主經」，他實行引導我們愛天父。耶穌一生的言行，其動機，常在孝愛天父。與老去世前的絕筆小品文，「孝字章註解」說：「夫孝爲百行之先，孔門之明訓。耶穌降生，遵聖父之旨，成大孝之典型。」卽是發揮此意。

民國三十六年冬，與老讀吳德生公使所譯若望福音，自覺有不能已於言者，乃著人文攜手（*Ways of Confucious and of Christ*）一書，書中第四章，暢論這種超性的孝道。他說：「要緊於今就說明，基本原則在一點嗎？這種基本原則只有一條，而且包括一切。所謂基本原則，就是耶穌孝敬天主聖父之孝道。他把這種孝愛之情，傳於自己的門徒，門徒賴着他而成聖父的義子。」在章尾結論裏，他又說：「我絮絮不已，關於耶穌授給我們的一種大默示，說了許多話。這默示卽是天主聖父，天主聖子兩者關係的奧妙，並我們蒙召爲天主義子的恩寵……我們既懷了義子的心情，既竭盡己力以效法耶穌的孝道，我們就可以虛心登耶穌的堂，藉以明瞭耶穌的言行。耶穌所言所

表，每件都深刻地附有他的精神。」

耶穌孝愛聖父，我們也該孝愛聖父。耶穌乃聖教會妙身的頭腦，我們乃妙身的肢體。耶穌爲天主聖父的永生聖子，我們因聖子的救贖，而成天主聖父的義子。

「單單爲愛自己的聖父，單單爲聽自己聖父的命，耶穌才愛我們，才自己降世成人，然後授給我們以聖神，使我們得有生命之源。因此我們真真成了天主的兒女。」

「耶穌的孝道，乃我們救贖的根源，乃我們神恩的起點，乃我們常生的根基。」【註三】

與老在「慕廬」裏，每天沉思這種超性的孝道。孔門的孝道好似長江的洪流；耶穌的孝道，乃孝道的海洋。長江東流入大海，孔門之孝，匯於耶穌之孝，浩浩淼淼，莫測涯岸。與老自覺身處這種天澤汪洋之中，每一毛孔，都被超性孝道所浸入。他在老年發覺了自己赤子之心，在天父眼前，轉成一個溫柔的小孩。

「到了我今日的年齡，經歷了天主所安排的一切路徑，人性倫理最高的孝道，從沒有離開我的思索，離開我的心靈。我因孝道，乃能常轉少年，乃得稍懂耶穌所云：『爾輩若不轉心如

小孩，爾輩未可入天國。」但爲澈底明瞭聖經這句話，要緊有天主聖寵光照；然後才可使本性律所教者，得以完備。天主既以慈心而救世，乃以這種最高的默示，賜與一切善心人……

「若使天主上智允許的話，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從孝道方面，兢兢地以進於人類歷史偉業（救贖大業）的奧義。再將我這種研究耶穌基督之默示與救贖的方法，我設法告訴我的同胞，告訴我的朋友。」

「救贖大業乃諸路之交點。僅有在這一點上，人類兒子的孝道，與耶穌的孝道相接。耶穌引我們從人的孝道而入於他的孝道，使我們以他的孝道作我們的孝道，因而把我們受造之人與在天大父相連。」【註四】

【註一】錄拜訪興老日記（一九三九年七月廿七日。）

【註二】陸徵祥言行錄，第二二四頁。

【註三】La rencontre des humanités. chap. IV.

【註四】Letter to my friends. (Ways of Confucius and of Christ) London 1914. P. 112—114.

一〇〇 孝子

當與老七十大壽時，他寄贈我一張照片。在照片後面親筆題寫贈詞，又加按語。按語說：

「時年七十，以七旬作一歲，求聖母提抱領導，俾得善頌主名，至死不渝耳。」

七旬老人而變爲一歲嬰孩，赤子之心，可以說澈底了。他想慣了天主創造天地的全能，熟思了天主掌管宇宙的智慧，他體驗了天主養育萬物的神愛，便自然覺得自己的渺小。雖是年已七十；比較天主的永生，算不得一秒鐘！雖是官到國務總理；比較天主的權位，趕不上一個小卒！雖會掌握國家大事；較比天主的上智，還不及無知之童。那麼在天主前，年歲，官爵，學識，都不足以自大。七十歲的老翁，忘記自己一生所得，僅記着自己是天父的兒子，自認爲一歲的嬰孩。

在本性界，人越不懂事，越像小孩。小孩漸漸懂事，便漸長大，漸漸脫離父母。在超性界，人越有天才智慧，越認自己的渺小，自成小孩，要求天父的扶助。近世在內修學上，倡神嬰之道者，爲聖女嬰仿

德蘭。神嬰之道以孝愛天主之情爲基礎，發而爲全心信賴天主。靈心小史（嬰仿德蘭著）第十一章上說：「耶穌惠示我以神愛火窖，惟一必由之路；是路也，即是小兒信賴之心，安臥於乃父懷中，泰然無懼。」聖神嘗藉撒落滿之口而發言曰：「伊雖最小，來至我前。」又言曰：「慈蔭允施於幼小。」依撒亞先知亦奉天主名，昭示吾儕，謂於叔世，主將率其羊羣，置諸草地，羣聚小羊而緊貼於懷云。復慮所言未足，而目光已透過悠久無疆之深處，不禁奉天主名而大呼曰：「如母之撫摩其孩提，我亦如斯撫慰爾曹，而抱置於懷，加諸膝上，以搖蕩之。」【註一】

小孩不明世故，不知料理自己的事；而小孩的福氣，也就在不明世故，所以能無憂無懼，無所牽掛，一心信賴父母。在內修上，大人變成赤子，凡關於自己的事故，完全信賴天父。明日若何，不得而知；以往和現在，不得而明，但自己則坦然無憂。凡百事，豈能沒有天主的定奪呢？天主乃我父，愛我勝我母，世上小孩既一心信賴爹娘，我怎不會信賴天主呢！普通小孩，越大越自己靠自己；我在超性生命上，越長進越看透自己柔弱，越加誠心靠天父。與老暮年自視爲天主的小孩，信賴天父之心彌篤。乃有以七旬作一歲的妙句。

身在隱院，日長思多，常常回顧自己的以往。越回顧，越不能參透自己一生的途徑。只能說：「總括一句說：我一生凡百言行，與乎宦途的階梯，及我眼前精神生活的變化，都是託着天主的扶助而行。我常體驗着天主的神佑。我從沒有事前看到天主爲我所有的處置……」天主，你的計劃究竟如何呢？只要你指示我，我就順從。」

「我是一個剛會走路的小孩，胆量頗大，週圍的人都鼓勵我。我乃不顧環境怎樣，我步步向前走，向前走，而自己却不理會。我本不敢向前走，但我一生又常是向前走。曾見一幅畫，畫着聖嬰耶穌招呼嬰仿德蘭，德蘭往耶穌那裏跑。這幅畫就代表我的一生。我乃是一個學步的小孩不敢往前走；可是母親在招呼，小孩望着母親，向着母親走。天主就常在招呼我，我向前走去。小孩走近母親時，顛巍巍地，一到母親懷中，他便跳躍了。又憨笑，又抱母親。這樣，當我走到天主懷中時，那便是我死的時候了。」【註二】

這位四十年宦途的老人，於今不但是看清了塵世官爵和功名的虛幻，且參透了世上的學識和經驗的短少。他棄人爵以登天爵，屏俗識以求神識。他並不是一位悲觀者，也不是一位逃避現實

者，他是用天主的眼睛去看世物。小孩子怎樣能定斷事物呢？全看父母的定斷。與老便以天主的定斷爲定斷，以天主的思想爲思想，以天主的愛情爲愛情，以天主的意志爲意志。以往許文肅教他以本性之道去評判事物，今日他以天主之道去評判事物了。

孔子家語上說：「是故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爲孝子成身。」【註三】與老以耶穌的孝道去注釋這三句話，由儒學而達耶穌孝道，效法耶穌而愛天父。他進了隱院，日後有晉司鐸，有國難，有大戰，有陞院長，有死於異鄉的種種個人遇合，種種世事波瀾，這都是天父所處置，他無不欣然順從。他是一個小孩，任憑天父牽引着走。

到了天父要召他歸天時，他就像小孩走近母親時，急着叫媽。去世前六天（正月九日）午後兩點半時，他同侍候者愛德華神父誦「天主經」。誦到第三句「爾國臨格」，他改誦「願我父臨格」。愛鐸以爲他因病失口，回誦「爾國臨格」。與老却又誦「願我父臨格」，一連誦了三次。性命危急，一息尙存，他求天父早臨，早引他歸天父懷中。去世前兩日午前十點半，他微聲說：「願好天主抱我去！」「願好天主抱我去！」重覆四次。然後說：「單只同他在一起單單單單。」

然而並不是單只同天主，與老還有一位天母。他既以耶穌之心爲心，效法耶穌的孝道，難道能够不孝愛耶穌的母親童貞聖母瑪利亞嗎？

「當苦刑達到極點時，當心身痛楚已至臨危的一刻，耶穌却暫時忘懷一身慘苦。他心靈的偉大，彰明於孝愛天父的孝道中，而又表之於敬母之孝。他母親會懷他於胎中，他常是母親的孩兒。他遺囑以自己的母親，託於自己親信的門徒。這種遺囑乃孝道的遺囑。在精神上，這種遺囑的範圍，遠大無限。遺囑所及的，不僅是受托的門徒，不僅在這門徒從此視師主之母爲己母，也不僅限於聖母在世的日子，從神學上「諸聖相通功」的立場來看，這種遺囑的範圍，乃包括天地，貫徹古今。」

「凡是一個人，同天主聖父，同聖子耶穌互相關連，他豈能不希望取天主聖子耶穌之母，作自己精神上的母親？童貞瑪利亞又豈能不把自己聖子流血所救贖的人，看作自己的義子嗎？」【註三】

與老以慕亡母者慕聖母，以事亡母者事聖母。他幼年失母，一生常追求母愛；到了暮年，他孝愛

聖母之情，隨着年歲而俱增。首陞司鐸後，他每天所行的彌撒，常是敬禮聖母的彌撒。他生前末次行祭，是在去年的聖母升天節，那時他已四個月抱病未起了。聖母升天節前他寫信與吳德生公使說，很希望在八月十五日升天節能行彌撒。吳公使乃率全家行九日敬禮，替他祈求這件大恩。八月十五日，他果然能登祭壇舉行彌撒。當天即函謝吳使。次日，他又病弱不振，從此不再上祭壇了。在祭壇上所懸者，為剛恆毅總主教所贈的中國聖母像。十餘年來晨起收斂心神，清明在躬，所覩者，都是聖母慈顏。所誦者，都是讚揚聖母。民國廿年，他定住室名為「慕慮」時，不是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節嗎？七十壽辰時，贈給我的照片，按語也說「求聖母提抱領導，俾得善頌主名，至死不渝！」他曾印刷陸氏博斐氏紀念冊，分贈故友。在送與羅馬傳信大學華生的紀念冊上，他親筆提字「陸氏博斐氏的子姪，姪孫等敬贈。彼等尚在此涕泣之谷，伏望仁慈、恩愛、溫柔之聖母，為彼等代禱。」平素小孩敬父過於敬母，愛母過於愛父。與老不敢愛聖母過於愛天父，但為求天父開恩，則常賴聖母轉求。

前年秋，與老嬰病不起。十二月十一日，巡遊世界之法蒂瑪（Fatima）聖母像，蒞聖安德隱院，全體修士出院恭迎，接入聖堂，停駐一小時。與老於聖誕節時給我一信說：

「祥幸得此良機，加誠爲世界安全，祖國實行民治，人類文化保存，祈求至再。」既見像，不忍捨，乃許願傳揚法蒂瑪聖母敬禮，卽求院長覓一藝術家，仿塑法蒂瑪聖母，供諸「慕廬」中。又分寄聖母小像於知己。去年（民卅七年）四月九日，他寄贈我一張照片，片後親筆題字，並加按語云：「此像攝於躺椅上，坐於法蒂瑪聖母慈照之下。」像上，與老依椅而坐，兩手執若望福音，手憑活動書檯，檯右側立法蒂瑪聖母像。精神疲弱，然滿面笑容，似忘了老，忘了病；因他坐在聖母慈照之下。

同年七月卅一日，他以一同樣照片，寄贈吳德生公使，題字云：「德生公使惠存，病中攝影，現在調養重要時間，代禱尤感。許願宣揚法蒂瑪聖母佑庇之功，年內還願謝恩。」他致吳公使的信則說：「自三月十九日迄今四月零十日，停止聖祭；腿力目力不足之故。近三日，勉強進小經堂，恭領聖體。叨在至好，用敢直告。所幸心無裂痕，法蒂瑪聖母佑庇之功。附上養病中臥室攝影一紙，晒存作念。……並懇代禱，早日復原，登台獻祭，以謝主寵，幸甚幸甚！」

法蒂瑪聖母允許他的祈求，賜他於八月十五日，登台獻祭，然沒有使他早日復原；因天父的意

陸 徵 祥 傳

旨已經定下他歸天期近了。

【註一】馬相伯譯本，上海土山灣出版。

【註二】*Souvenirs et Pensées*. P. 128—129

【註三】*La rencontre des humanités* chap. IV.

一一一 吃苦

第一次敲聖安德隱院的門時，與老遵孟寧克神師的指導：「祇求入院充任一寄身修院之本篤會員，洋名 *Oblatregulier, Benedictus*（中文可稱為在院居士。）既可免補讀拉丁文神哲學之困難，復可免守嚴格會規之拘束。嗣後變更原議，自請願班（試習班三月）學習班（三年）三年願班（三年）終身願班，經此四級而作正式修士。」【註一】

作正式修士，便是說預備晉司鐸。晉司鐸，便該補讀拉丁和神學哲學。「祥現年五十有八，加七年之長期學習，陞授神父，當在六十五歲矣。為時既長，倘天不假年，則此志終成虛願。故院長現擬照前比王內廷大臣格林伯爵之先例，擬請教宗特別加恩，將六年哲理教理之研究期，改為四年。」【註二】

然而四年的補讀，為一個五十八歲的斑白老者，仍舊是困難重重！怎樣能使從沒有經過哲

學訓練的頭腦，終日沉默於湛深的神學裏？又怎樣可以把神學的定義和理^以，印刻在已經遲鈍的記憶上去？而且攻讀神學要用拉丁文呢！六十而學語言，等在海灘上寫字，纔寫了，海潮又浸沒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初學期滿，南文院長派人教授與老拉丁文，剛過了幾個星期，教授往告院長，言教拉丁文非其所長，請另派別人。院長即另派一人，過了幾月，教授又往告院長，言陸修士於拉丁文，成績很少，請另找專長教法的人。院長乃選派第三人。第三人過了幾週，復向院長請辭。三年之中，換了十一位拉丁文教授，而神學尙未開始！

不但拉丁文的難關，硬着頭皮衝不破，精神上的難關，又層層疊疊。「爲我這是一幕悲劇，我尙不說讀書的困難，以五十六至六十四的暮年去讀拉丁文，去讀神學！我那時一句拉丁文也不懂呢！爲求這些學識，要緊特別用功。在我那般年歲上，人只要想到這種求學之苦，就可頹然而廢；但我那時真正的困難，還是另外一個，是精神方面的困難。我屢次問我自己：我怎樣可以成司鐸呢？我怎樣可以登祭壇，到天主前，充當人類之代表呢？我千次問我自己，千次我不能答覆。我想到了我的年紀，做了我所做過的官，老了人還要我做司鐸，這未免有些太過。然而我聽從了上命。爲聽命，每時每刻我不

知多少次鞭策我自己。」【註三】

因着精神肉體內外夾攻，身體不能支持，於一九三一年忽發便血病。「竊維祥於三十年前，本有便血之症，不意本年三月十八日晨起，舊患復萌，便中流血。本院醫士觀狀作色曰：『勢迫矣，宜於二十四小時內抑止之。』嗣是臥牀四十日，便血忽流忽止。最後忽見紫色大塊瘀血，排尿管而直下，當其梗塞之際，疑爲尿閉，異常驚恐。幸經世界知名專科醫博士善勃赫（Prof. Sebrechr. de Bruges）診治，而血方止。屈指診治之期，不滿四月，便已轉清。其時精力雖未復元，而中外友人之蒞院存問者再，咸謂面無病色，而病體復元。又若是其神速，相與稱異不置。」【註四】

病症因天恩而好了，然而這病豈非天主意思不要他陞司鐸嗎？求學而病，學已中輟；再復求學，病可再發；是終無學成之日了。那又何必再試呢？比國當時有魯汶大學一著名教學教授格特瑟爾博士（Prof. Goetseels）老年棄俗，奮志攻讀拉丁，然終以不勝其勞，安心作一便衣修士，不想晉司鐸了。一九三二年春，與老乃請求南文院長停止拉丁文課，南文院長嘉獎他兩年來的苦心，雖決定把拉丁課停止，然正式派人教他一次神學課，於一九三二年正月十日爲他行「剪髮禮」，使他成

爲一神職修士。日後若願重續司鐸舊夢，即可拾級而登。

安於「剪髮品」之神職修士，已一年，自以爲將如是而終老了。豈知天主的旨意，並不要讓他安閒。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劉符誠來比拜訪與老，攜贈北平故友曹汝霖、唐在復、夏貽霆、王廣圻等二十人，合贈之聖爵一尊。與老見了禮物，愧感交集。原來友人們還不知道他已輟學，他乃向來客表示非常抱歉，說明本人已不想晉司鐸，不能使用友人所贈聖爵以獻祭。符誠聞言，心懷憤怒。非與老，乃怨教會過於嚴刻無情。他便向隱院迎賓館主任愛德華司鐸表示：「若是陸修士不能成司鐸，我們這班人怎可成公教信徒？」那時他正預備入教哩！

自己不成司鐸，尚可忍受；自己不成司鐸，累別人不成教友，這就該重加考慮了。拉丁文課雖停，神學則已授了一課。剪髮品既領，其餘的品，可拾級而升。與老乃就商於善勃赫醫生，自己的健康，可否許他讀書？醫生於當年五月答應，無妨再讀。院長遂派愛德華司鐸，作他的神學教師，於五月十二日，開始教授神學。

愛德華司鐸每天預備神學法文講義一頁，每天照這頁講義同與老坐談。等與老明瞭了講義

的義理，就算完了一課。這樣一課一課講下去。等到講完了一章，愛德華司鐸再寫摘要兩三頁，與老拿着這幾頁摘要，去見隱院的神學教授，向他詳細論說本章神學的意義，這便算是一次考試。一次一次的考試，繼續不斷，終至把全部神學考完。

「爲我這真是一幕悲劇！老年力學，又加身體羸弱，苦况實多！與老竟能抱定決心，勉強做常人不能做的事，他吃苦的精神，真是高出人一頭地。」

他曾印刷許文肅吃苦二字訣云：「先師許文肅公一日告祥曰：我輩寒士出身，吃苦二字，係我輩本來面目。……我鄉俗語有云：『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我以吃苦二字訣遺汝，望汝終身守之，須臾不離，倘能爲人上人，我更喜出望外矣。」

許文肅必定喜出望外了。門生能吃苦，由使館職員做到公使，做到外交總長，和國務總理，已爲「人上人」了。進了隱院，又決意吃盡暮年力學之苦以成司鐸。可說無愧於他的吃苦二字遺教了。然而在吃苦二字遺訣上，與老已另外學了一種吃苦哲學。「迨我進了隱院，我纔眞眞接近了棲教的教義。這種接近，第一步是在祈禱裏，另外是在公開的祈禱儀式，和儀式的含義裏……如是

我接近了耶穌的苦難……日思耶穌一生的言行，日思耶穌精神與肉體所受的痛苦，我纔得振作精力，纔能繼續不懈。以六十歲的高年，開始一種徹底的新生活，我才能退隱做修士。」【註五】

耶穌降世，以受苦而救贖人類。公教信友與耶穌合成一妙體；耶穌既受苦，信友一定該受苦。耶穌為救人而遭難，人為自救，應與耶穌一齊遭難。與老因此找到了吃苦的超性哲理。

「我們一切的痛苦，在耶穌的救世大業中，可以因而減輕，可以有其意義，可以得其結論。因為我們也該竭己所能，參與救世大業。如是，我們的痛苦，將失其痛苦，我們的天父自作保證人，保證一切甘取為善的峻坂之人，必得報酬。而且這些痛苦也將變為我們及我們所親愛的人，一種新生和幸福的源泉。」【註六】

不僅自救，應與耶穌一齊受難，為顯孝愛天主父之心，更該吃苦。天父知道苦痛足以鍛鍊人的志氣，可以提高人的精神，能助人建立常生的功業，便讓他所愛的兒女，在苦中輾轉呻吟。孝愛天父的，領悟了苦痛的意義，將以吃苦為樂。與老說：

「苦痛並非他物，只是我們本性的嗜欲，和天主的觀點不相同。天主讓我們吃苦，是叫我

們把自己的視線，擴充到天主無限的遠見裏。叫我們從自己卑鄙的狹心，渡入天主汪洋的聖心裏。那時將如肋賽夫人所云我們覺得我們的生命，萌發新機。我們的心將出於思想以外，日加擴大。我們既無所失，而所得者，則爲一新的大世界。」【註七】

在吃苦的新世界裏，隨着天主聖神的引導，與老如同一個小孩，步步向前走，不退縮，不逃避。在一九三五年，神學讀畢時，他毅然預備領受鐸品，學習舉行彌撒。

「每晨練習彌撒三小時，曾於四月三十日開始練習工作。每晨於此三小時間，目注大字經本，口誦拉丁經文，心神專靜純一，兩手以拇指食指，恭執聖餅，右手須夾聖盤於食拇指之間。口誦祝聖經文，手畫十字聖號，雙手高舉祭餅祭爵，腿須屈膝致敬，口須接吻祭台，最後恭食餅（成爲聖體），飲酒水（成爲聖血），全體整齊嚴肅，五官齊到，並用在此事主饗至尊嚴之練習工作中。祥以衰年弱體之肌膚筋骸，勇赴於此，三小時間，全身不覺爲之震悚。然退堂後，困憊已極。非熟睡三小時，不克復其常態。現已練習多日。」【註八】

與老的折磨，多半來自病苦。他嘗說自己一生，沒有兩年不害病一次的。老年病苦加甚，他喫苦

的精神也加高。七十壽時，我會向他函賀，他後來答我一法文信（因那時德國人檢查信件），說：

「唉呀！年歲老了，不能無病。爲我則看病痛爲老年的特恩。人須到老年，纔能享受這種特恩。中國人常說『送老』，我以爲更好說：『迎老』。老年是一學校，人須學習怎樣成老人，怎樣成賢智，如中國古人之賢智。怎樣成聖人，如聖本篤的至聖。老年的學校，比青年的學校更難。青年學校，學生有教師，老年學校，自己當自己的教師……」

「敢祈神兄時爲代禱，並祈轉告青年同胞司鐸輩代禱。賜我能好好度過老年學校的考試，而取得一優等分數，或至少一種可嘉的分數！」

【註一】陸徵祥言論集，第二二九頁。

【註二】同上，第一百四十四頁。

【註三】Souvenirs et Pensées. P. 109

【註四】陸徵祥言論集，第二二三頁。

【註五】Souvenirs et Pensées. P. 106

【註六】Souvenirs et Pensées. P. 109

【註七】Comperence dur Madame Leseur. p. 9

【註八】陸徵祥言論集，第二二七頁。

當興老因病停止了拉丁課時，另一種問題來侵擾他的精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在瀋陽進兵，侵略我們的東北四省。於是所謂「滿洲問題」使國人痛心疾首，舉國鼎沸。

遠處異鄉，回首東望，隱院的天色，常陰霾四合，難見天日。興老問自己：「正義的天日，從此再不出現人世嗎？強權的煙霧，難道必要漫蔽整個宇宙？」中國政府控訴日本的暴行於國際聯盟，國聯派遣李頓到東北調查，而日本竟憤然退出國際聯盟。

一個身經百戰的退伍老軍官，若聽說敵人又來蹂躪國土，他必熱血沸騰，怒皆欲裂，雖不能再赴疆場，與敵人一拼死活，也必另覓方法，爲國盡力。東北一片國土，乃興老三十年來，外交生活中折衝壇坫的目標。剛到俄京使館，許文肅便教他每天注意那時的馬關會議。後來陪同楊儒欽使力爭東北，親見楊使氣憤身死。做了外交總長，便有二十一條件的國恥，繼有巴黎和會的強權，拒絕簽字，

「這副國恥重擔，在我退居隱院以後，我仍舊沒有放卸。」中國於今統一告成，國民政府可以開始建設了，日本乃又動兵，佔據東北。他已是身居異鄉的修士，不能再投身政治舞臺，與國內英賢，共謀挽救，可是愛國之情，以去國愈遠愈濃厚，愈純潔。他能隱忍不言，讓他力爭多年的東北淪亡於倭奴之手嗎？他每早一開噹噹的鐘聲，即開始每天的救國祈禱。陰沉的聖堂中，修士們悠悠地唱着聖詠，與老祈禱的心聲，隨着歌聲上達穹蒼。

祈禱完畢，便是工作，求了天主教援祖國之後，他便再去求人。他執筆爲文，寫滿洲問題評判的法文小冊，然後又囑人譯成中文。

「今我約略提及種種往事，和中日衝突的主要事實，再把和日本問題有關的，就是比利時海西愛樞機（Mercier）在他的國家被佔領時期，所發表的言論，摘錄出幾頁來，昭示普世，俾公理得以昭著。我相信這是盡着一種正義的天職。因我相信，如此爲國際和平及秩序，爲我同志的衆兄弟，爲我的祖國，卽爲追求己利而不幸作我們仇敵的人，我都能略微有所效勞。

「海西愛樞機所表示的原則，是至理名言，千古不朽。因爲這些原則是真理，凡是背叛真

理的人，遲早要受真理報復。所以我把關於這回流血的侵略及不道德的佔領滿洲，以公教道理，宣示世界，俾握政權者醒悟佔領人之土地，將來亦必受真理的責難。」【註一】

他便把日本佔領中國領土，在以往，在眼前，所有的事實，都條陳出來，然後按照梅西愛樞機的言論，主張正義，主張愛國。他現在愛國之心，已不在僅遵守儒家忠孝之道，乃是力行公教的教義。因為「基督的宗教把愛國著爲律令，沒有一個純粹的基督徒不是純粹的愛國志士。」可是侵略者也可以愛國爲藉口，他們難道不是爲本國的利益而戰爭嗎？「天主教的神學家便駁斥這種謬論，他們承認和平才是真理，就是說國家建築在正義之上，國內才能享有秩序。正義是絕對的，僅只有他是人類和大造間，及人和人間的各種關係的表示。」【註二】

日本在東北偽造了一個政府，對外號稱「滿洲帝國」，按公教原則來說，這個偽政府乃屬一種強權。「這種強權不是一種合法的權力。自今以後，在你們心目中，無須有重視，依戀或是服從的觀念……佔領國對於被佔領土地的一切行政措施都不生効力，不過合法權力（本國政府）可以默認這些措施中一些對於公衆利益的正當措施，惟有這被默認的措施，才有法律的價值。」

【註三】

敵人蹂躪我們的領土，殺戮我們的同胞，我們是否可以報復呢？「行動含有懲惡的意志，而又尊重正義的秩序，這是道德舉動。這種舉動的目的，是在公理範圍內，矯正一種倫理上的惡行，這便是嫉惡，便是作着善工，是很正當的。可是存心胡亂報復，既軼出公理的範圍，而且報復的計劃，先在殲滅壞人，其次才是抑制壞事，這種行爲就不對。因為這種情況下，使敵人受苦，已成了報復的目的。」【註四】

國家積弱，一時不能維持正義。敵人久佔我們的城市，我們還該一心信賴天主，公理一定有伸張的一日。「此刻你們不懂得天主上智所處置的，也不懂天主所許的一切事情：有何緣由，將怎樣發展……天主要你們信賴他，好教你們的信德於你們有功，爲天主也更有榮……天主不像我們不忍耐，他的舉措常是雷厲風行，却也常是和平緩嘍……他知道到了所定的時刻，才把善惡分明劃開，按着他毫無缺憾的公義，處置那不義的行爲。」【註五】

天主的耐心，遠過吾人耐心的限度。九一八事變，還沒有解決，而竟轉成一九三六年的七七事

變。中國大半壁江山，隨着東北而淪陷。是年十二月十七日與老給我一信說：

「連日報傳國內消息，異常緊急，讀之令人心悸。國難重疊而來，當局處境在萬苦千死中，打出生路。回想先總理一八九五年誘禁倫敦使館時，援救乏人，全賴祈禱，始得脫險。故祥自去歲六月二十九日忝晉鐸品以來，每晨六時進堂獻祭，不忘爲國內領袖要人虔誠祈禱於平時，加誠祈禱於危急存亡之際。區區之忱，當蒙上主垂鑒，默許佑庇也。……務望神父暨傳大同胞，同聲祈禱，尤爲至禱……我人同心同德，團結一致，更不可一日鬆暇，彼此努力，死中求生，方濟於事也。」

他這時明瞭了自己陞司鐸的用意，天主召他登鐸品，是在國難加重時。他每晨登壇舉行聖祭，爲祖國祈福。在獻祭祈禱中，他吸飲信仰的靈泉。在人事極無辦法時，他加強信賴天主之心。他對抗戰的勝利，從來沒有疑慮。他信中華民族立在正義上而作戰，決不會不蒙上天垂佑。他又一心信賴國家民族的領袖，於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給我一信說：

「值此世界出軌，人心浮動，非有三代以上之人物，挺身而出，不足與言治國平天下。××

××及野聲主教兩人異其地位職責，而同其懷抱，環顧國內，未見他人，故能同心同德，猶比之亞爾倍前王，與海西愛樞機，攜手同行，共同維持危局，卒至凱旋舊都，舉行感謝勝利大彌撒，以報命全國士民，不愧爲保國保民保土之領袖。此二人者，殆將復見於東亞五千餘年之古國耶，拭目俟之，敢告知己，不可爲外人道也。」

野聲總主教第二次出國爲抗戰奔走時，過比與奧老謀辦益世報海外通訊法文版，爲在歐洲作呼籲，與老在前函內說：

• 「今午另寄上益世報海外通訊第一號，野聲主教此次來比，小作勾留，乘機委託愛德華神父分神經理，惟不露面，任其勞耳。茲有懇者，第二號正在趕辦，××××紀念週訓話原文，久候始到，祥目力腦力日衰，醫戒用心，故不得不奉懇神兄代譯意文，倘能於月之二十一日寄下一部份，尤爲感禱。」

他雖有醫囑，不可用心，然而益世報海外通訊的主編，仍由他負責，且用「木蘭」的筆名，每期寫婦女欄通訊，向歐洲婦女界講中國婦女的戰時感觸，藉作聯絡。

「我們日閱報章，知道人類歷史瀕於危局，惡勢力之澎漲已危害各民族祖先遺傳之文化與文明。

「我們中國雖爲求自己的生存而戰，同時也爲保存文化與文明而戰。我們是爲人類的公益而戰。

「我們可以坦白地向姊妹們說：經過一年半的戰爭，我們的心一致與祖國合而爲一，因爲我們各人都覺到自己的生命，已瀕危機。敵人這次所要者，是略取我們的一切，我們的祖國，我們的家庭，我們的生命……但戰禍的凶殘，實難陳述，我們只好以你們的美表自勵，而不以訴苦之言累你們傷心。或許就因爲我們這些痛苦，另外因爲戰時缺乏醫藥，你們的心更接近我們，我們的心則將因你們的鼓勵而振作。」【註六】

「我們要求你們的一椿事，即是你們不要間接無意地幫助日本空軍，來毒殺我們。你們購買東洋玩具所給的錢，能兌換成千百的炸彈來炸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另外是炸我們無知無罪的小孩。他們都不知爲甚麼要這樣遭惡毒的屠殺。

「我們向你們開心布誠，希望你們不要見罪。我們想天下婦女們有同樣的心情，大家都不願忍受這種慘無人道，無理可說的惡毒的屠殺。」【註七】

但不久，比國也遭了慘無人道的屠殺了。聖安德隱院被德軍強佔，益世報海外通訊停刊。與老自幸能同祖國同胞，分嘗戰苦，則自己祈禱効力已見，應該再加熱心來從事，自己的信心也因受苦而更加堅固，終於最後勝利到來了。與老回院，祖國復興可期，心騰天際，每天感謝天主。

不幸，剛誦了感謝天主的經文，內戰慘禍又復爆發，他又須開始念經，爲求祖國的和平了。與老於去世前最後給我的一封信（去年十一月十六日）說：

「國難重重，不知何日主心厭亂，拯救斯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耶？今日郵呈傳信部樞機與剛總主教，又代理國務卿，以相師（馬相伯）小文及庇護十二世覆諭。又相師小張紀念，略備簡單小啓，略說×禍臨頭，并懇代禱。」

抗戰時，與老曾印送相伯老人所書「還我河山」於中外各友，以資鼓勵。這次他又拿出一「還我河山」前函內他夾贈相伯紀念品一張，題字說：

「日夜加誠祈禱，不還我河山不止。」

爭取最後勝利，子子孫孫爭取之。」

去年（即三十七年）十二月，他抱病入醫院，便奉獻自己的生命於天主，為祈中國的福利。同時囑咐秘書愛德華神父勿再告以中國新聞，他說已把中國託於天主，相信好天主定能護持她，用不着他自己操心了。

今年他出殯日，中國駐比大使金向泗在北京電台弔唁說：「這位善心老人，懂透了人的智力不能救援世人，乃決心日夜祈禱，因祈禱之誠，纔可使人類真正得到幸福。而他則將中國託於天主，自信已把中國託於一雙好的手裏。」

【註一】陸徵祥言論集第四頁。

【註二】同上，第二十二頁第二十三頁。

【註三】同上，第二十五頁第二十六頁。

【註四】同上，第三十一頁。

【註五】同上，第四十二頁第四十三頁。

【註六】Le correspondant chinois, avril 1889. P. 42.

【註七】匯中 1889. P. 98.

一三三 先賢

一九三三年，中國舉行徐光啓逝世三百週年，與老在俄京時，嘗聽許文肅談徐上海；後來進了隱院，景仰本鄉先賢之心，日漸加深。他不是生在上海嗎？他不是做到國務總理嗎？他不又是半途入教嗎？徐光啓生於上海，身為宰相，壯年入教，他兩人的處境，前後同符。於是由景仰先賢之心，進而奉為模範。文定三百週年時，與老爲文表彰他的言行：

「光啓一生，在國家方面，有忠君愛國，奉公廉潔的美德。在學術思想方面，有首先認識了西洋科學，努力譯述介紹的功績。在宗教方面，有奉教虔誠，信心深固，傳佈教義，保護西士，不避艱險的精神。這一切都足使我們對於這位政治家，而新奉教的偉人，不能不表示敬意，不能不自反省而求有所仿效……」

「至於我個人，站在做過中國的內閣總理，同時又是一個新奉教徒的地位上，似乎更有

紀念他三百週年的責任，我現在也正想努力追隨他的芳踪於萬一。」【註一】

既身居異國隱院，非若文定公之居朝野，可以日與傳教士共謀教務之發揚；那麼與老想仿效文定公何種品德善行呢？

與老之進教，由政治家的觀點出發，他以為公教足以強我中國。與老之進院隱修，也是遵從許文肅的遺訓，以公教神修之學陶淑國人。那麼他在文定公的美德中，最羨慕的是文定公佈道不倦的精神，而且尤其崇拜文定以合乎中國人心理的方法去傳道。

「公自領洗後，二十年中與西士孜孜論道，教理愈明，信光愈富；故其勸化國人，每能扼教理之大綱，以合國人需要。……然文定公信德之卓越，尤顯於傳揚聖教，保護真理之功業。」

【註二】

從隱院裏向人傳道，不能像文定公朝夕與人談道，勸人信主；只可用筆墨去寫作，刊印，足以啓發人心的刊物。

「筆墨宣傳亦為公所注重。西士有所著述，公每為之潤飾。……我華外來傳教士，與國籍

教友著述之盛，今日我人猶享其餘惠者，抑亦文定公提倡鼓勵之功乎！【註三】

文定公所有著述，多哲學科學之作；然文定固藉灌輸科學，以傳聖教。與老著書，寫印紀念品，也不專談宗教，常藉人事有可紀念的機會，從旁面映出公教的精神，使閱讀他的刊物者，感受潛移默化之力。但求能够潛移默化他人，則自己平日於宗教生活應修養有素。

「文定公傳教護道之事業，誠昭如日月，然其敬主修身之德，曾亦不讓於西方聖賢。行實稱公喪父居喪時，專志崇修，兩赴澳門，連旬修省。其後遭沈灌之排擠，解組在野，即乘機著聖道書，敦修省功……迨公輔相崇禎，年及七旬，雖國事鞅掌，精力衰弱，而其最切中懷者，在兢兢業業，對越上主……公於神修大道，似乎本我民族躬行實踐之旨趣，不尙空言玄論，亦不求異術怪蹟，而專以正心修身去過守誠爲訓。」【註四】

本乎我民族躬行實踐之道，以求進於公教神修之途，這正是與老精神生活的秘訣。他認爲這種神修途徑，可作爲中國公教神修的圭臬，因此他主張請求教廷，諡封文定公爲聖人，俾全國公教人有所矜式。他上書安國孫主教，敦請發動文定「列品案件」有言云：

「……然則進行文定公列品之請求，似乎不得謂爲妄舉也。……祥觀歐洲各國人民，對於本土本邦之聖賢，每加意崇敬。此無他，本土本邦之聖賢，一則有崇功報德之責；再則其訓囑，其表式，又能適合國人之性格、習尚，更便易國人之則效也。文定公愛主愛人之德，傳教保教之功，可以促醒我華教友，勉力前進於靈修之途，並激發其拯救同胞之神火。庶幾人人澈悟，卽尋常教友於修己救己之外，更有傳教保教之職；或講勸親鄰，或從事著述，人各用其在社會之地位，同心協力，補神級之不及，謀教會之安全。誠如此，我華教友而人人能法文定公之遺表，則中華全國歸向真主，亦非難矣。」【註五】

從這次提倡文定公列品後，興老終生努力進行，不斷的向中外友人，分送文定公傳記，文定公文集，文定公小像。雖說沒有見到成功，但許多人因着他而認識徐文定，而景慕徐文定。我於今對徐文定公有十分的敬意，也是受興老的影響。

興老在外國活了強半生，然而他的鄉土觀念似乎尚很深。以上海人而敬上海的徐文定公；又以江蘇人而敬江蘇丹徒的馬相伯。他一生受教的老師，只有許文肅公，但是他還有兩位私淑的老

師，一位卽是徐文定，一位便是馬相老。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相老給他一信說：

「子欣天士道右：季璋攜四禮及尊函，願奉蹙脚爲師，若無若虛，此美也。蹙脚何憚而不爲君子，以成二公（與老與林騫）之美哉！况受洗聞道，蹙脚皆先於二公，又何患而不爲人師哉！師從此解，定無背於福音之訓。昔總王嘉祿五世傳位於子，而遁深山之修院，服役於飯廳，充洗盥，其子僻龍御往朝，語之曰：『早知洗盥之樂，不待老年而來此矣。』聞天士將發大願，蹙足若不足跛，而年老，定往朝，一聆天士之樂，復叩天樂無疆，藉以代面。若瑟馬良頓首十二月十六日」【註六】

與老與相伯相識，應在北京。相伯於民國二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旋辭去，任總統府高等顧問……居北京凡四年，歷任參議院參議，參政院參政，平政院平政等職。【註七】然而兩人並沒有訂交，彼此的志趣尙不相同。相伯從民國六年南下退養於私寓。後六年，於上海徐家匯築綠野堂，隱居足不出戶。一及九月十八日，瀋陽之變起，乃忠義憤發，寢食俱廢。謂國亡無日，非朝野一心，武力抵抗，無以自救。海上各團體有來相謁者，必以此義詔之。著論發言，眦裂髮指，人咸感情，散見國難言論集。

及國難芻議等書中。……七月七日蘆溝橋變起，老先生大憤，逾二日，爲『鋼鐵政策廣播』以儆國人。』【註八】

當相伯步不出綠野堂時，與老也足不踰聖安德隱院門限了。當相伯發表國難言論集，與老發表滿洲問題評判，而相伯以九十衰翁進德修業，赤心愛國，實在配作全國人的模範。與老就代表國人景仰的心理，奉相伯爲師。六十歲的老翁，退居弟子行輩，言語間，信札裏，每提相伯必尊稱夫子。

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相伯壽終於諒山，與老於同月十七日給我一封長信，促我向教廷接洽籌備爲相伯列品的步驟：

「竊查祖國政府，社會民衆，重視喪祭，歷歷可考。在官者，朝廷上諭有『茲聞溘逝，震悼良深』等語，有輟朝三日，賜卹、賜祭、子諡、入祀昭忠祠、賢良祠、生平事實政蹟宣付國史館，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此十字祥最重視，）賜恩賞給子孫，舉人、員外郎、主事等職銜等等。以上各項恩典，在俗眼觀之，固屬光榮異數；在祥反重視特別圈出十字者，一示朝廷之寬大優容，一示眷念忠良有加無已之仁意，兩者均合公教界我主我天主無限之仁慈，救贖世界罪人之無上

寵恩。茲付上致副主教法文函稿一件，望神兄親舉玉趾，面告以中華歷代政府優待已故官吏之存案。並商請總主教面陳宗座，援引此十字之辦法，發一函，或一電，以免日後萬一遇到列品之舉，可無阻礙。蓋相伯一生事業，如興辦學校、醫院等等不一而足。祥前居北平時，訪問閒談中，即以宣佈公教，興辦學校之良策。今日想到相老之答詞甚簡而揭要，曰「信主愛主，高山可移，而無不辦之事矣。」……相老答詞中，謙遜態度，已令祥欽拜到地……望我神父善爲措詞，轉達敝見，至事之成否，有無結果，悉聽主命，神兄與祥乃主之器械而已耳。」

我回信答以教廷對相老昔日之處分，早已取消，且剛恆毅總主教素敬相伯，聞他去世，很表惋惜，已令部員於教廷機關報（羅馬觀察報）爲文頌揚他的功德。興老於十二月十一日回信說：

「昨由愛鐸見示羅馬觀察報十二月六日，登載一節，與相老預料之未來列品案，大有力。可否神兄抽暇譯漢，寄回祖國公教益世報，及他雜誌發表，譯稿並請抄示爲感。十二月六日觀察報，求代購六份寄下尤感。」他又印一短篇法文弔唁辭，上呈教宗，稱述相老愛主愛人，教廷國務卿馬里阿能樞機，於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四日，代教宗致一回信，信上說：「閣下以感戴

之情爲文以弔馬良。此數頁之短篇，勝長篇之鴻文。聖父因而得悉其人之高功，一生長壽於本國，以證基督及其教化之美。」

「此數頁之短篇，」與老於去世前兩月，又呈獻宗座。去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函我說，已郵呈傳信部與教廷代理國務卿，相伯紀念品，卽是這篇法文唁辭。他景仰先賢心思之熱烈，真可說無以復加了。

【註一】陸徵祥言論集，第一〇九頁—一一〇頁。

【註二】同上，第一四七頁。

【註三】同上，第一四九頁。

【註四】同上，第一五三，一五四，一五五頁。

【註五】同上，第一五七頁—一五八頁。

【註六】馬相伯先生文集續編，方豪編，上智編譯館，民國三十七年，第八二頁。

【註七】馬相伯年譜，張若谷著，商務，民國二十八年，第二二一頁—二二二頁。

【註八】同上，第二二七頁—二二九頁。



一九三五年六月廿九日 袁氏晉堂可遠



圖：學生在課堂中，向老師報告其研究心得。

二四 司 鐸

一九三五年六月廿九日，與老晉陞司鐸【註一】

聖安德隱院經堂的兩座大門：一座上，掛有林森主席的「樂道愛人」及其繼任主席的「德
道道粹」。一座上，掛有徐前總統世昌的「敬天敷教」方匾，和一副粉紅泥金對聯。進了堂門，堂中
直懸汪精衛（那時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明燈普照」紅綢大中堂。右側聖體小堂，堂壁
飾有顏惠慶大使借四十位外交界同人所贈的屏條十二幅。繼之以郭泰祺大使、劉崇傑大使的八
幅屏條。聖若翰小堂懸有王廣圻公使、王景岐公使的四扇屏，右側聖本篤小堂，繞壁懸着八位前中
國國務總理與部長所贈屏條六幅。聖心小堂則懸有中國公教進行會總會長陸伯鴻所贈的中堂
與對聯，鄰壁則有天津益世報館總經理劉濬卿（今新加坡益世報總經理劉益之之亡父）所贈
六副屏條。上海徐家匯所贈徐文定公畫像獨懸於一壁。經堂各石柱高懸有監察院長司法院長北

平政委會主席，前國務總理唐紹儀，上海市長天津市長等的對聯。中國朝野的聞人，可說都聚齊在這座經堂內了，而且堂中已無餘地，其餘賀禮都陳列在客廳裏。

前一日午前，教廷駐華第一任代表，傳信部次長剛恆毅總主教，應邀來聖安德隱院主持祝聖司鐸儀典。與老以剛總主教任駐華宗座代表十二年，開荆闢棘，造成中國教會新基礎，邀來主禮，以表尊敬剛總主教，藉以尊敬羅馬教宗。

六月廿九日清晨，布魯琪天色明麗，朝日東升。聖安德隱院外，車流馬駛，政府大員，教會神職，村居農夫，都熙熙攘攘入堂就位。中國政府代表爲駐比李向憲代辦，外交界舊友有駐俄大使顏惠慶，駐荷公使金問泗，駐班公使錢泰，前駐比魏公使，駐法夏代辦，都立於客位。博斐培德夫人的家屬俱來堂與禮。

與老身着長白衣，腰束素帶，左手托白綢祭披，右手持黃燭，長跪祭台前。主禮總主教舉手祈禱云：「伏求吾主，俯聽吾禱，以聖神的寵佑及司鐸品職之恩寵，渥施汝僕，俾吾等謹獻於吾主慈顏而受祝聖神，終生克享您之慈惠。」與老起近祭壇，跪領祭服。主禮者高唱「聖神降臨聖詠。」伏祈造

主聖神兮，降寰而臨信者首。允受造者之胸懷兮，天恩浩浩悠悠。與老伸雙手，主禮者拇指沾聖油，傅油與老手掌。這雙手會執國家大柄，於今因聖油而得聖神寵佑，領受舉行聖祭的神權。「主祈以此聖油，並因吾之祝嘏，爾其聖潔此手，而委以聖事焉。」主禮者又授以聖爵聖餅囑咐說：「汝其領受祭祀天主之權，俾能爲生者死者舉行彌撒聖祭。」昔日清廷皇帝曾委他做欽使，授以代表政府之權。民國時，袁總統任他爲外交總長，爲國務總理，授以處理國家大政之權。今天與老所受者，乃代表聖教會，作耶穌之替身，祭祀天地大主之權。他已超越人世範圍，置身於人神之間。

主禮總主教續行彌撒聖祭，與老跪在祭台前一跪凳上，伴同主禮者舉行彌撒。他睜開雙眼，注視彌撒經本，輕聲誦唸經文，同主禮者疾徐相應。彌撒已到中間了，主禮者手持聖餅，俯身壇上，嚴肅遲緩的誦祝聖文式，與老也一字一字隨着唸祝聖文。聲音慄慄，此刻自己成了耶穌的替身；他一生的榮職，今已登峯造極了。

領畢聖體，主禮者淨了手，高聲唱說：「余已不呼汝爲僕，蓋予於爾輩中所行者，汝俱已知之矣。汝其承受聖神於汝心，是乃吾父所遺於汝者，汝其謹守吾誠，俾常作予之友。」這段經文，乃耶穌當

日向宗徒們所說訓詞。今日主禮者代表耶穌收留與老入宗徒之班，授他以赦罪之權：「凡汝所赦者，赦之。凡汝所不赦者，不赦。」主禮者遂抱與老而吻面。昔日中國之外長總長，於此已成一公教司鐸了。

主禮者參禮者與來賓，整隊出堂。顏惠慶和錢金各位外交官，對着這位身着祭服的新司鐸，是祝賀，還是稀罕呢？昔日他們常見他身着金花禮服，頭戴白羽角帽，腰帶劍，出入王宮國府之間，今日他身上所穿者，爲大圓祭披，白綢上綴一十字，十字旁繡綵花鳳鳥，外交故友感到他們與與老之間，中間的距離又多了一層；然而與老的笑容，則較平日更親切，表示自己的心情今後將與他們更相接近。

兩列雁行的修士，迎着新司鐸與來賓入飯廳，飯時則仍如平日，靜無人聲，盤叉相觸，丁丁作響。到收拾了盤叉，南文院長纔立起，以家長資格致謝來賓，剛總主教繼起致賀，李代辦起立誦賀詞，最後與老起立，深謝來賓重誼，感戴南文院長厚愛。

「今天禮儀的隆重，不容我以相當的語言，來表示我的心情。我只俯求天主，福佑今天在

座諸君，福佑一班未能到堂參禮，而精神與我相接的諸友。他們想念到我的教會，我的團體，及鄙人一身，爲求天主滿足他們的願望，我今晨舉聖爵向天，在這一種神聖舉動中，較之任何別一種行動，你們可以透澈我的心情，我的思想。」【註二】

次日清晨七時，他登隱院經堂聖母祭壇，舉行首次彌撒祭禮。剛總主教，南文院長，培德夫人的家屬，隱院全體修士，都跪在壇下與祭。昔日與老進隱院時，欲終生爲祖國祈禱，今日身登祭壇獻彌撒，代祖國四萬萬同胞祭祀天主。中國歷代敬天，乃天子的特權，諸侯王都不容擅行，他今天竟能代民敬天了，而且所獻者，非太牢少牢，乃是耶穌的聖體聖血。

與老曾憂慮着：「我怎樣可以每天登祭壇到天主前，充當人類之代表？」但他的神師黎里葉（Etienne Trillieux）神父壯他的胆說：「不必煩憂！你陞了司鐸以後，你自然會改換你的心境。」晉陞司鐸後第五天，他告黎里葉神父說：「我的心境完全換了。」他雖仍認自己不堪爲司鐸，然自己體驗了代人類行祭，自心有無限的快慰，故他印發答謝各友人書云：

「茲於六月廿九日，猥以晚歲晉鐸，渥蒙寵賀殷殷，並承遠賜珍貴紀念品，以資策勵，感奮

交集，愧無以報；惟於每日聖祭中，虔誠禱主，佑庇祖國，日臻上理，與世界列邦，共存共榮，聊答盛情，藉誌感忱耳。」

但他的鐸職，既完全集中獻祭一點，他以往外交的經驗，便又使他心無寧日了，雖說舉行彌撒，不必像昔日中國皇帝郊祀那般嚴重，可是總算是上朝天主。與老一生朝見清帝的次數雖少，他却做了清朝的官，他知道上朝禮儀是怎樣的嚴肅。後來他在荷蘭、俄國作過欽使，也知道朝見各國君主時，應該怎樣的專誠致敬。現在每天清晨要上朝天地大主，心中的專誠致敬，當然不可下於朝見列國君主，每天要這樣肅敬己心，於是以往的恐懼心又發作了。早晨一起床，就戰慄恐怖，無意識地希望避免登壇行祭。他尅服恐懼之心，勉強自己上祭壇，這樣每天內心攻戰，精神疲弱。當年十一月間即患肺炎，四十日臥床不起。病中既不能行祭，漸漸心緒安寧，在安寧中纔一眼看透了這些憂慮惶恐，都不是理所當有的。

「四十天內，天主既然光照我心，叫我明瞭，當我憂慮我的職務時，我忘記了他另面的慈心。我敬他為主，我却沒透識他乃一慈父。從那時以後，我看清了我向天主獻祭，是向父親獻祭，

我就再也不以登壇爲懼了。於是每天清早，隱院四處寧靜時，舉行彌撒聖祭，已成了我每天最大的事件。這樁事極平庸，但也是唯一的尊嚴，我能面對面的上朝天主，執行「耶穌替身」司鐸的神職。」【註三】

晚年他體弱不易出門，南文院長替他在書室側佈置一小堂。堂壁滿懸首鐸對聯，祭壇中央有中國聖母像。每早晨對聖母像，高捧聖爵向天，他可以捧友人所贈中國「周觚式聖爵」懸想五千年前周朝天子觚酒所祭的天，就是他今日舉爵所祭的天主。但他更喜捧自己的「夫妻爵」行祭。「夫妻爵」高約六寸，色金黃，爵托與爵杯之間，有一柱形爵身。爵身上頂下根，鑲有與老夫妻的結婚金指環。金指環下，又鑲有他夫妻結婚銀慶的一對銀指環。昔日夫妻之愛結合於今日彌撒的犧牲祭中，而他每早獻祭，足且不出「慕廬」在「慕廬」裏實現「以慕先人者慕主；以事先人者事主」的志願。

【註一】興老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廿四日領一、二品。七月十四日領三、四品。八月十三日領五品。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領六品。

【註11】Les solennités de l'ordination Sacerdotale du P. Lou. Abbaye St. André. p. 29.

【註12】Souvenirs et Pensées. P. 111.

「以事先人者事主，」則事天主在世的代權，也如事父母一般。羅馬教宗素稱爲萬民公父，以耶穌之心，愛天下人民如子女。在聖彼得堡使館時，許文肅曾告興老，注意羅馬教宗的中心組織。

「許師對於這種集中的精神神權，很爲注意，尤其重視這種神權溯源於基督宗教的創立者。爲能就近觀察，許師於遊歐時，曾留羅馬多日，且在城內度過聖誕節。」【註一】

興老最初認識教宗，是以他爲這種集中神權的代表人，那時中國教案迭生，外交多所失敗。他便相信李鴻章與教廷通使的辦法，以避免列強再藉教案而生糾紛。民元他任外交總長時，便存心與教廷通使，但當時國內政局不定，未便立即進行。民國七年，歐戰快要結束，中國預備出席和平會議，興老乃與教廷開議，彼此互換使節。惜事機不密，爲法國政府所探知，雖雙方已指定使節人選，終以法政府的反對，通使事重又擱起。

培德夫人在瑞士既已重病不起，與老決意忠於愛妻而絕世。一九二五年往羅馬朝聖，覲見教宗庇護（或稱比約）第十一世。他敬愛教宗之情，肫摯如赤子。妻臨危時，他求教宗祝以遐福，又邀教廷駐瑞大使，替她行終傅禮。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與老以一生所受勳章中最高者三種：中國大綬金穗章，法國榮級章，義大利聖毛利史章，呈獻教宗，以示自己一生所有榮銜，來自天主，今日於棄世修道之前夕，呈還勳章以歸天主在世之代權，聊示感激。教宗令以所獻勳章，懸於國務院一廳中，後來他變賣家產時，又擇兩座純銀燭台，獻之教宗，作為棄俗之紀念品。教宗陳這燭台於拉特朗博物院，進聖安德隱院時，與老上書教宗具報入會。教宗命國務卿加斯巴利樞機（Card. Gaspari）作答。

既入會，中華拒毒會托他請求教宗，訓令中華公教會各團體，一致加入拒毒運動，國務卿樞機答書云：「教宗爲此事，已特別訓令駐華代表，應將預防鴉片及其複製品毒害之方法，編入教會學校教材之內……教宗熱切希望中國內戰平定，秩序回復，法律昌明，庶政府禁止種烟之政令得以實行。」【註二】

一九二八年，南京政府成立，歐美列強猶豫不定，尚不欲立即承認。教宗庇護第十一世，於八月一日，通電中國教會，承認南京政府，且云：「今聞中國內爭已息，極爲欣悅，並讚謝天主。教宗所切望者，乃中華民國應有之希望及權利，皆得列強之完全認可。」

興老以老外交家的眼光，看清這封通電的重大意義，故於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教宗八一通電十週紀念日，印刷通電全文，曾以法英翻譯，分贈中西相識者。他於是年七月十六日給我一信說：「希望我這種孝思的小紀念品，於中國國內外同胞，於中國各方的傳教士，都能深入其心，能作他們患難中的安慰，痛苦中的藥膏。」

抗日軍興，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致函興老，促他上書教廷請求教宗仗義執言。教宗訓令駐比大使現已陞樞機的米加拉總主教 (Card. Micara) 親赴聖安德隱院面見興老，代達教廷同情於中國正義之戰；然教廷尚有不能公開表白之隱衷。米使臨別時，與興老互相跪求祝福。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教宗庇護第十一逝世，興老立即印發中文哀啓。三月二日，當今教宗庇護第十二世被選，各國政府立即預備遣派特使，參加三月十二日加冕大典。我急函興老，懇他設法

電請中國政府，派使參禮。并以顧維鈞大使或錢泰大使派任專使爲宜。興老於三月六日覆示云：

「尊函條陳一節，適合時宜。新宗座加冕機會亦不多得，所擬人選，尤屬確當，且顧錢二大使，外交傑出之才，以任使命，壇坫增光，可預卜也。祥處發電中央，偶有出位之舉，懇託少川借平老友，代擬代發。此電有人選關係，未便發自巴黎或不魯賽，故快函拜託駐波蘭王右孫公使代擬代發，大約該電於八日當可發遞。野聲主教關懷教廷遣使，亦有年矣。或亦想到致電中央，條陳此節，正可與去電互相引證其重要性。」

三月十一日，顧大使抵羅馬，充中國參與加冕典禮專使，興老以這次爲中國正式遣使教廷的第一次，所以非常重視。他把參禮專使團的照片，自行翻印數千張，遍贈友好，以表重視這次使團的價值。

同年夏天，我去比拜訪興老，路過法京與比京，顧錢兩大使於教廷駐華代表，訓令中國各教區，中外教士在戰時，嚴守中立，有所批評。我拜見興老時，他告我中國政府已訓令顧大使爲這事向教廷抗議，顧大使來信請他擬定辦法。他探知訓令不由教廷負責，乃駐華代表自動所爲。這事也并非

若中國政府所看的那般嚴重。興老乃請顧大使向教廷駐法大使，說明這事的原委，請他代告教廷，表示中國政府的不滿。興老說抗戰時，同友好的政府辦交涉，要把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於是一場風波，安然平息。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當今教宗舉行晉陞主教廿五週年銀慶，戰火飛騰，全球慘苦。教宗勅令停止一切慶祝儀典。公教信友乃捐資，於羅馬建一聖堂，名以教宗之名，永留紀念。興老遂於自己昔鐸禮物中，選擇林主席及其他要人所贈軟匾，轉獻教宗，作新堂的裝飾品。當時歐洲交通隔絕，無法郵寄。興老遂乘比國王太后遣人送物與她女兒——意國太子妃——之便，將二件禮物，帶來羅馬。一位赤貧的修士，又值戰爭凶燹之年，有甚麼禮物可獻呢？然他所獻者，已可表示他的全副對於聖座的孺慕心情。

次年正月卅日，中國第一任駐教廷公使謝壽康抵華蒂崗。興老於上年已知道通使事，四月十六日給我來信說：

「從此五十年來的問題，一旦解決了。我們感謝天主。全球公教友應以能見中國公使抵

華蒂崗而喜。中國同胞，又該以此爲榮。」

誰能推測得到他於一九四六年，接到榮譽院長的任命時，他是怎樣的感戴教宗？祝聖院長儀典，他請教廷駐比大使主禮。那年秋天，他決定來羅馬，親謁教宗致謝。後因病，把已經購定往羅馬的臥車票退掉，由南文院長代謝教宗。

一九四七年三月間，吳德生公使全家敬謁教宗，教宗破例與吳使全家合攝一影。興老很爲心動，感激教宗待遇中國公使之隆恩，遂請允翻印這張照像，作爲明信片，寄贈各方友朋。同時他又選購教宗重要公函（通牒）與演講的英法文譯本，郵送中國政府與外交界故人。又凡遇教宗的紀念慶期，興老常函告教外舊友，告以紀念之意義。

去年我重去拜訪他時，教宗訓令代理國務卿孟棣義蒙席（Mgr. Montini）致電慰問，祝他早日康健。興老接電，心神喜躍，精力頓復，勝於吃了百付良藥，答書致謝，備述暮年得此洪恩，舊病必痊。十月初旬我回羅馬，興老託我把他新著的人文攜手一書的手稿，轉呈代理國務卿，以便呈獻教宗。若教宗嘉賞這書，他便出版。孟代國務卿於十月卅日，代教宗致書興老謂：「聖父欣悉閣下養病數

月，並非空閒而無收穫，衷心喜慰。閣下於此數月思維東西文化之相交相通，所思誠關重大。閣下以所思者筆之於書，甚得聖父之嘉賞也。」

在人文攜手一書中，他回溯歷年教宗對他的恩遇，感激之情，傾吐行間，孝思誠切：

「當我預備捨棄政治生涯，退隱於本篤會隱修院，於精神上求生命發展之時，我即決定向「萬民之公父」表示我的孝心（獻勳章與教宗。）因為我精神的新目標愈向前進，我向聖父盡孝道之心愈為熱切。

「我曾多次承前教宗庇護第十一表示恩遇，多次蒙他慈懷關注。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九年，教宗所賜我的函諭，簽名者為當時國務卿巴柴利樞機（Card. Pacelli 現任教宗。）其後又蒙庇護第十二世同樣寵遇，同樣的慈心關照。誰能說出孝思之情，可以給我們多少慰藉，多少勇氣，多少生命精力。誰又能說出羅馬教宗於全球人民，怎樣成為真理的中心，團結與生命的根源。」【註三】

【註一】*Souvenirs et Pensées*. P. 34.

陸 徽 群 傳

11111

【註二】陸徽群言論集，第二一四第二一五頁。

【註三】La rencontre des humanités (Lettre à mes Compatriotes)

二六 自傳

一九四〇年五月，德軍侵入比國。聖安德隱院傷兵擁擠，多至一千五百人。院中修士年青力強者，已於上年，應徵從軍。留院者，都是老弱幼小的修士，滿室血腥，慘呻之聲瀰漫院內；修士們仍按時入堂，經歌唸曉，可暫使傷兵心神寧靜。經畢，修士等分散在一行一行的病榻間，給傷兵們帶來一層笑容，一番友情。

與老步入走廊，走入飯廳，看着這千百躺臥的傷兵，輕聲和他們談笑，聽他們述說受傷的情況。德國戰具的兇惡，使這般精力壯健的比國青年，骨肉粉碎。當與老退回「幕廬」時，他想像中却見中國傷兵。比國軍隊和百姓，用血肉抵抗戰器犀利的德軍。中國軍隊和百姓，不是多年遭日本炮火的殘殺嗎？同樣的殘暴侵略者，橫行東西；同樣的戰時慘苦，瀰漫歐亞。在同一的戰爭裏，顯出人類原是一個，所遭遇的，所希望的，也都相同。

比國的戰爭火焰極猛極速，瞬刻間，燒遍全國，強敵的鐵蹄，已壓住了一切市鎮。與老於是又嘗着佔領區的生活了。郵件檢查，只許用法文或德文；食糧限制，每天有定量；言動監視，沒人可有自由。這樣在聖安德隱院過日子，不是彷彿在淪陷區的北平或南京嗎？這邊的統治者，名叫德國人；那邊的統治者，名叫日本人，性質是一樣的，只是名字不同罷了。

一九四二年三月廿五日，德國駐軍下令驅逐聖安德隱院修士。與老住院已經十五年了，從沒有在「慕廬」以外過一宿；如今提步出院門，不知何日重歸昂首望天，心聽主命，被逐的修士們，一部份遷居於落歡（Lophen）的伯大尼本篤隱修院，一部份則寓宿於戚友家中。與老由「慕廬」遷入布魯琪城，黎蘭伯爵（Baron Ryelandt）家，寓居四月。迨伯大尼修院整理完竣，散居的修士都會齊在伯大尼，與老隨即入院，伯大尼雖是地異境遷，然同院修士大家又住在一本篤會院裏，於是又把幾個月散居各地的生活，改回修院共同的生活。

戰時流離顛沛，食荒糧缺，冬天沒有煤火，又找不到藥材。朋友們都替與老擔憂。他羸弱的身體，怎麼能勝過這戰時的折磨呢？然而天主上智的處置，常異乎人們的推測。與老因着這百般磨折，反

而脫去舊病，體量加重了。在全球鼎沸，戰血橫流的當兒，他的思想深入人生各種問題，他祈禱天主救拔人類，日形懇切。漸漸在腦海裏約略見到他的一種新使命。戰時精神反較健旺，這必是天主叫他工作的預示。比國人輾轉於強敵鐵蹄之下，憂愁沉鬱。與老認爲該去振作他們的精神，叫他們暫時把眼前之憂慮放下，一心聽從天主上智的安排。天主乃我們的大父，他照顧我們私人，也照顧我們的國家民族。怎樣可以使比國人一心信託天父呢？與老便決意把自己一生的經歷，給他們講說。以往多少新聞記者，多少同會的修士，曾催促他述說自己的往事；他常閉口不言，以爲往事歸於天主，不容自己任意取授。於今他感到天主命他把往事拿出給人看，不爲炫耀自己的功德，因他自信爲一無知的小孩；但爲給人家證明天主怎樣慈心照顧一個人的一生。如是比國人也可相信自己的國家，是在天主的手中，必有重見公義天光的一日，只須靜心等候天父所定的日子便是了。

開始演講時，與老只向少數的朋友們公開談話。德國駐軍的偵探隊，尙乘機干涉。一九四二年七月廿五日，與老在黎蘭伯爵家中大廳內，向朋友們作演講。德國偵探忽地衝入，抓去他的講稿，註寫聽衆的名字，解散演講會。數天後，與老遷入伯大尼修院，於是闔門給本院修士講說往事，發揮一

己的感慨。後來馬林 (Malin) 總修院修士聽說了，邀請奧老到院演講。安握爾 (Anvers) 城的公教女青年會也風聞其說，又請奧老給他們講道。奧老不禁自己問自己說：

「度了十五年的修院生活，盡了七年的司鐸神職，終日靜默少言；爲甚麼今日天主的上智，似乎逼我這年已七十一的老翁去演講，去工作呢？」【註一】

東西歐亞兩洲，現在都濺滿了血跡，城市毀成了斷牆危壁，人民穴居野處。如今一片殺聲激蕩，每個人的仇恨心情。戰爭有時或完，仇恨心情未必隨戰火而熄。恨心不熄，世無寧日！東西兩洲的人民，將終日呻吟於水深火熱之中，不能各歸家庭，享團聚之樂。西方歐洲已忘記了攀出深谷之路，東方亞洲尙沒有找到這條坦途。然而在戰火瀰漫時，人們仍舊可以聽見有人在指路。羅馬華蒂崗的電台，常廣播教宗的演詞。教宗正在大聲疾呼，指給東西各洲人自救自拔之道，這條道路即在誠心信仰公教的基督教義。

奧老何敢自擬教宗，亦不肯自稱學者。他僅僅向一些朋友們講講自己的經驗。可是他一生的經歷，不是有些異乎尋常嗎？小小的翻譯員，級級上升，竟登到了外交絕頂，做了外交部長，做了國務

總理。一個生於舊反教家庭的小孩，娶了公教女士爲妻，竟改入公教，且棄俗修道，得晉司鐸。在人看來這一生的經歷，豈非曲折離奇之至！與老却向他們解釋這一切都沒甚麼奇怪：一樁一樁的大事，都有天主上智安排，他像一個小孩子，一步一步往前走，應着天父的招呼，走向天父那邊去。幾時天父把他抱在懷裏，那就是他棄世升天的日子了。

走向天父那邊去，他經過那條路呢？他經過了中國儒家的倫理。他生於中國，血脈中就承有祖先儒家思想的遺傳。

「我生爲儒家。十三歲時，先父送我入上海方言館，因此，沒有多讀中國的經、史、子、集，然這有什麼關係！儒家的學術，儒家的精神遺產，乃我終生的食糧，我願我心常充滿之。從亞伯漢同時的堯舜以及到今日，中國的民族因儒家千百代相傳之道，已造成自己的民族性。中國人以儒道而敬天，而孝親，而修德，而求認識我們的人性，而求上達人生的智慧。」【註二】

在儒道的路途上，他隨着許文肅的教導，一步一步想成個完人。在家庭，他要成一個孝敬父母的兒子，一個親睦於妻的丈夫，一個慈惠於子女的父親。在國家，他要成一個忠於政府，愛護國家的

外交官。然而他每天處在培德夫人的傍邊，時刻注視她的言行，忽而發覺自己的儒道，欠深，欠高，欠全。他明知他與愛妻，彼此從沒有因着家庭瑣事，起過衝突；並非背道而馳，但他自認是走在妻子的後面，而且還似乎是望塵莫及呢。他與妻子，有甚麼相異的地方呢？只有信仰不同而已。妻子信公教，他則不信。天父的手便牽引他去研究公教，由儒家的路上去看公教，一眼即看出公教的優點。

「儒家的精神預備了我的思想，使我顯然看出基督教義的高尚。基督教義的高尚，和信徒私人的缺點不相連屬；而且就從信徒缺點上，更能看見基督教義的高尚……儒家精神更使我看出羅馬公教優越異常。」【註三】

不但看出了公教的優點，而且看到儒家倫理與公教教義，是由淺而入深，由下而上達，由缺而得完滿。儒家主張敬天，空洞渺遠，祭天者又限於天子。公教的敬天，由天主聖子默示我們敬主之實，人人得愛天主而敬之，凡是司鐸俱得而祭之。儒家主張孝親；然而儒家孝親之道雖稱完備，而都限於人事一方面。公教孝敬天主，以天父之德性爲法，以天父之愛爲愛，孝敬之道，乃得發展於無限。儒家講人倫，重視人性，公教則以人而神化之，使人之行動完全超性化，而能度聖寵生活。與老乃說：

「羅馬聖而公會，使我以往所有的生命克臻完備，神祕而無所缺。凡我昔日所意料，所想望，所追求者，都在公會得了滿足。而且我中華民族文物制度，也將因公會而躋完成。」

【註四】

他本人的生活，既因公會而收完滿之效；中華民族為甚麼不可接受公會，而使遺傳的文物制度，躋於完成之域呢？印度佛教，空虛寂滅之道，尚能傳遍中國；為甚麼適合中華人情的公會，反不見容於國人呢？答不在中國人，也不在傳教士；答在傳教環境不良，使宗教混於政治。當利瑪竇徐光啓開教中國的時候，傳教方策，由儒道而步上公會。後起的傳教士受環境的影響，沒有貫徹這種方策，使公會弄成了洋教，與中國人心格格不入。近世紀列位教宗，自本篤第十五世，庇護第十一世到當今教宗庇護第十二世，力求改良中國傳教的環境，明令指導傳教原則。於是剛恆毅總主教與雷鳴遠神父遵旨力行，使中國教會面目一新。與老不但預見中國儒家遺傳，將在公會裏保持自己的地位，且將因公會而興發；即中國語言，也將滲入公會儀典。中國國內教堂內，可用漢譯聖詠，歌頌上主。那麼，聖本篤的修士，即是中國歌唱漢譯聖詠的人！與老稱述天父妙恩，一手引他進了一種極

合中國人情的修會。中國人情所好者爲家庭，數代同居。家事由父兄主持，子弟等通力合作，共錢財，通有無。聖本篤會就彷彿中國的家庭，會士兄弟受會長的指揮，共度精神生活。與老說：

「我願請我的同胞們到聖安德隱院迎賓館少住數日。我願請他們閱讀聖本篤會規，觀察我們度的家庭生活，研究我們怎樣處理一天中的祈禱和工作。然後可以考慮，我們中國人怎樣可以實行這種會規。在這種會規內，我們可得基督教義的結晶。」【註五】

在這種公教教義普遍於中華的曙光中，在聖本篤會林立於華夏的希望裏，在中華人民都獲救贖的喜訊中，與老看他自己一生可以結束了，他可以永遠歌頌天父的慈愛了。

「我敢希望，爲我同胞，爲我個人，都有基督教義的光明，基督教義的幸福。

「我若是因天主的聖寵，欣然棄俗修道，而能晉陞司鐸，我相信不是爲求上天賜些無意義的虛福，乃是爲仗特萬君之君，殉道者之首，我主耶穌的功勳，以求上天賞賜我無數親愛之人，能認識天主，而歸向之；且能不自認爲天主之奴才，而認爲天主之子女。

「親愛的同胞們，我最後的一點思想，不能不獻給你們。你們可以相信我的友情，相信我

的經驗。我們如都成了天主子女，我們的家庭將幸福快樂；我們的青年，至少一大半有才識者，能充滿毅力，克己修德，安於義命；我們的民族將生活於安寧環境中，享豐年之福；我們的中國，將在國際列強中，顯為一種溫和而英勇的民族，知道乘機克服好戰的強敵，且能恩遇各邦，懷德知報，為列國所愛服，為天主所福佑。

「願天主於全球萬邦，受讚受榮！」

興老如此結束了他的演講。他述完了一生，說盡了自己的希望。聽講的人在心裏，久久的回味着他的話，大家放下了暫時的憂慮，靜待着勝利的降臨。勝利不久竟來了，興老也於一九四四年九月廿四日，重回聖安德隱院，重進「慕廬」，重入靜默的生活。但是會聽見他演講的人，以為他的話為他們戰後的日子，仍舊有益，便要求他把演講稿付印。興老擇演講稿四篇最重要者，合印成書，名為回憶錄（*Souvenirs et Pensées*），這便是他的小小自傳。

【註】*Souvenirs et Pensées* P. 19.

【註1】Souvenirs et Pensées P.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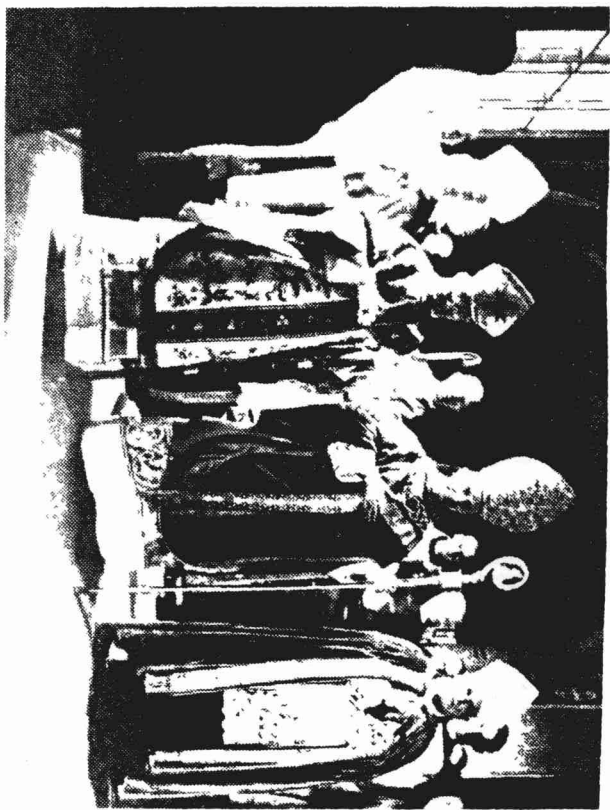
【註2】Souvenirs et Pensées P. 97.

【註3】Souvenirs et Pensées P. 115

【註4】Souvenirs et Pensées P. 154.



陸徵祥氏領受院長祝聖典禮後影



聖彼得堡聖彼得堡大主教座堂內，聖主教座旁

二七 院長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八日，與老主保聖天士彼德節前夕，比國本篤會駐羅馬辦事處，電南文院長，告以教宗任命與老爲比國剛城聖伯鐸祿隱院榮譽院長（*Abbe titulaire de Saint-Pierre, du Mont Blandin, a Gand*）。羅馬教廷選擇這一天，通知與老任命事，作爲慶祝他的主保節。見教廷對於與老，用意很慎重週到。

聖本篤會的榮譽院長，乃領院長銜而不受任，有似榮譽主教領主教銜，而無治理教區之責。本篤會院，各院獨立，各院院長終身任職，權勢有如主教。在中世紀歐洲封建制度盛行時，本篤會院長，多有爲一方封侯者。院長受選上任，應領受祝聖禮，祝聖儀式也類似主教祝聖儀式。但榮譽院長名銜，創於近世，且獲選者良少；蓋因修士既棄俗退隱，教廷不願加以此種虛榮，僅於少數奇特之士，羅馬教宗顯其重視之心，乃任之爲榮譽院長。

比國剛城聖伯鐸祿隱院，創於紀元後六百三十年。首創人爲聖雅莽 (Saint Amand)。聖雅莽乃剛城第一位開教主教。紀元後九三九年，雅莽隱院改爲聖本篤會脩院，特敬一古聖母像。一五七八年「反聖像敬禮之徒」(Ficonolates)圍攻隱院毀之，其後本篤會士重脩院宇，恢復舊觀。一七九六年，法國大革命，沒收教產，聖伯鐸祿隱院慘遭封閉，院中經韻遂絕，院宇改成軍營。院中經堂，則留爲本地教民之本堂。與老得任爲這座隱脩院的榮譽院長，爲中國人第一位任隱脩院長職者。教宗委任狀，六月二日由國務院頒發，文曰：

「查神子陸徵祥退隱脩院以前，曾任政界要職，功績昭彰，本宗座素有所聞；且其德學出羣，効力於教會者亦多，本宗座茲特授以院長榮銜。」【註一】

八月十一日，與老領受院長祝聖禮，典禮前夕，教廷駐比大使錢鐸鐸總主教 (Mgr. Cento) 抵聖安德隱院，預備次日主禮。祝聖典禮日，隱院又是一番車水馬龍，絡繹不絕。中國政府代表爲駐比金問泗大使，中國外交部長王世杰之代表爲駐教廷謝次彭公使。北平國立圖書館館長袁同禮氏，亦趕與盛會。比國攝政王派皇宮司鐸耿百耐神父 (P. Kempeneers) 爲代表。比國王洛益樞機

(Card. Van Roy) 遣其助理主教孫能 (Mgr. Suenens) 爲代表。比國西部總督王赫登伯 (Van Haestenberghé) 與布魯琪城主教，俱親來參禮。

十一日午前九時，錢鐸總主教率儀仗隊入堂，與老隨之；身着白綢彩花大圓衣，頭頂三角黑呢帽，抵祭壇前，主禮者登壇就座，與老跪誦誓文。宣誓盡忠教宗，然後對答教義大綱，許以誠信。主禮者歌頌聖詠，俯求天主憐受選者之弱質，而錫以寵佑，俾能立己立人。

「示以正道，俾其知所遵循。授以智德之寶，俾其能取新舊之識。賜其凡百言行，循主德表，克守厥職，爲善獲樂。如是棄斯世而面主受判時，能以救援多靈之豐功，領主所許於斯世忠僕之賞，賜彼與其救援之靈，共享主榮於天。」

主禮者招受聖者至祭壇前，授以會規，訓之曰：「謹授歷代聖祖所傳會規，以之而統治翼衛主所託爾之會院。……循天主誠律而行，汝其爲彼等之導師，以吾主耶穌暨聖父聖神之助佑，引彼等而趨上天遺產之樂園。」

主禮者又授以權杖，囑之曰：「謹授神牧之權杖，以之示於託爾之衆徒。汝於懲戒時，其勇毅嚴

肅；汝忿怒時，其勿忘謙和慈祥。」

然後主禮者又授以指環，勉之曰：「謹授指環，是乃忠信之證。汝其身被諸德，於天主之淨配聖教會，勿稍有玷污。」

受聖爲榮譽院長，有銜無職，主禮者的訓囑，爲他有甚麼意義呢？然而他心中固另有所思，或許有一日他將回中國而創立一隱院，自爲院長。主禮者的話，不是隱含此義嗎？他靜聽主禮者所言，默記於心。領取指環後，主禮者續行彌撒。與老心神對越上主，切求天恩光照，使能實踐典禮中的經意。彌撒畢，主禮者以素綢高帽加於與老之頂，全堂參禮者歌唱：「謝主聖詠。」與老冠高帽，持權杖，戴指環，行於襄禮兩院長之間，徐繞堂中，舉右手祝福來賓。金謝兩使，默視中國的前任外交總長，今日成一教會神長，施展神權，向人祝福，心中是驚異，或是感服？

八月廿六日，與老由南文院長陪往剛城，到聖伯鐸祿院，行就職儀典。院中已無脩士踪跡；然而剛城人士從隱院院基鑿取厚石一方，獻之與老，作他日後中國立院之基石，且希望中國所立新院，仍以聖伯鐸祿隱院之名名之。這次與老到剛城，就職乃虛儀，實則爲向剛城人士，許下重復舊院。剛

城市長史德格 (Van der Stegen) 演講詞說：「我們所獻這塊方石，出於閣下隱院，將爲閣下新使命之象徵基石。來日居於遠東時，此石或能使閣下回憶這個蕞爾小邦；也必想起我們的剛城。因閣下已多年愛這小邦如家庭，於今於剛城且有市政權。」【註二】

興老起立答謝時，已是神飛祖國，似已眼見於北平，或於南京的近郊，聖伯鐸祿隱院立於蒼林翠柏之間。

「諸位先生，你們贈我一方石頭，若使天主允許，我想親自把石頭帶回東亞。在這方石頭上，你們刻了兩個年歲：六三〇——一九四六。這兩個年歲，多麼發人深省，叫我們怎樣欽佩聖教會的延續不斷。

「這座比國剛城舊隱院，若使天主贊成，將來要重興於地球的另一端。這座隱院的脩道生活，將復現於我祖國的中華。而且大約要復興於四千年古城的北平。

「那麼我將輸進一外洋宗教入中國嗎？我萬不會有這一舉！普天之下，性律與基督教義，都不算舶來品，基督教義乃性律的完成點。後者依於人性；前者乃人蒙召的高貴幸運。

「今天你們各位以你們精神制度的遺產，以你們文化的強勁種子，交於一中國修士，這顆種子，原非比國本土之產，而你們今日沒有人說，種子所產的制度，為舶來品，究其實，這顆種子乃天賜的恩惠。」

「我於是就歡迎將來有一天，在那一天於剛城的方石上，建立了一座中國隱院。我們希望這一天並不離的太遠。那時在新建的隱院裏，孔子的子孫和聖雅莽聖本篤的子孫將一齊向天揚其經韻。」【註三】

這不是實現了與老的幻夢嗎？十九年前，進隱院時，他心中涵泳着許文肅的遺教「研究會士精神生活的秘訣……把所心得者輸進中國，傳之國人。」次年十一月四日，南文院長為四川順慶的西山隱院，行正式立院禮，授與會規，聖詠集和立院十字。

「當時祥即有意，寫一篇文章，把本篇會介紹於我親愛的同胞，使他們遇到和本篇會接觸的機會時，已有相當的認識。倘能再進一步的研究和瞭解，他們也可認識這修會在我們中國，能有什麼貢獻。」

「本年十月十二日，安德肋本篤會院南大院長，動身前往中國，祥願乘南院長第一次巡視西山分院的機會，把祥在本篤會內經過七年的研究，學習實行和經驗，用極簡短的文字，把本篤會的會規，和他一千四百餘年的活動概況，介紹於我親愛的同胞。」【註四】

他寫這篇極簡單的文字，竟寫了四十頁，原原本本地敘述本篤會的歷史，他爲什麼寫這篇長文呢？不是在賣弄自己的文章，也不是在炫耀他自己修會的光榮，他是希望實現許文肅的遺教，把修會生活的精神秘訣，傳之國人，這篇文章的結論說：

「中華民族沉睡的酣夢，直到經過了革命痛苦的歷程，才驚醒了起來。我們現在迫切需要的，是我們民族革新和復興，我國國家重行建設的工作。

「本篤會爲歐洲社會歷代所有的貢獻，是否也可爲我們中國社會作一些類似的貢獻？本篤會移植到世界文化最早的中國之後，必將紮起堅實的基礎，因中國的敬天、敬祖觀念，是政治、社會，尤其是家庭的堅實的基礎。所以扶助我們保持這優良的遺產，且使之刷新整飭，正是本篤會的職責。」【註五】

他在自傳裏不也申說了本篤會與中國有天生之緣嗎？末次講演結束時，他引了唐僧玄奘。人家以爲他要自比玄奘了，但他却立時又把詞鋒縮回去。

一九四四年正月十七日他函我云：

「年前愛德華司鐸向比都圖書館處借到玄奘傳，讀之深感，力勸作公教中之玄奘。祥何人斯，豈敢自居。竊思玄奘居印十有七年，祥現居院亦十有七年，以此一端之相同，前後相對，擅敢引以申告於宗座之前，竟忘其老而不自量，函發後而追悔之。嗣思愛鐸之相勸，實出於愛主愛人之真誠，非有意以重擔加我孱肩之上；倘以後悔直告，恐傷其心而冷其一番熱忱，故未之言。臨穎憶及，敢告吾同胞神兄，幸勿笑其老狂而失常度。祥既以身靈獻主，亦不敢有所吝而求自全，後人然我否我，非所計也。」

天主究竟選了他做這項事業嗎？他常常問自己，結論則是他尙沒有到動工的時候，他也從不考慮回國問題。第二次大戰告終，中國人士，都函促與老歸國，田耕莘樞機且親身往聖安德隱院請他回北平，與老因此疑慮了。是否天主真要他回國？若使回去，應該從事那種事業呢？正在這種疑慮

中，教宗委任他做榮譽院長。他感激天主待他真太慈祥了，他的感激，不是因為天主給他一種榮銜，乃是給他指示了該走的路。在祝聖院長的那天午宴席上，他的答謝詞中說：

「今天在我七十五歲的年齡上，教宗任我為院長，教廷駐比大使錢鐸總主教親為我行祝聖禮。今天我身受祖國各總主教各主教的敦促，我謹以院長身份，盡我對於天主對於祖國應盡之職。我所以求我的神長們，重新給我下命。我即將從命，把我退隱的生活，搬到中國去。我雖毫無能力，也望在我的同胞中，作真理、愛德和天主上智的見證。

「從各方面大家都向我說：『你有一種使命。』從羅馬有聖本篤會首席會長，從北京有教廷駐比大使錢鐸總主教，從中國有田樞機和于總主教，他們都寫信向我這樣說。諸位先生，難道我頭重齒豁，不是有目共見嗎？我今天請問大家，我也請問南文院長，我究竟該做甚麼？我究竟可以做甚麼？」【註六】

大家都答應他該回國創立一隱院。他自此也有點相信，似乎又想做本篤會的玄奘。然而他心中尚不敢自信，他更相信他的使命的實現是在死後。

「我何敢自擬爲中國本篤會之玄奘，但或許在我生前或在我死後，天主將大顯其榮，爲傳聖本篤會規於中國，在中華億兆人中，選中一個病弱的老者。」【註七】

他等着上峯發命，令他歸國，教廷却不作聲，而同時他的身體，屢病屢愈，也似乎表示天主並不願他回本土。一九四七年夏，吳德生公使到聖安德隱院拜訪他時，引聖經的話向他說：種子不埋在土中而爛化，終歸一粒爛化了，才生芽結果。與老點首稱善。他領悟了他的使命，是在死後傳聖本篤會於中國。

【註一】*La benediction Abbatiale du Rev. me P. Lou. Abbaye St. Andre. P. 3.*

【註二】*Benediction Abbatiale du Rev. me P. Lou. P. 39.*

【註三】*Benediction Abbatiale du Rev. me P. Lou. P. 43.*

【註四】本篤會沿革小史，陸徵祥言論集第六十三頁。

【註五】同上，第一〇〇頁。

【註六】*Benediction Abbatiale du Rev. me P. Lou. P. 38.*

【註七】*Souvenirs et Pensées P. 159.*



陸徵祥院長閱讀吳譚若望福音原稿(一九四八年春)



陸徵祥院長閱讀吳謹珙寶福音

二二八 聖經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吳德生公使所譯聖詠出版。他用詩騷的風格，翻譯大衛的聖詩，能傳達作者的神韻，又能激發讀者的虔誠。國內文人，都以這冊聖詠譯本，爲中國翻譯文學的上乘作品。與老於次年正月十四日來信告我說：

「近接上海友人寄贈吳公使筆譯聖詠。捧讀之下，手舞足蹈，不知老之將至，以之示本院同仁，驚喜莫名。本會修士修女修生，口誦心維之大日課也，經會祖分排爲七日日課，一百五十二端（聖詠）限七日念畢，週而復始。異日准用文言譯本，作中國國內修院每日日課，本會受賜多多矣。此等工作，不獨爲本會之榮，亦公教之光，同胞之幸也。質諸高明以爲如何？先師許文肅公所希望者在此耳。錢大使金大使來信，均以爲佳譯，足見有目者共賞，名不虛傳。」

每日口誦心維聖詠；聖詠不僅爲口唱以讚頌上主，也爲心維以養育精神。聖詠裏喜怒哀樂之

情，超於普通人事以上，專誠對越天主。口誦而心維之，則可陶情適性，日與天主相接。與老一日遇到了這種善譯本，不禁手舞足蹈。且預計本篤會流傳中國時，如能用漢譯本唱頌日課經，則德生公使的聖詠譯本，可作定本了。然而他尚惋惜中國沒有一種好的聖經譯本。他平日所讀者，爲法文聖經；天天默思耶穌的言行。

「日思耶穌一生的言行，日思耶穌精神與肉體所受的痛苦，我纔得振作精力，才能繼續不懈。以五十六歲的老年，開始一種澈底的新生活，我能退隱作修士。」

「我默想聖經，求我自己的神益，也求我中國的神益。」【註一】

但是他感覺聖經譯文，可以影響他的精神生活；譯文不佳，讀誦時心能生煩，自己要勉強自己捨文字而取經義，忘却譯文而思維救主之言。假使能有一種好的漢文譯本，像吳公使的聖詠，文筆雅麗，讀起來心曠神怡；那時再依文而默思天主之道，不更易爲力了嗎？所以他嘆息說：「新舊聖經譯本不少，所缺者，文言之譯本耳。」然而他沒料到在去世之前，竟能夠讀到他所盼望已久的聖經譯本。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吳公使把所譯若望福音改定稿，寄與興老，請他校正。興老於六月二十五日給我一信說：

「二十四日接到福音若望傳譯稿手抄本。展開抄本，曷勝欽佩，抄寫清晰，易讀，不費目力。佩譯文信達且雅，令人深味耐玩。傳計廿一章，昨晚今晨已讀十章，明日當可讀畢。此爲初讀，廿七、八兩日作二讀，廿九、卅作三讀。三讀之後，再爲詳加注意。如遇欠明之文句，當邊囑點注，以備德生公使之參考。譯經之舉，重要可知。我國由舊經跨入新經，開一新時代。民國萬年之計，卽此奠定，雖曰譯聖經，究乃定國基。」

七月七日，他再給我一信說：

「德生公使新譯若望福音，拜誦三遍，深得我心。極願執筆，隨讀隨記，遇有欠明之文句與名詞，註出以報命。距料於捧讀時，愈讀愈順，口誦心維之下，敢直言之，並未遇有欠明文句。三讀之後，未便久留，當卽掛號寄繳德使，以便從速刊布，以快讀者。但於寄出之前，私願竊抄全文，苦無抄手。本院原有以照像翻印之法，試辦之下，異常清晰，已將全文偷抄，事前未得德使同意，唐

突之處，深爲歎罪，未知能蒙德使格外原有否。尙祈代達歉忱，是爲至禱。竊思譯經一事，德生執筆，聖神執手，無思無慮，一筆揮成。德生確有求工之慮，而聖神執手以代工之故，文思之來，如泉源之流，筆到工成，且至精至妙。至名詞音義雙收，傾瀉而出，作爲定本，亦無不可。至用我國古文之成語，卽溝通中西之樞紐，既能吻合，復治一爐，非聖神默啓，曷克臻此哉。」

與老終於找到了一本理想的聖經譯本；雖明知譯本不久將出版，他却不願久等，他希望每天捧讀這冊若望福音，使用攝影翻印法，攝出全部譯文，並贈一副本與吳公使。他在副本上題字說：

「前承賜寄尊譯福音若望傳，拜讀再三，深得我心，情不自禁，擅自攝抄。幸獲善本於衰老之年，早夕玩索，加以每日默思工作，而於虔誠祈禱之中，善爲準備歸主，則受公之賜，感公之德，歿世難忘矣！」

這一年的冬天，比國特別嚴寒，天氣格外潮濕，與老的精神大受打擊。去年初春，他又害感冒而轉成肺炎，因此四個月的工夫，不能步行，每天常躺在靠椅上。椅側置一法蒂瑪聖母塑像，椅前橫一活動書架，早晚捧着這冊若望福音，時念時停，閉目沈思。窗外陰霾多霧的春天，已變爲間有麗日當

空的夏天。層積的白雪消溶後，已托出青青的嫩草。呼呼刺面的北風，已讓悠悠的南風，在樹林中遊散。與老早晚，則只伴着聖母像及聖經。看一端經文，望一次聖母，然後想着耶穌的一言一行。一場久病，把世間的念慮都吹散了。回國建立隱院的計劃，也作為身後的事了。如今他只有「善為準備歸天」預備善終。他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將歸天面主，病中早晚就想念天主，思維天主，研究天主的聖言。若望聖經乃耶穌愛情的遺囑，乃耶穌天主性的回光。法蒂瑪聖母，又是最近三十年相幫人歸向天主的靈梯。與老為預備歸主，能日讀若望聖經，日求法蒂瑪聖母；他再找不到一條更好的途徑了！

「太初有道，與天主偕。道即天主，自始與偕。」與老澄清世念的思索，飛騰於一片光芒的世界中，無思無慮靜對着天主聖三的妙性。他看不清楚妙性的奧蘊，但他知道讚嘆這種奧蘊的奇妙。

「展開若望福音，一眼即是極高妙的啓示。」

「這種啓示，教我面對面地問着，世所未聞而又最真確的一樁事，即天主的永久譜系（聖子生於聖父，聖神出於聖父聖子）教我們欣賞天主父慈子孝的奧妙，教我讚頌聖神的

上智及愛情。在這愛情裏，聖父聖子同爲一性，同爲一天主。」【註二】

「道成人身，居我儕中。」與老的思索，由一片光芒的世界，降到茫茫的塵世。他看見「與天主偕」之道，降生爲人。他捫心自問，這是爲什麼呢！他開眼望望聖母，然後答應自己說：

「單單爲愛自己的聖父，單單爲聽聖父的命，耶穌纔愛我們，纔自己降世成人。然後授給我們以聖神，使我們得有生命之源。因此我們真真成了天主的兒女。」

「耶穌的孝道，乃我們救贖的根源，乃我們神恩的起點，乃我們希望的根基。」【註三】

自己是天主的兒子，自己在等候天主父招他歸去，心中便坦然而樂，疾病如失。他又想耶穌在等候歸天時，遵照聖父的旨意，受苦以救世。他的思索也就再回到世界以內，又看到大戰以後的人類，並沒有享受所切待的和平：可愛的祖國更是殺氣騰空，鮮血遍地，他閉目久思，追求世界和平之道。

「我來回地說，世界和平之道，第一在互相了解。互相了解以後纔能互相尊重，互相親愛。」【註四】

夏天的炎熱，已成了鬱悶逼人的酷暑。與老有時亦自靠椅起身，拄着手杖在屋中迴旋。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節，居然能登壇舉行聖祭彌撒。於是把幾個月內腦中所有的思索記於紙上，成爲一法文書，名之曰：「人文攜手。」(La Rencontre des humanités)

去年九月十六日，我和他見面的第二天，他把人文攜手的手稿，囑我細心讀一遍。後又托人抄寫數份，乘我回羅馬時，託我呈獻宗座，與傳信部長。他則等教宗與傳信部長的回示，以便把手稿付印。

去年九月我去拜訪他，是代吳德生公使請他校讀全部新經譯文。德生公使到羅馬以後，着手修改新經譯稿。廣搜參考書籍，遍訪聖經專家，又囑我逐字校對，有疑則共同研究字義。三讀三改，再囑甥女吳天錫君斟酌辭句，然後會齊閣家大小，重抄譯本。一面請求教廷、傳信部，批准譯文。傳信部着令南京于野聲總主教負責審定。于總主教乃委興老和我，任新經譯文審查員。九月十五日正午，當我捧着十一冊手抄本，交與興老時，他清瘦的面容上，頓現愉快的光輝，雙眼發亮，笑說：「讀經可以療病。」讀經的第三日，他上書總統，賀譯經事業的成功，深慶公教入華七百年後，今日終有一

部信達雅俱到的新經全集。他暮年幸得親睹，乃一生之大幸。後七日又上書教宗，致謝來電慰問，特告以吳使新經譯本告成，不禁爲中華公教賀。譯文雅而信，將使救主之言，遍行中國。

十月三日聖嬰仿德蘭節，與老擇定這天，簽字審定新經譯文。因吳公使素敬聖女德蘭。「正午十二時，我往陸公房間，彼囑預備照像機，乃坐下，於福音瑪竇傳首頁親筆寫：「無礙付印」(Nihil obstat)，隨即簽名。我心喜，陽光滿室，便於攝影，陸公簽字畢，我乃副署。笑謂陸公說：

「這次遊凡爾賽宮時，遊過第一次歐戰和平的簽字廳。」陸公說：「那次我們沒有簽字。可是今天的簽字，勝過凡爾賽宮與國條約的簽字和日本二十一條的簽字。今天簽字，乃爲取得我的永生。」陸公隨說，若使許文肅公今天在這裏必定鼓掌稱善。【註五】

【註一】Souvenirs et Pensées Pag. 105.

【註二】La rencontre des humanités Chap. III.

【註三】同上，Chap. IV.

【註四】同上，Introduction

【註五】益世週刊，第三十一卷，第十七期，第二六四頁。

Nihil obstat.

† Petrus Caelestinus Sou Tsung Tsiang
Abbas tit. Sancti Petri Gandavi.

et Stanislaus Lokung

Ex Abbacia Sancti Andreae prope Brugis,
in festivitate Sanctae Ceresiae a Jesu Infante,
die 3 Octobris 1948.

吳經熊博士所譯新經全集審定簽文



陸徵祥院長簽字審定吳譚新經



二九 文化

一九四八年，雖不是人類歷史上最痛苦的年頭，然決非提高人類希望的年頭。教宗庇護第十二世在年底聖誕廣播詞裏說：「誰若是眼光高遠，誰若是有精神和魄力，肯認定事實，不管事實如何慘痛，一定可以看到一九四八年在今年年底時，並沒有滿足。在今年新正時，人們所有合理的熱望，反而在稍現曙光的人類征途上，舖上障礙，使人們面臨極險的危壁，憂心忡忡。」

興老默思若望福音，祈禱法蒂瑪聖母，縱觀世界的時局，著成人文攜手一書。他知道自己死期已近，他的心漂浮世間形形色色以上，他已習慣在精神界裏週旋。在人世所看到的，也只在精神物件。人世的戰爭，不是鎗砲，炸彈的武器戰爭；武器戰爭，乃是另一種戰爭的成果。他認為人世的戰爭，是在於精神界。民族的精神，互相衝突，然後纔產生武器的戰爭。所以他推論為避免人世的武器戰爭，要緊是世界各民族，在精神上，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親愛，於是他乃主張世界東西文化的攜

手。

人類的文化，以人性爲依歸。人若細心研究自己的本性，可以認識自己，可以認識別人。認識了人，才可認識天主，人的文化乃得有一中心。

「人的心靈，人的文化，都在使我們認識清楚人類自己的特性，而漸漸近於天主，漸漸認識天主。」【註一】

認識我們自己以認識人，這是我們人生最重要的一樁事。

「認識我們自己——澈底研究造物者所賜與的人性，無涯的才力，探討那些使性力常瀕危機，而失正軌發展的慾火。時常注意觀察人生的活劇，我們便可得到聖保祿所留傳的結論。而中國儒家與教會的舊約也曾或隱或顯的說過這種結論，即「凡愛天主者，事事都助其爲善。」愛天主者是指着一切遵守我們本性道德律的人。

「爲能發展我所提倡的小小事業，最切實的根基，就在簡明深切地認識我們的人性。」

【註二】

人類文化由人性出發，隨環境而轉移，在各處所收的效果，各有不同。與老於全球文化中，看到兩大系：東方儒家文化系，西方希臘拉丁受有基督洗禮的文化系。

東方中國「從亞伯漢同時的堯舜以及到今日，中國的民族因儒家千百代相傳之道，已造成自己的民族性。中國人以儒道而敬天，而孝親，而修德，而求認識我們的人性，而求上達人生的智慧。」【註三】

蘊藏這種文化的，是中國的單音形意文字。與老排除外人的成見，稱揚這種文字說：「這種形意文字，為表達觀念，非常便利。」

「形意文字簡而富意義，因而多變化，文人一揮毫即可達人生的奧妙，馳騁於生活汪洋中，用簡潔的詞句，引讀者攀登藝術之峯頂。形意文字於文藝之藝術美外，又加以簡單有力的繪畫美。」【註四】

這種形意文字之美，具見於吳公使所譯的聖經。他展開若望福音，即得一「道」字。他深喜「道」字為傳達原文的意義，較比歐洲近代文字，美而更確。歐洲各國新經譯本，把這字譯為「言」

「言」字比之於「道」字，俗雅既有別，而在含義上，淺深的程度，相差也很遠。中國「道」字，堪配希臘原文的 *Logos*。

西方希臘文化，由拉丁文化承繼而吸取之。拉丁文化因基督的教義而再造。歐美現代的文物，無論其科學進步怎樣登天入地，無論其哲學怎樣穿天心，洞月脅，骨子裏常由基督的教義在支撐着。除非×××的無神主義，完全把歐美人的宗教信仰，連根拔盡了；歐美的文化，換不了公教的骨架。

讀吳譯新經譯本，與老思索東西兩文化系的攜手，譯文文字，信而美，能够表達西方文化中最高深的觀念。一個「道」字，就可以算爲這種攜手的成績。

老子的不可道、不可名的道，演而爲宋明理學家的無極和太極，於今再進而爲天主聖三的聖子的代辭，這也可見中國文化，可以上進至極高，可以發展至無限。

西方文化的骨髓，既爲基督的教義。基督所留的聖經，其主要的觀念，乃耶穌的孝道。東方儒家文化數千年相傳之倫理，也總括於「孝」字。以儒家之孝，進爲耶穌之孝，由天主聖寵以超性化。這

又可見東方的文化，可以接受耶穌的洗禮。

西方希臘拉丁文化，受了耶穌的洗禮，創造了歐洲的文明。然而歐洲今日的文化，已取反基督之道；所以社會上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歐美人士已出野蠻而重入野蠻，已信基督而反背基督。欲求歐美的幸福，則該回心再信基督，而實踐公教教義。

西方文化的經歷，可以做東方文化轉變的借鏡。西方文化以信基督而興盛，以背基督而為害於人類。東方文化欲復興，欲造福民族，則只有受基督洗禮而以公教教義作新基石。

西方從事文化運動者，應重新使西方文化歸於基督。東方從事文化運動者，應開始引東方文化歸於基督。兩者的目的相同，兩者應該合作；由合作而使東西文化攜手，兩系合流於基督之汪洋中。世界人類的幸福，可拭目而待了。與老在人文攜手一書的結論中說：

「集合西方之文人與中國之文人，集合西方的思想家與中國之思想家，彼此如能確實互相了解，則他們相合所發揚之精神與思想，力量之大，造福之廣，誰可觀其涯岸？」

「集合中國基督化儒家之文化，與西方基督化希臘拉丁之文化，兩者匯合而產生的思

想、倫理精神，可成世界的一種新動力，推進世界於和平，沒有不可以勝過的阻礙了。」【註五】

他十一歲進私塾讀四書，十三歲入方言館學洋文。鄰家都鄙視他棄夏從夷，他却勤讀中國古人的名言。二十二歲出國，三十歲娶外國太太，他那時已決志歐化，但又遵從中國古訓，尊敬賢師。四十一歲時，改入羅馬公教。然而他孝心愈增，乃成陸公墓。五十七歲退隱於一外國隱院，他又名其室曰「慕廬」。與老一生，即在匯集中西文化於一身，他出於儒家，入於公教。由儒家的本性道德，拔進於公教的超性生活，超性提高本性，不毀滅本性。在他一身中，所以能是儒家的學者，又能是公教的信徒。他臨死以前，寫人文攜手一書，是在拿自己一生的經驗，公諸世人。

然而他尤願把自己的經驗，公諸國人。他自從受教於許文肅以後，志在復興中國。後來信仰公教，入院退隱，他的志向，仍在立己立人。他曾一時切望回國，創立本篤醫院，於今自己年老多病，死在目前；加之祖國大局，去冬劇變。他乃在人文攜手稿本之末，加一致本國同胞的法文信。當他這本書之英文譯本 *Ways of Confucious and of Christ* 出版時，他曾增加一篇英文寫的致英美友人書，闡述中西文化，能彼此互相完成。這封致中國同胞書，則為他的精神遺囑，是在死以前六天，纔脫

稿哩！

他迴顧中國近史，一百年來列強侵略中國，東鄰日本，和北鄰俄國尤其想併吞中國，這都因爲不認識中國的文化，蔑視儒家遺傳的精神。這些野心的侵略，無論若何強，若何久，都不能亡我們的國家；最可怕的，是在我們自己去學侵略者的自私，而忘記了我們的文化。

「親愛的同胞們，在百般憂患痛苦中，只有一個念頭可以愚弄我們；即在效法侵略我們者的自私自利。我們應該常能自作主張，常能以本性性律爲標準，去批判人物和思想，不管思想是從那一國傳來的，也不管人物是住在何處。」

這樣去評判，我們可知道西方所有的優點；不在各國的自私自利的富強，而在基督的教義。基督的教義，乃天主的聖寵。

「天主的聖寵，賜自上天，以授於人性；人性造自天主，獻於上天，以承聖寵。再進一步，我們應該爭取基督的教義。因着教義，現世與來世之門，隨之而開。」

他的一生，可以昭示中國同胞，爲爭取基督的教義所有的成績。他進了公教，自己私人沒有所

失，只有所得。中國的文化，若受了基督的洗禮，必無所失，而有所得。與老結束他致同胞書云：

「親愛的同胞，這册人文攜手小書，簡明地說出我對東西兩方在文化上合作所有的思想。在這書出版時，我給你們這封信，則表示我的希望和祝禱。」

「伏求天主，我們的大父，福佑完成這種計劃。在這種計劃中，一總的人都與我們以兄弟之誼，互相團聚。」

說出了他一生的思想，表白了他最後的希望；他可以安然謝世了。六天後，天主就召他歸天。

【註一】*La rencontre des humanites* Chap. II.

【註二】*La rencontre des humanites* 致中國同胞書

【註三】*Souvenirs et Pensées* P. 95.

【註四】*La rencontre des humanites* Chap. I.

【註五】*La rencontre des humanites* (Conclusion)

三〇 逝世

去年十二月十五日，于野聲總主教，乘赴美之便，偕駐比金問泗大使，赴聖安德隱院，拜訪興老。興老已抱病臥牀，熱度高，氣力弱，不能多談，于總主教坐數分鐘即辭出。當天午後愛德華神父護送興老入布魯琪城黑衣修女病院（Chinique de Soeurs Noires）。

當我於去年十月六日辭別興老時，興老身體雖很瘦弱，但精神已漸復原。十一月，比國天氣加寒，潮濕日重，興老久病初愈的身體，又不能支。十一月十七日，身體發熱，但不見有特別病態。十一月三十日，熱度驟增，高過三十九度。遠邀醫診視，醫以爲盲腸炎，用藥水按洗，每兩小時一次，夜以繼日。盲腸炎不經手術，卒得痊愈，熱度降低，然精神因醫療過勞，一蹶不振。十二月初旬，熱度又增高，精神愈弱，醫生却診不出病症。

十二月十五日，送入病院。愛德華司鐸與他同車，車過隱院小路轉入布魯琪城大路時，對面有

西沉斜陽，遙掛遠天樹梢。與老微笑說：「斜陽多麼美麗！」同車人則想到他正是一西沉斜陽，回光明麗，將安然落於西天。

既入病院，愛德華司鐸日夕隨侍，夜間同寢一室。與老昔日曾告愛鐸說：培德夫人病時，他日夜侍病，彼此少言，心中却愈相了解。愛鐸在病院，乃少說話，讓與老靜心默思。與老視病院如家，知道只差一步就要走回天鄉了，心神很安寧。他的神師勸他領「終傅聖事」，愛鐸以爲過早，與老則堅從師訓。於十二月二十日，請南文院長來病院，授與「終傅聖事」。這樣他便領了聖教會的全部七件聖事。病態無變化，病人不覺肢體作痛，長日靜默；遇有感觸時，向愛鐸簡語述說，侍病的人，都以爲危險已過，病可轉好。

十二月三十日，金問泗大使轉來顧維鈞大使年禮「黼弟筆」(Parker 與老自己取的名字)

一對，與老次日回電作答。今年正月一日，囑愛鐸代寫一短簡，留給他一生最親近的四友：顏惠慶、曹汝霖、顧維鈞、劉符誠。昔日年節時，他遍寄友人一張「慕廬」賀年片。今年新正，他似乎憶不起一切的朋友，然願意在他所憶起的四友身上，留下他一生交友的遺範。

正月二日，病態較佳，食量却漸減。華麥醫士 (Dr. Warmoes) 於正月七日向侍者聲明，病已無救藥。與老自己也知將不復起，言談越少，靜默越長，他忘懷周圍一切。

但沒有忘記中國，沒有忘記中國的教會。正月七日，他對侍者說：「西方東方的傳教事業，總括的說，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仿效聖保祿宗徒。我於中國，則想徐保祿光啓。」那天是正月內第一個星期五，敬禮耶穌聖心之日。愛德華司鐸，為病院修女舉行聖體降福儀典。回房後，與老邀他一齊唱聖體降福歌。次日，他的神師百克司鐸 (P. Thomas Becket) 來聽告解，事後告愛鐸說：病人明知生命已垂危，安心等候主命，他獻自己的生命與天主，為求中國歸化，為求罪人回頭。

正月九日病人神志清寧。午飯時，進食甚少。侍者要他多吃，與老答說：「人有別的許多養生之物，……人有別的許多可吃的東西。」病人是想着聖經上耶穌的話。當沙殫誘耶穌變石為餅以充飢時，耶穌叱退他說，人藉天主之聖道以養生。午後兩點半，病人同愛鐸誦「天主經」誦至第三句「爾國臨格」，他忽改唸「願我父臨格。」愛鐸以為他病中口語有失，復誦云「爾國臨格」，病人仍舊唸「願我父臨格。」愛鐸乃跟他合誦「願我父臨格。」平日我們懇求天父的神國，廣展於全

球，但與老臨終歸主之時，所切望的是天父早期降臨，引他歸天。

正月十日清晨六時，小睡醒來，呼侍者說：「今天托庇聖本篤保佑。」這一天裏，眼常望天。侍者問他何故，他說：「這是聖本篤。」侍者不懂語意，追問之。他舉手畫十字聖號，合掌默禱片刻，侍者乃明瞭他的語意了。與老陞院長時，取人家讚頌聖本篤的話「徑直歸天」(Recto tramite coelos ascendit) 一語，作為他的標語。他所以答望天是聖本篤，然後默禱聖本篤，也賜自己徑直歸天，莫走迂路。當天午後，他回愛鐸談吳德生公使和聖本篤能有的關係。

正月十一日午前，修女尚達 (Soeur Chantal) 給病人整理牀舖。與老同她談論一人，斷續者二十次。修女不知所談者為何人，走告愛鐸，愛鐸入房間之。與老對以欲談野聲總主教，然已氣力不支，不能繼續說話。午後六點一刻，布魯琪城主教來問病，與老笑謝，謂主教說：「這是好天主把我引到這裏。」然後接着又說：「我也將依恃好天主而得救。」布城主教提起中國，說中國佔病人的半個心。與老伸三指，主教會意說：「中國佔院長之心四份之三。」與老含笑點首。

正月十二日，清晨一點鐘許，呼侍者說：「我願向我先師致一言，先師（許文肅）我願謹遵您

昔日的遺訓。」過了一點鐘，又呼侍者說：「人的生命到了所謂高貴的壽數，實在很有價值，你是否贊成？」侍者答說：「當然贊成，你所說的高貴壽數，即是說把自己的生命與天主聖子耶穌的生命，同獻於天主，以作犧牲，這種犧牲，適足以長壽。」病人點頭，揚手稱善，一片刻前，他曾問愛鐸：「請你把好天主給我，」愛鐸答以尙不是領聖體的時候，只好神領聖體，病人應聲說「對，」立即手畫十字聖號。

午後三點鐘，南文院長新自葡萄牙回比國，來院探視，與病人談離世歸天，身後永生，與老歡然款接。五點時，與老對侍者說：「在天主前，一切都平等。天主來時，一切都俯首順命。在天主那裏，才有正義與和平。」六點一刻他又說：「全球都談和平，和平，」侍者答道：「我主耶穌乃和平之王。」病人說：「人們都不要耶穌呢！我則要耶穌，無論若何，最後一句，總歸之於耶穌。」

正月十三日，清晨六點三十五分病人說渴。侍者給他一杯熱藥水，病人笑答：「口不渴。」過了一刻，他又喊：「渴。」侍者問他要水否，他搖頭。侍者乃知病人不是說口渴。便對他說：「你是渴望公義，渴望和平，渴望真理！好天主喜愛你這心渴。」病人昂首點頭。

晨六點四十五分，病人請愛鐸給他送聖體。以往每早，病院的值日司鐸給他送聖體。這天早晨，病人知道自己大約是末一次領聖體了，乃請十六年相隨的友人，行這次終前大事。當愛鐸將聖體放在他舌頭時，舌不能收入。愛鐸乃析一小片聖體，置諸舌上，修女拿清水飲之，病人才收舌入口，敬領聖體。這一天舌頭稍漲，說話不靈活，欲言不得。午前十點半時，病人歎惜說：「願好天主抱我去！」這樣連說三次，後呼水解渴。接着又說：「願好天主抱我去。單單同他在一起。」連聲重覆好幾遍。過了一刻，他伸臂作十字形，臉色很痛楚，侍者附耳說：「我主耶穌懸於十字架。」病人跟着說：「我主耶穌懸於十字架。」二十天來，病人從沒有抱怨身體痛，這一天，舌頭既硬，全身作痛，臨終的苦況漸漸開始了。午後五點二十分，他對侍者說：「整個地爲中國！整個地！整個地！」七點時，華麥醫士來看病，以爲病人已不能過次日半夜。愛鐸則對尚達修女說，病人大約要活到後天，因爲後天（正月十五日）是他進會發誓願的二十週年。

病痛加劇，病人已不能言，但神志尚清。正月十四日晨，愛鐸給他送聖體，雖一小片，也不能入口。午前八點半，愛鐸接到我的信，報告教宗親自致函吳公使，作新經譯本的序文。愛鐸乃立刻將這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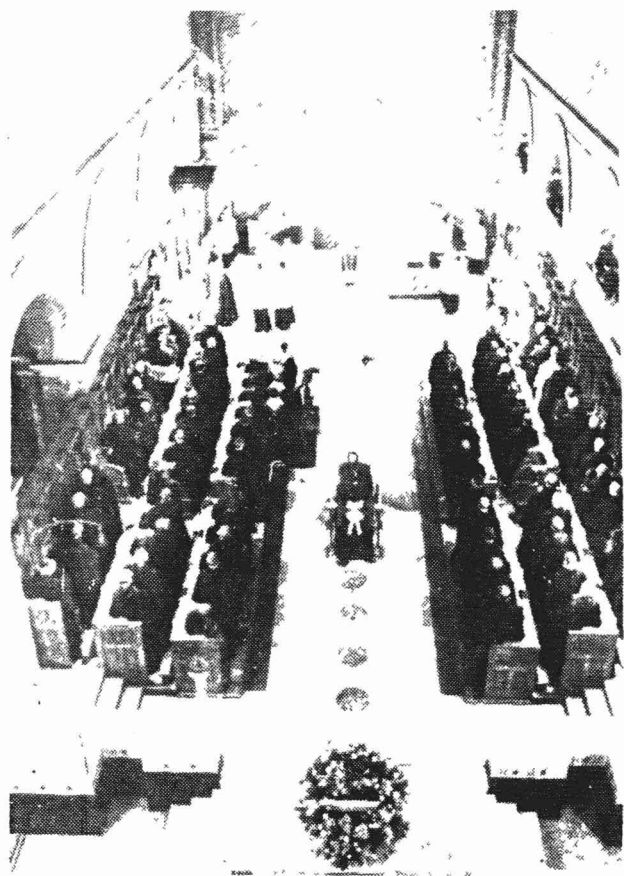
信轉告病人，病人面色遽作微笑。正午十二時半，病人告侍者說：「只有幾小時了……得見我主，幸福何大！得見我主！」十二點五十五分，病人示意侍者把枕頭提高，他的頭再放在枕上時，忽劇痛作聲說：「你這一下把我全身都震動了，我全身都劇痛。」劇痛得頭翻在枕上，嘴唇半開，侍者問他：「你痛楚嗎？」他答：「說不出的痛……全身都痛……全身都痛！這大約是病症。」他怕侍者後悔，移枕時過於粗心，故說是病症。使然午後一點，醫生趕到，令看護打不帶麻醉性的止痛針，病人形色漸漸安寧，臉上恢復常態，然而再不開眼，再不作聲。

一夜真是無限的長！然又似乎天地失去了時間空間，只有病人息息的呼吸。侍者輪流看守，窗外的天色由薄暮變成深晚，變成漆黑的午夜，然後又變成清晨的曙光，變成天亮的白光。病人一息一息的呼吸着，似乎要停止了，却又繼續着，二十個鐘頭，欲死仍活。

正月十五日，午前十一點零七分，呼吸稀微，忽然停止；復又繼續，十一點五十分，氣斷，頭後仰。牀前三修女，三司鐸跪誦着：

「天朝諸聖來助兮，主之天神速迎，迎接其靈兮，獻之主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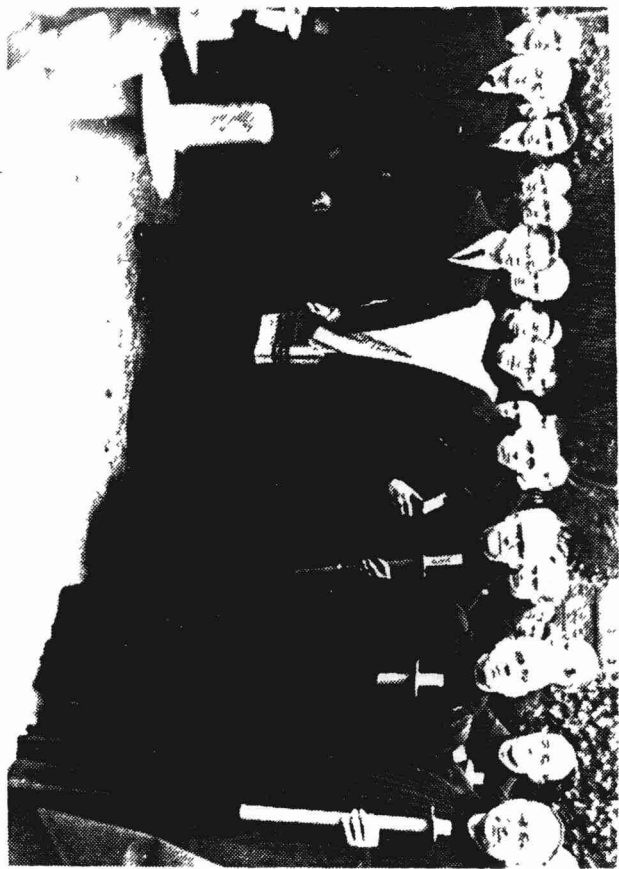
二十年前，正月十五日十一點半鐘，興老立誓發本篤會三願。



聖安德烈一聖堂之禮拜堂



陸徵祥院長遺容



我國金大使及比王代表等與喪禮

三一 哀 榮

正月十九日，聖安德隱院又是車馬盈門，一番熱鬧。

滿天陰雲，北風呼呼，沙土尚濕，車馬過處，灰塵不揚。午前十點半鐘，中國政府參與喪禮代表金問泗大使，借駐法錢泰大使及駐比使館人員抵聖安德隱院。我於前夕由羅馬乘飛機趕到隱院，代表吳德生公使。午前十一時，中國代表團入經堂，到與老遺體前，恭行三鞠躬，駐足瞻看遺容，然後退步就坐。經堂左邊客座，有比王肋阿波的代表比冷能爵士 (Jacques Pirenne) 比政府首相的代表德爾活大使 (Delveux de Fenffe) 西比總督烏里握騎士 (Kavallier van Outryve d'ydewali) 一聲鐘鳴，教廷駐比大使錢鐸總主教高帽圓袍，入堂主禮，隨侍者，有剛城主教加肋握 (Mgr. Callewaert) 布魯琪城主教拉米羅 (Mgr. Lamiroy) 比國四本篤會院長，中國楊家坪苦修會院長，堂中尚有培德夫人家屬及比國各方參禮代表五百餘人。

堂中沒有輓聯，沒有花圈，本篤會修士，身後也要效窮人。中國外交部長電送輓聯，但無法趕製。各處舊友，都電辦花圈，但院規不容。遺體前只放着一個花圈，圈上書肋阿波。肋阿波乃比王，比王送花，修院破例接受。

與老遺體陳一小棺木中，棺木置祭壇前。棺側列立本院一百五十餘位修士。南文院長舉行追思彌撒。

遺體身著修士青袍，外加大氅，鬢角溢出棺外。兩手合置胸前，右手有院長指環。胸前掛金練十字，頭罩修士風帽，兩眼深陷，嘴閉頰瘦，面黃而稍青。形態如安眠然。

正午，追思彌撒畢，南文院長登台致哀詞。南文院長曾接收與老做修士，曾勉他晉司鐸，曾賀他陞院長，今日送他入墓。南文院長可以見證與老二十一年的苦修。他稱與老爲一完全的本篤會士。哀詞畢，錢鐸總主教主禮下葬典儀，修士們唱說：

「天神引汝入天廷兮，殉教諸聖下迎汝，迎汝進耶路撒冷聖城兮，天神結隊接收汝。」
來賓出堂，魚貫入隱院墓地，修士六人肩舉遺體。天空微雨點點，修士歌聲纏綿。遺體放置墓地。

中央，電影機四方攝照，主禮總主教灑聖水，舉手祝福永安。修士六人抬遺體入地下墓室。

地下墓室有墓穴九孔，三三成行。上一孔葬有聖安德隱院的復興院長。第二孔留爲南文院長，興老葬於第二行第一孔。

我從遺體右手取出指環，脫下胸前十字，以存隱院作紀念。修士將小木棺置於一銜棺中，置銜棺於木槨。抬木槨入墓穴。

午後四點，我偕愛德華司鐸入墓室，墓穴已閉，我們立誦經文一遍。

次日清晨，我離院回羅馬，愛鐸往辭興老，跪於墓地石階上，合誦天主聖三光榮誦三遍。
興老的一生，光榮天主聖三。興老死後，天主聖三將光榮他。

稀雨泣墓憂心煎，

萬里飛來，

送旅屍，

異鄉土中歛。

× × ×

懷着國難你上天，

七十八歲，

何曾見，

中國太平年。

× × ×

× 燄如焚祖國慘，

在世無法，

到天庭，

你把祖國援。

× × ×

松林風嘯雲漫漫，

墓穴新閉，

你會夢，

北平瑩園眠。

× × ×

墳前比王一花圈；

二十一年，

退隱地，

人將從此念。

× × ×

墓園十字中壁懸，

跟耶穌死；

跟耶穌，

陸 徵 祥 傳

復活生命鮮。

二八二

一九四九年三月廿一日聖本篤節

脫稿於羅馬方濟寓。

附錄一 陸徵祥院長的精神生活

吳經熊講
羅光譯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陸院長逝世週月，羅馬本篤會中心，聖安瑟爾莫隱院邀請駐教廷吳德生公使講陸院長的精神生活。講演法文原稿，由比國一書局刊行問世。茲摘譯講稿的精華，附於興老傳後，俾讀者能一眼明瞭興老的人格。)

肋賽夫人曾有一句名言，說悲哀和安樂，能够連在一起；因為悲哀發自人世，安樂來自天主。當我們接到好友陸天士彼德院長逝世的消息時，我們心中也是感到悲哀，感到安樂。我們悲哀，因為陸院長是我們的好友；我們安樂，因為陸院長是一位偉人。聖經上說：「信徒之死，在天主眼中，重於泰山。」既然這種死在天主眼中重於泰山，我們的心當然可以安樂了。

鄙人尚記得當一九四七年，去拜訪陸院長時，促膝談心，會引聖經的一句話說：「若使種子不埋在地裏，不腐化，種子只是一顆種子。若使種子在地裏腐化了，則發芽結果。」陸院長藹然頷首，表

示很了解耶穌的聖訓，自己懷着很大的希望。

這種一心遵從天主上智的指示，不怕犧牲的精神，可說是陸院長精神的中心。他一生因着聖神的引導，從來沒有違背天主的旨意，勤快工作，追蹤耶穌的芳表，達到事天如事親的境地。對在天大父，力盡孝道，至死不懈。

去年十一月間，我政府當局會令鄙人轉致一信給陸院長，那信上大意說，目前中國遇着有史以來最大的難關，要緊靠陸院長的祈禱和令德，使能化險為夷，民族復興。

但在陸院長和鄙人看來，今日不僅是中國遭難，整個的世界都遭難。東方人痛苦不堪，因為大半人還不認識人類的救主；西方人痛苦不堪，因為既認識了人類的救主，許多人却背棄了救主。既有左傾的唯物論者，又有右傾的唯物論者。這一班人背棄了長生的天主，回頭去拜牛首的財神。宗徒之長聖伯鐸祿會嘆惜說，寧可沒有認識真理之路！怎可既受了聖道之教，半途而廢！這不是如俗語所云「狗吃自己嘔出來的東西，豬回糞坑重打滾嗎？」因此陸院長愛主愛人的熱忱，不僅限止於中國；他的熱忱包括全球。

全球人類今日是在一個精神的黑夜中，然而正是在黑夜裏，我們能如嘉禮古教授（Garrigou Lagrange）所云：「在夜間能够推測天體星辰的高遠；這一點在白晝我們反做不到。」陸院長精神的特色，就在一心信任天主至高的上智，至深的慈惠。他自己一生也曾體驗了天主上智的和柔。一九四三年，陸院長曾作過一篇講演，談肋賽夫人，他說：

「天主常從一些陌生的道路，引我一直走到我今日所到的地方。這些陌生的道路，使我所受的痛苦，有似於肋賽夫人。然而苦痛並非他物，只是我們的嗜欲，和天主的觀點不相同。天主讓我們吃苦，是叫我們把自己的視線擴充到天主無限的遠見裏，叫我們從自己卑鄙的狹心渡入天主汪洋的聖心裏。那時，將如肋賽夫人所云，我們覺得我們的生命萌發新機，我們的心將出於意想以外，日加擴大。我們既無所失，而所得者，則為一新的大世界。」

這種吃苦的哲學，透切而又圓滿，乃是他七十餘歲親身經驗的結論。陸院長如同聖本篤，從沒有不行而設教。他每一天的生活，無論是順是逆，都按着聖經和本篤會規而行。他對於聖經和會規，既口誦心維，又意領神會；所以他能成爲一位賢智明達之士。這也可以說是因他多年習於儒學，孔

子之道引他接受基督的教義而同化於其中。孔子曾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陸院長終生就奉行這兩句話。孟子說：「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盡心）陸院長以這兩句話作他一生的理想，他所以鄙棄人世的功名富貴，而尋得一種精神的新生命。

但是影響陸院長最深者，還是儒家的孝道。孔子曾說：「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家語）這是孝道的最完全點。不單是說做我們父母的一個好孝子，還要做法天的一個好孝子。在天主的默示以外，再不能有一種孝道超乎這一種了。爲孝敬父母，人該努力行善。儒家以孝道爲「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孝經）

陸院長把這種孝道加以超性化，用之對於我們在天之大父。在他看來，人與天主之間，本性與聖寵之間，務必該有耶穌去結連。在他的著作中，他屢次修鍊了這種思想。他致歐美友人書曾說：

「若使天主上智允許的話，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從孝道方面，兢兢地以進於人類歷史偉業的奧義（救贖大業）。我再將這種研究耶穌基督之默示與救贖的方法，設法告訴我的同胞，告訴我的朋友。」

「救贖大業乃諸路之交點。僅有在這一點上，人類兒子的孝道與耶穌的孝道相接。耶穌引我們從人的孝道而入於他的孝道；使我們以他的孝道，作我們的孝道。因此我們受造之人與在天大父相連。」

陸院長在最後的一冊書「人文攜手」中，勸導我們追效耶穌孝愛天父與聖母。我們可引書中重要的一段：

「當苦刑達到極點之時，當心痛楚已至臨危的一刻，耶穌却暫時忘懷一身的慘苦。他心靈的偉大，彰明於孝愛天父的孝道中，而又表之於敬母之孝。他母親會懷他於胎中，他常是母親的孩兒。他遺囑以自己的母親託於自己親信的門徒。這種遺囑，乃孝道的遺囑。在精神上，這種遺囑的範圍，遠大無限。遺囑所及的，不僅是受託的門徒，不僅在這門徒從此視師主之母爲己母；也不僅限於聖母在世的日子。從神學上「諸聖相通功」的立場上去看，這種遺囑的範圍，乃包括天地，貫徹古今。」

「凡是一個人，同天主聖父同天主聖子互相關連，他豈能不希望取天主聖子之母，作自

己精神的母親童貞瑪利亞又豈能不把自己聖子流血所救贖的人，看作自己的義子？」

究其實，這種思想就是聖女嬰仿德蘭所提倡的「神嬰論」。在本性界，小孩越長大，知識越增，漸漸離開父母，以至於獨立。在超性界，人越進於明智，越變成小孩，越不依靠自己，終至全心信賴天主。因此，在世人眼中，我們成爲大人；在天父眼中，我們則常爲小孩。聖女德蘭乃一老成的嬰孩，陸院長則爲一赤子的老人。在聖女德蘭身上，由赤子之心而致明達；在陸院長身上，則由明達而回於赤子之心。兩者間的線索，則在順聽天主聖神的指導。

一九三四年陸院長在自己的日記上，寫有下面的幾行話。這幾行話在鄙人看來可以代表他精神生活最深最富的溝渠。

「我是一個剛會走路的小孩，胆量頗大，週圍的人都鼓勵我。我乃不願環境怎樣，我步步向前走，向前走而自己却不理會。我不敢向前走，但我一生又常是向前走。曾見一幅畫，畫着聖嬰耶穌招呼嬰仿德蘭，德蘭往耶穌那裏跑。這幅畫，就代表我的一生。我乃是一個學步的小孩，不敢往前走，可是母親在招呼，小孩望着母親，向着母親走。天主就常在招呼我，我向前走去。

小孩走近母親時，顛巍巍地，一到母親懷中，他便跳躍了，又憨笑，又抱母親。這樣當我走到天主懷中時，那便是我死的時候了。」

鄙人使館的教務諮議羅光蒙席告訴鄙人一樁很有趣味的事。當陸院長七十壽辰時，寄贈羅蒙席一張照片，上面題字說：

「時年七十，以七旬作一歲，求聖母提抱領導，俾得善頌主名，至死不渝耳。」

赤子之精神！在這一點上，儒家與公教之道，互相攜手。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離婁）我主耶穌特別發揮這種精神，謂人們若不還淳返樸如小孩，就不能進天國。

愛德華司鐸曾在病院服侍陸院長，記錄了陸院長臨終前幾天的話。他記錄說：「星期日（九號），午後兩點半，我倆一齊唸法文『天主經』。唸到『爾國臨格』，他忽改唸『願我父臨格』。我重唸『爾國臨格』，他又重復唸『願我父臨格』。如是者三次。」

歷史上的一班偉人，每個的人格，都好似一座金字塔。塔頂越高，塔基越寬，塔身越雄厚。陸院長人格的頂巔是孝敬天父的孝道，基礎則是他的周全之仁道。他的仁道包括全球的人類，而預見東

西人文主義的攜手。他曾說：

「集合西方之文化與中國之文化，集合西方之思想家與中國之思想家，彼此如能確實互相了解；則他們相合所發揚之精神與思想，力量之大，造福之廣，誰可窺其涯岸？」

據實說，陸院長傳教的方針，是在仿效聖保祿。愛德華司鐸記錄他臨死以前，在病榻上曾說：

「西方東方的傳教事業，總括地說，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仿效聖保祿宗徒。我於中國，則想徐保祿光啓。」

第十七世紀的第一批耶穌會的高明傳教士，按陸院長的意見，他們都算聖保祿宗徒的徒弟。在聖保祿的門徒中，也可以數上剛恆毅總主教。剛總主教的傳教大計，就是下面兩句極簡單的名言：「保存且深造中國遺傳文化，加以基督教義之新質而使其返老還童。」

對於一個私人，天主的聖寵不是為破壞他的人性，而是為完成他的人性。同樣對於一個民族，基督的教義，不是去抹殺他固有的文化，取而代之，乃是為保全他固有的文化；使這種文化，更可根深蒂固，純淨無瑕，且又能別開生面，充滿新生的精神。每一個傳教士，都該認真研究自己傳教地域

的文化，在其中尋找天主聖神所留的蹤跡和天主道來照世之真光所遺的微芒。聖盎博羅削會說，凡是一切真理，不論說者是誰，都是來自天主。鄙人閱讀本篤會規第四章，論行善之道，就很稀罕會規上所寫的，有許多同中國經書上所說的相同。例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也即是孔子的話。因此陸院長說：「儒家之道與基督的教義，應互相攜手。」「應該互相連合，互相合作。」因為：「天主的聖寵，賜自上天，以授於人性；人性造自天主，獻於上天，以承受聖寵。」在陸院長的觀察中，東西兩方的文化，在天主的聖殿內，互結婚姻，耶穌和聖母參與婚禮，清水因是變成了美酒。

東西文化，理應合登。然而婚禮應在天主教會，當着耶穌與聖母而舉行；不然，他們的結合不能久長，而所生子女，也將為淫亂之果，不得天主的祝福。

我們上面所講的，尙只是陸院長人格的頂點和基礎；至於他人格的內容，即他的私人生活與社會生活，則不是這篇演講所能詳說的。若總括說一句，就說陸院長是一位完全的本篤會修士。在他以往的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精神上他已經是一位本篤會士；在他的修道生活，他徹底實踐了本篤會規。

我們最可敬愛的聖父，庇護第十二世，在光輝炫耀通諭（*Fulgens irrahiatur*）上說：

「在本篇會規內，明智與樸素相接。公教謙德與勇毅爲伍；柔和以克剛強，自由而貴服從。有過則罰，以期速改；然行罰者，慎重謙和，罰而不侮。戒律森嚴，令在必行。其守規者心悅神怡，無憂無戚。靜默寡言，主敬功也。接談相語，飾友道也。發號施令者，固富德力；而柔弱不振者，亦并不欠助力焉。」

孔子在論語上所說的，不是與這種理想相似嗎？述而篇說：「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孔子和聖本篤對於成己的妙法都在求自己的人格，勻衡發展而無所偏倚。

我們看陸院長的一生，我們讚嘆天主上智處置的巧妙！陸院長在儒家的真傳中，由人性與文化方面，修鍊自己，預備自己，爲日後在聖寵和精神方面，澈底貫徹本篤會隱修生活。孔子會言凡人都知道飲食，但少有知其味者。陸院長則從孔子學了知味的妙訣，他知道欣賞神聖精神事件的嘉味。他所習儒家之道，很湊巧做了他入公教的引導人。因爲儒家的倫理，可做聖本篤會規的先河。

鄙人回想陸院長的一生，讚賞他高尚齊全的人格，鄙人不禁想起孔子所論玉石的偉論。一次，

「子貢問於孔子曰：『敬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這塊貴玉，產自中國的山川，於今已歸昇天廷。伏願天主聖名，見榮於普世！

附錄二 陸院長遺著

(一) 先考雲峯府君一字遺囑

先考雲峯府君，一八九一年赴天津前，面告祥曰：「凡人依靠人，出自天主，幼則依靠父母之撫育，長則依靠社會之互助及國家之保衛。至人之欲脫離此依靠而謀獨立自由者，乃非得已之事，更非出於自然之情境。蓋依靠得人，決無是想。如有是想，是依靠不得其人也。世上有溺愛不明之父母，有欺騙詐偽之社會，有魚肉百姓之國家。凡人在此種依靠之下，何等愁悶！何等灰心！何等痛苦！當此情境臨頭，即思所以脫離此種依靠而謀獨立自由。然不知其流弊，與惡劣之依靠相等。蓋依靠出自天性，人無依靠如草木之無根本，安能久持而不敗，隨風而不倒耶！汝讀三字經『人遺子，金滿籬，我教子，惟一經』之句，諒必記憶。今日汝將放洋遠行，余仍回天津。父子作別，無以相贈，故以平生經驗所得之一字訣遺汝，即以教汝。人有一經，余只有一天字耳。倘汝以此一天字作一經看，作千金看，則

余所遣汝教汝者，敢謂不薄，聊足自慰。汝則所得之於此一天字者，亦無窮盡矣。天最可靠。靠人有上
述之苦楚，靠天無不得其所之失望。余一生靠天而覺天之可靠。若汝能靠天，將來亦必覺天之可靠
也無疑。望汝不以一字之輕，不若一經之重，千金之貴，而忽視之也。」又最後面告一語曰：「天下莫
如吃飯難。汝今日勸余留上海，每月可寄我二十金贖養費。此汝之孝心，我心領之。然我一日能自食
其力，決不受傾以自怠自棄也。異日如我殘廢，汝盡此孝思，未爲晚也。我一生靠天吃飯，深以爲快。盼
汝日後遭遇艱難時，亦發靠天吃飯之思念，萬勿作向人乞食之計劃，切囑勿忘。」

祥追述畢，不禁淚涔涔下也。竊念天之爲義，誠大矣哉。吾國聖賢，無不以敬天畏天法天立教，而
靠天吃飯一語，尤與孟子天與天受之意相同。孟子嘗云：「舜繼堯，禹繼舜，皆天與之也。禹薦益於天，
而天不受；故啓得有天下。」換而言之，舜禹益啓，其能否吃天子之飯而爲天子，皆靠天也。天子如此，
庶民何獨不然。西諺亦云：「凡事人發其端，而上帝主宰之。」亦此意也。按說文天從一大，猶言唯一
無二之至大者也。夫唯一無二之至大者，非上主而何？

當吾父語畢去津之時，尙未到法郵船放洋之期，其不肯稍待者，蓋愛子以德，不欲作戀戀不捨

之態。祥亦以此行雖遠，而受教之日正長，故亦未嘗特別注意。孰知此一別後，竟成永訣，此祥所以每念及此，輒仰天椎心而泣血者也。雖然，皈公教者，靈魂不死，祥唯有朝夕虔禱，俾主垂憐，令早登天國，骨肉重聚，以享上主恩施於無窮焉。

(二) 嘉興許竹貧先生立身一字訣遺訓

(節錄本篤會修士上海陸司鐸徵祥珍、天津劉蕙忱先生論孝道函。廿四，五，廿五。)

文肅辦事提綱絜領，所謂擒賊先擒王，不取枝枝葉葉的辦法。保存國粹，獨取一孝字。緣此一字，包括禮、義、廉、恥，乃王道之本。自大孝舜帝以來，歷年最久，效果最富。蓋無代無孝子，無城無孝子。且忠臣必自孝子之門。文肅訓練中，常引舜，故以舜代堯，教小兄行舜之行，言舜之言，服舜之服。其意欲養成一孝子。小兄以遠在俄京，未克躬親奉侍父親，何以盡孝道？文肅說：「盡孝之道多矣繁矣。對長官服從，對朋友和睦，對下人友愛，就是孝。作事誠實，言語謹慎，行為端正，就是孝。你父親在天津，多寫家信，有朋友回國，託帶紀念品，就是孝。不獨對生存的父母，處處事上可盡孝道，對已故的先父母，亦

是一樣。你的母親現已故世，將來回國，擇地安葬，建立祠堂，按時掃墓，就是孝。你常說讀書不多，十三經未能完全讀過。但讀了四書，禮記一卷，左傳一卷。你不知古人，以半部論語能治國。讀了書，不會用，又不照書上所說的道理去辦事，亦是白讀，成了一個書呆子。你不必過慮。故我爲你着想，最好是做孝子。一孝子不必多讀書，鄉下人亦能做孝子。你看看孝子烈女傳，士農工商都有在內。孔子稱讚舜說，大孝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壽。我想來想去，最合算是做孝子。我們兩人不必多說，只要多做。今早說，今早就做。你從今日起就做孝子，以孝子居心。我從今日起，即以孝子看待你。上海城內出過孝子否，你可託上海同學在縣志上查查可知。我想你做一箇「陸孝子」是我心裏所期望，且可一舉三得：能得高位、厚祿、長壽，豈不甚妙。你就去做罷！文肅說畢，鼓掌不置。此一番話，常在小兄耳鼓中。由耳鼓中發現出來，做成了「陸公墓」。文肅以位、祿、壽誘小兄，小兄竟竊得之，自愧自笑。年逾六旬，亦可爲壽。至位、祿自不庸說了。小兄今日追述這番話，心裏盼望國人都做孝子。在戰場必忠勇，在政府必盡職，在社會必正派，在家庭必盡本分。雖有強鄰××，我亦何懼哉！無論後人之算小兄配做不配做孝子，但我目前所沾之便宜，不算小。此等便宜算盤，確值得試一試也。文肅本有吃苦二字訣，

此乃孝字一字訣，爲我弟述之。可告後輩試一試，并無甚喪失，且必可■世福。以小兄少讀書的淺薄根底，尙能沾得便宜；何況目下有讀書高深根底的青年，其造詣之深大更不必說矣。將來爲國家雪恥也可，爲祖宗吐氣也可，爲世界增光也可。有此一套孝子的排場，文肅所說路路通，頭頭是道。在國內也好，在國外也好。眞所謂四面八方，無處不好矣。做老輩也好，做小輩也好。代代出孝子，輩輩是孝子。先總理中山所謂王道，庶幾近矣。我弟以爲何如？

(三) 許文肅公吃苦二字訣

先師許文肅公一日告祥曰：「我輩寒士出身，吃苦二字，係我輩本來面目。當窮秀才時，提了考籃，無論遠近，步行赴試。當窮翰林時，坐館充西席，月得銀二兩，每月節省一二吊錢，積至數月，始購得一新疆誌略一書。充使臣每年報銷銀六萬兩，已覺耗費。他館有報十萬，甚致有二十萬兩者不等。他日汝充使臣時，用人用錢，當守館員不用私人，公費實用實銷十二字。倘能做到此地，雖無交涉事辦了，并不失爲稱職之使臣矣。我鄉俗語有云：「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我以吃苦二字訣遺汝。望

汝終身守之，須臾不離。倘能爲人上人，我更喜出望外矣。

(四) 明徐文定公靈表

徵祥蒙主恩默牖，獲以殘年入修院修道。經課之餘，拜讀公集辨學一疏，於形上形下之學，辨之綦詳。其於正人心，厚風俗，三致意焉。迺至採用西法，制器利用，一洗二千年來腐儒空疏之誚。假使朝廷能採公之議，優納公教，移風易俗，奠邦基於磐石，啓世界之文明，則一千九百十九年，巴黎和會，亞洲之牛耳，以代表黃色人種者，豈異人任哉！徵祥盱衡國勢，景仰前賢，入公之祠，展公之墓，及公遺留之嘉言懿行，不禁感慨神往，乃申頌曰：

醫維景教，流傳大唐，以教弼政，勵俗型方。越數百載，文明遼盛，利瑪東來，曆數改正。公居海上，開風氣先，從之求學，盡得其傳。不用於朝，而用於野。大道流行，普及天下。公之胤嗣，祖武克繩，學術昌盛，祠宇重新。吳淞瀨瀨，渤解悠悠，江河不廢，萬古常流。

試也。

(五) 孝字章註解

茲取羅馬聖門、孔林魯壁，合成孝字章。蓋以寓谿公教孔道於一爐，作貫通中西文化之象徵耳。夫孝爲百行先，孔門之明訓。耶穌降生，遵聖父之旨，成大孝之典型。孔子之道，合於福音，本無二致焉。